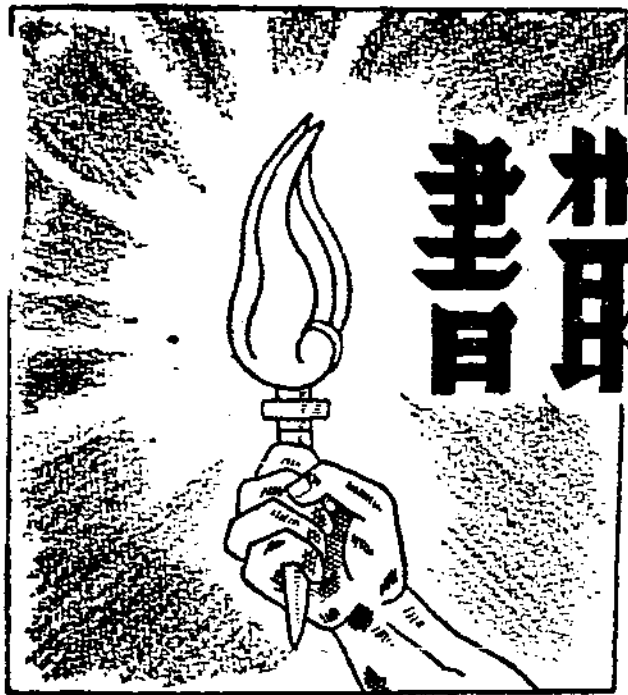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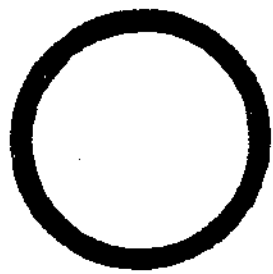
第
四
卷
第
一
期

19
號 專 小

附 菲 北 文 藝 協 會 合 刊 第 一 期



沙漢書



年四第進邁往勇

報畫漢沙

信十第郵北處通
箱號三局京：訊

伴良的中庭家是漢沙

新編 倫趣 精印 豐內
額撰 高味 良刷 富容

版出六期星逢每

三售每 定直歡
角價期 閱接迎

·元七年半·元二十年全·

- (2) 風 (中篇小說) 王石子作·定價：五角
- (3) 結婚的教育 (性知識叢書) 立木譯·定價：七角
- (4) 時代小姐 (中國名小姐選集) 羅歐編·定價：三元
- (5) 女人們的故事 (短篇小說選集) 趙今吾譯·定價：九角
- (6) 愛的故事 (短篇小說集) 張鐵筆作·定價：一元二角
- (7) 擇偶術 如何獲得丈夫 (青年男女必讀) 並白頭到老 李木譯·定價：九角五分
- (8) 編織新集 楊毓瑄著·定價五元
- (9) 夜書集 (散文集) 林韻作·定價：一元 (在印刷中)



某夫人信箱第一集 (第二版)

用誠懇莊重的態度 解決青年男女的問題

每本一元七角五分

直接向本社購買八折優待

京津各大書店均代售

中國文藝 第四卷 第一期 目錄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本文前

特載：

在日本現代中國的文學……近藤春雄……一

小說：

在日……魯健……七

小藍的故事……柯易士……二五

菊慶……柯亞藩……二九

兄弟……高斯華綏作……三三

世界文藝短訊……何漫譯……三五

戲劇：

新婚之夜（獨幕劇）……心粉……六〇

群鴉（續）……訊鶴譯……七一

詩歌：

橋與樓……夕艸……七一

摘句輯……聞青……七二

殘夢……倩霞……七三

故鄉……倩霞……七四

海外文學別輯二：

歌……雪萊譯作……七五

齊落爾之谷……張奮譯作……七六

歡 迎 採 用

衛生材料部

出售：

衛生藥棉 消毒棉紗
婦女用健康棉 小包棉紗

農村副業部

出售：

種雞 種卵 鷓鴣 配合飼料
種兔 蜂種 蜂王 蜂具

食料部

出售：

消毒牛乳 消毒羊乳
鮮潔鷄卵 滋養蜂蜜

印刷部

承印：

中西書籍 名片賬簿
收據發票 廣告傳單

電話定貨

迅速便利

建國衛生材料廠
農村副業社

北京國子監甲四十四號
電話北局〇五九八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社址：北平西長街三十二號

創立專號

廣溝橋事變發生以來，華北文藝界呈空前
衰落現象，舊有作家，多數星散，殘留華北一
帶的文藝作家，也大半因生活及環境諸關係，
不能致力於文藝寫作，由文藝本身立場看來，
真是極其可惜的事。近一年來，因華北局面稍
稍安定，劫後文藝的稚芽，才漸漸茁長，雖然
還不能與事變以前相比，但總是
令人可喜的事。不過從事及愛好
文藝的諸位朋友，缺少聯絡琢磨
的機會，因之也不能發揮羣策共
進的實效，為求彌補這種缺憾，
我們才籌組這個文藝協會，希望
藉着這個機構，能使華北從事及
愛好文藝的朋友們，得個聯絡研
究的寄托，並羣策羣力，在此新
的時代之下，為中國文藝前途，尋找一個新的
光明和道路。這種希望是鉅大的，使命是重要
的，道路也是艱難的，因之我們希望國內同胞
，對於我們這種希望和努力，給予最大的指導
和幫助。

成立致詞

華北文藝協會謹啓

成立致詞	本會
對於文藝協會的幾句話	管翊賢
一點希望	程草芬
做點什麼和怎樣去做	錢稻孫
國內文壇瑣事	柯頻
本會消息	編者
華北文藝協會章程	

本期目錄



本會成立時錢稻孫先生致詞（左）右為主席陸語冰君

寫給文藝協會的

幾句話

管翼賢

最近文藝協會的組織成立，這是一件極可慶祝的事。我們知道，北京曾經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祥地，由這裏生長起來的新文學運動在過去始終是煥發澎湃着的。但是不幸的很，隨着三年以前的蘆溝橋變的爆發，這種文學運動便停息休止了。一般文藝作家是被砲火給轟散了，即便那些沒有走開的作家們，也都潛伏起來了。那些逃難的作家們，我們不去管吧，而一般潛伏在故都的作家們，是潛伏的連話也不願說一句；自然更談不到什麼創作的表現了。結果，這裏的文壇一時竟變成像死境一般的靜寂，沒有半點活的氣息。然而現在，那一度呈現着死寂狀態的文壇，又重新活躍起來，而且一些文藝界的朋友們，又自己組織了一個推進文藝運動的文藝協會團體。我們僅就這一

點活躍的現象說，也是應該表示慶幸的，因為這會證明，我們的國民大眾，還並沒有真的死去。至於因文藝協會的組織成立，而會推動文藝運動的發展，並進而促進我們整個文化的發揚，自係更該表示慶祝的。

文學是人類底社會意識的表現和反映，文學首先是應該充分具有「人味兒」的。記得周作人老先生就會說過「文學是人性的，不是獸性的，也不是神性的」的話。然而所謂人類的社會意識，第一是離不開人類週圍的社會環境，第二是擺不脫人類生存當時的時代。這就是說，人類的社會意識，是由特定的時代社會環境裏面產生出來的。從而那種表現，或者反映這種人類社會意識的文學，也就離不開人類周圍的社會環境，也就擺不脫人類生存時的時

代。我們知道，一個作家是生存在特定的時代社會環境裏面的，那由作家所創造出來的作品，也就不期然而然的表現了作者所生存的時代的社會意識。表面上說，一個作家的作品是他個人意識的表現，好像是個人的東西，但究其實呢，作者個人的自我意識本身，就是社會意識的表現，就是一種屬於社會的東西。爲什麼我們要提出這些見地呢？理由是極其簡單的，就是希望文藝協會的文藝作家們，能够時時注意到現一空間的社會環境，同現一時間的時代精神，並且本着這種認識去推進我們的文藝建設運動，乃至於整個的文化建設運動。文藝協會的社會時代使命是重大的呵！

還是一個屬於私誼方面的話，個人也極願借着這個機會說一說。現在主持文藝協會的張鐵筆先生，是我個人平生的一位良友，我們中間已經有過十年以上的友誼了。他個人的學識，經驗和品德，都是極其優異的；我欽佩他的學識，欽佩他的經驗，尤其欽佩他那種純潔的品德。我個人敢負責肯定的說，文藝協會，由張鐵筆先生來主持，雖然不能預期會辦得怎樣的好，（因爲文藝協會所負的使命太重大的緣故），但至少能保證，他絕不會把文藝協會給辦壞了。最後，我在衷心祈禱着文藝協會的前途無量！

在茫茫的人羣裏，文人與文人之間，是一盤散沙，雖然文人們也會聯合起來，組織過許多花紅綠綠的團體，可是彷彿都是以文會友的俱樂部，在文學史上是找不到一個像工商界的「吉爾特」那樣有力量的組織吧！

對於文藝協會的希望

★ 芬 草 程 ★

這不尙不組織的原因，除了文人相輕，放浪不羈的性格外，以社會學的立場看，是因為文藝不是一種職業，文人不能僅以文人的頭銜直接的去換食糧，養老育幼，維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所以文藝也就成了業餘的消遣。

不過近數十年來，社會上的一切都起了很大的波動，文藝創作與其他的物品發明，在法律上同目為心血的結晶，要享受報酬的。有了稿費，版權等等的名詞後，文人也是一種職業人了。試看：棒球選手已經交納所得稅的時代，文人們恐怕不再會有業餘的了。

文藝既成一種職業，所以文人要有一個互相協助的團體，是當前急務。我想是因為這種迫切的需要，才有華北文藝協會之設。對於這個團體，我是把着十二分的熱忱，希望它枝繁葉盛，永遠是活潑的，鮮艷的，像春天的桃林一樣。

至於它所擔負的職務，我不願他作些詩酒之會的点綴行爲，也不願說些什麼互助研究，互相砥礪的泛濫調詞，我只希望它成個有力量的職業組合。

一點

華北文藝協會成立了，名實上都有我不能逃避的責任，這在我是一種歡喜也是一種恐懼。

希望

文人自古相輕，來一個統合的組織不是件易事，

這次因為我主持中國文藝的關係，提倡組織這個以「文人」為細胞的團體而竟得成功，不歡喜是情緒上不允許的。事變以後，北方的文壇冷落到極點，從事文藝生活的人，有的沉默了，有的走了另外一條道路，有的還在作着孤軍奮鬥的努力。這種情形由在文藝化的立場看來是可喜而又可惜的。所以，將沉默的人拉出來，將奮鬥的人團結在一塊，為切後的華北文藝，重新樹立一點光輝，是每個愛好文藝的人應有的努力。本會成立的希望在此，個人發起本會的初衷亦在此，不管能不能達到目的，初步的願望總算有了一點眉目，不歡喜是不可能的。不過「時間」和「空間」上各種需要征服的困難，和個人知識能力的諷陋和薄弱，都是本會前途上隨時可以發生的危機，使我不能不恐懼。不過，既有好些愛好文藝的朋友，願共同幫忙共同前進，我們就試試看罷。「盡自己的可能，對於華北文藝作一點推進和維護的工作」。這就算我的一點希望 and 宣言罷！

鐵筆

做些甚麼和怎樣去做

——對「華北文藝協會」的一點話

蔣音頻

華北文藝協會成立了，所留給一般人的印象是驚奇和疑慮。前者是可喜的；因為在現下有這樣一個文藝的團體，對於好些人感到切實的需要。後者是可悲的，因為究竟它的產生是怎樣一種力量，和這個團體能不能永遠繼續下去，而且繼續存在得很好？

這些都是自然會產生的問題。戰後的三年裏，文藝界始終是消沉的，無語的。在這個偉大的沉默裏，一定會成就許多偉大的天才；他們深刻地體認了現時代，切實地觀察了現實；因之，孕育下無數生動活潑的體裁。一旦有時候用文字寫出來，那真是天地間最感人的作品。可惜，三年多了，華北文藝界，還不見一篇有力量，有生命的作品出現。這沒有，也許是暫時的可喜，我們只好求之於其次吧。

其次，我們看到的是華北文藝界表面上的慢慢抬頭，漸漸活躍。以純文藝為號召的書報雜誌，也產生了好多。從事文藝寫作的人也繼續出現。三年以來華北文藝界被一些新人所繁殖，他們一面肩負着時代的使命，又一面呼喊着文藝的純潔性。於是，先先後後為華北文壇

上遺落下許多零碎的產品。我說「零碎」這話是的確的，因為作品在原則上既沒有什麼口號做標榜，在篇幅上又都是長短不一的作品。然而，不客氣地說，這些作品給讀者的印象並不算太好。我們該原諒這是一些「新人」寫作嘗試的原故，更該原諒他們在題材上所受的種種限制！

然而，話說回來，華北的文藝界所以尚有喘喘一息，而不致于完全折斷者，也就是靠了這三年中活在此地的這些年青的作者。他們雖然不一定是預備献身於文藝的人，但，文藝對他們都已經是生命的一部份。我們該怎樣好好地培育這一點嫩芽，使它們暫時不會夭折？又該怎樣地領導它，為更遠的將來，開放更奇異的花朵？

華北文藝協會是就現時現地而成立的一個團體。是為承繼和推進三年來文藝上的成就，做未來文藝上光榮發展的奠基，而該有的一個組織。

二

文藝協會，無疑地是文藝作者自己的組合。從下層起，它由於每個單獨從事文藝工作的

份子聯合起來，號召在為文藝事業而努力的一個大目標之下。所以，它應該是自然的產生的，而不是一種上層的強力的組織。正因為這樣，精神才能夠連繫得密切，事情才能進行得順利。

華北文藝協會也應該是以這三年來華北的文藝作者為中心。誰然發起的人有限，然而却需要所有從事文藝的人都盡量參加。我們固然相信個人努力的成就，但，尤其要相信羣體的成就會在個人之上。羣體的生活是能夠幫助個人許多事業的。也就這樣組成的團體，才能適當地統率着個人，才能以個人的力量促成團體的展開。

文藝協會的組織是這樣，然而構成的每個分子還不完全。許多人有的還是漠不關心，有的則逐漸冷淡下去。這原因是為甚麼呢？因為「文協」本身並沒有表現出它應該做的事情。這樣，自然促成分離的現象，而所謂「華北文藝協會」者，也只得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了。我們要好好利用這一個組織，發達這一個組織。那麼，就該使每個文藝作者都參加在內，而且是熱誠的參加。

另一方面，「文協」本身基於這種強力的陣容，就需要真正發揮一點它力量。儘可能地做出一些事情來。但是——做些甚麼和怎樣去做呢？這裏，想提供一點意見。

三

開頭，我們對於「文協」的總目標，該當檢討一下，好做為一切行動的指針，按華北文藝協會簡章第一章「總則」上說：

本會以聯絡文藝作家互相研究，並促進中國之文藝創作為宗旨。

這是一個空泛的原則，促成這個原則的實現，要有許多具體的方法。這些方法，留待後面再談。現在，該說的是，甚麼是文藝協會所標榜的主張？

這話看來似乎有些過份：「標榜」畢竟是一件不大高明的事情。可是，在另一方面看，唯有「標榜」才能够有目標，有方向。過去的文藝團體都會明顯的揭示過。像是從前「左翼作家聯盟」是把文藝當作一種農工階級宣傳鬥爭的工具的。現在各地的「全國作家文藝協會」也是標有固定的主張。華北文藝協會怎樣呢？

我想，假如應該有所標榜的話，華北文藝協會固然不需要那一種主義放在文藝之上，也不該捧出甚麼文學大師，做一般人模倣的對象。主要的是認識了甚麼是文學，只就文學本身來說話。這主張或者難免有人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至上主義。其實不然，相反地正是「為人生而藝術」，因為文藝是人生的反映，我們切實地觀察和體驗人生，所寫出來的自

然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指示人生的作品了。這樣作品！是切合於此時此地的作品。「文協」是應該站在這個目的上，為文藝家忠誠的努力。

其次，就個人方面說，是連絡作者與作者間的感情，使他們彼此瞭解，衷心批判，促進作品的質和量上的進步。華北文藝協會在原則上該是這樣的一個組織。

四

原則之下，是需要一些更具體的方法的。首先，是一致地要求文藝作者能够生活。

因為文藝的寫作不是空着肚皮所能做到的。然而，從事文藝的人却大半和窮困發生密切的關連。於是有人說，唯有在窮困中才能產生好作品。但是，依這幾十年來的狀況言，一個從事文藝的人，靠着僅有的一隻筆是活不下去的。換句話說，中國社會沒有閒錢來養活這一批所謂「文人」。直到現在，還是一樣的。所以在國內各地特別有人提出了作家的生活保障問題，尤其是在這物價高漲的時期裏。不管，從事文藝寫作的人是不是靠作文章來吃飯，就是作為寫作的一點代價也是可以注意的。戰後的華北作者曾經有好幾次提出過「增加稿費」的問題，可見這的確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所謂解決文藝作者的生活，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沒有達到那種能力。以文藝做為生活，做為職業，至少現在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們僅可以就對於文藝作者的待遇提高而言，怎樣使作者們所受的待遇優厚呢？

近來，在內地有所謂文藝獎金和貸金的運動。文藝獎金是政府中所預算好的一筆款項，專發給在文藝上有成就的作者；在外國的文藝獎金是很多的，差不多每年都有許多人得到，而且數量也相當的優厚。但是，在中國，文藝獎金却是剛剛創辦。這是一種鼓勵作家們努力創作的一個有力的方法，我們希望華北文藝協會也能够設辦這一種獎金。現在，常見刊物上有這種舉動。不過，那個範圍極小，而且，因為是一個刊物的關係，獎金的數目也薄弱得可憐。這種獎金是需要由一個大的團體來設立的。

獎金之外有貸金運動，也是便利文藝作者生活的一條道路。同時，儘可能地設立「文藝新邨」，劃出一塊地方做為文藝作者所居住的處所，儘量優待他們。這種設施，聽說也有地方設立了。華北文藝協會該請求現當局的合作，用大量的款項專作保障文藝作家之用。這樣，也許能够解決「文貧」的問題。不然，所謂「考試文貧」以及頒發一二元的款項等，終究是暫時的問題。因為文藝作者還依舊是沒有法子生活下去的。

這是一個龐大的問題，所牽涉的範圍非常廣泛，自然不是立時所能做到的。然而，就說是「空想」吧，也應該大胆地想一想，努力設法促成事實的。

最後，提到增高稿費的問題。這也是各地的一致要求。尤其是在華北，大半的刊物稿費仍相當的低。自然，印刷紙張的費用，是和物

談到中學國文程度低落問題的時候說，中學校裏已無須教學生學文言的寫作，他說：「若省下學習文言寫作的時間與精力，全用在學習白話的寫作上，一般學生在中學畢業的時候，大概可以寫出相當流暢的白話了。」這見解頗值得我們重視。

另外，香港新文學會開辦了「中國語文講座」，就歷史的發展，討論今後中國的出路。目的是「研究中國文學演變趨勢及過去多種改革運動史，推進新的文學運動。」這講座由張一寒，許地山，祝秀俠等人主講。題目都是關於中國文學改革運動，以及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等問題。

提起新文字運動，現在在國內各地仍相當活躍。也不斷有書籍出版，生活書店印行的「中國文字拉丁化全程」和「中國文學拉丁化解說」等都是新出的書籍。

二，翻譯

翻譯在上海是非常活躍的。即是在其它地方也不斷有新的譯品出版。香港海燕書店，由巴人主編一套「新地文學叢書」，有一半的作品是關於翻譯的。梭拉非摩羅支的「荒漢中的城」由金人譯出，海雪兼到的一新時代的曙光「由斯堪的納維亞翻譯的。另外一部「紅翼東飛」，在上海時代出版社出版。另外一部「美國趣味的小說，密琪爾女士的「隨風而去」，（即影片「亂世佳人」），傅東華也有全譯本，在上海國華出版，改名為「強」，篇幅有幾十萬言的兩厚冊，在翻譯界是可以注意的。

四，稿費問題

要求增加稿費，是各地普遍的現象。從去年一月起，內地和香港的報紙上就討論到這個問題。據云，老舍從前寫小說稿費至少千字十元，而現在有時低到八角，所以他很少寫作，除非答應給他一個月的房租。但是，提高稿費的要求，並沒有在事實上全部實現。「全國文藝協會」的刊物，在稿費上相當的優厚，其餘也很微薄。但是，有一件轟動一時的消息，就是許景宗（廣平）為重慶某文藝刊物寫稿，三

千字，稿費為六百元，這真是中國自有雜誌以來稿費最高的一人。

五，魯迅年

魯迅又走運了。「魯迅全集」六十多冊已經陸續出版。去年十月魯迅逝世紀念日的時候，各刊物追悼的文章，真不下於他死時的情形。「研究魯迅」也成了一時風行的口號。蕭紅在去年冬天新出了一部「回憶魯迅先生」，由生活書店做為「婦女生活叢書」出版。這書是著者在一九三五——三六年間在上海和魯迅接觸中所觀察到的他的生活和思想，尤其是關於魯迅逝世前的病況記述最詳。書後附有許廣平短文，這是研究魯迅的一本比較真切的書籍。

六，戲劇

戲劇運動無論在上海或內地都相當的活躍，不過二者性質不很相同，前者是屬於劇場內的舞台的，後者則多是露天的演唱。為了應合普通人的需要，一般的戲劇理論和演劇方法的書籍，有了大量的出版。就新出的說，陳白塵有一本「戲劇創作講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是論寫劇方法的。章泥有「演劇藝術講話」，田禽譯有史密士的「戲劇演出教程」，「以上均上海雜誌公司出版」是關於戲劇演出的。此外，田禽還作有一本「怎樣演劇」（生活版）。洗群有一本「戲劇學基礎教程」（新知版）等，都是可介紹的著作。

劇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比較多，內地的出版業則較次。夏衍最近出版了一個劇作集，名「小市民」。包含，重逢，相似，都會的一角，贖罪，娼婦五個劇本，內容都是寫小市民的東西，這書由內地新知書店出版。

七，新書拾零

國內文藝的出版物，也有大量的生產。這裏不能一一詳言，僅擇一些比較重要的新舊人的作品寫在下面。

張天翼用故事體寫理論，寫了「門外哲學座談」，原在「中學生」上發表，近單行出版。這新方法頗可注意的。

以寫報告文學著稱的白朗，近作有「我們十四個」，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新中國文藝社出版一套叢書，有「魯迅紀念特輯」，「廢」，「高爾基與中國」等。司馬文森，是一個奔波各地的文藝作者，視察仔細，體會深刻，以散文見長，文字簡潔明快。最近由生活書店出版了一個集子名「一個英雄的經歷」，包括短篇八篇。

創作經驗一類的書籍，從前已經出過不少。去年上海言行出版社又出了一本「我們怎樣寫作」？是「翻譯月刊」第二號的專輯。共收了十二個作家的創作經驗。前七篇是一般的創作經驗，後五篇是作家就其一部作品寫作過程的敘述或回憶。

香港海燕書店的「新地文學叢書」，新出了一本「地下」，是一個二十多萬字的長篇，作者是文壇上的新人——程道之。作品據說也是新穎有力。

上海兄弟雜誌公司出版一套「百科小叢書」，關於文學的有劉執之譯的「文學」，和以群譯的「小說」兩種。

瑞木巽良近作有「新都花絮」中篇，已出版。

八，個人動態

謝冰瑩去年秋天生一小孩，現在寫作很少。

歐陽予倩在桂林，任省立藝術館館長。

曹聚仁在桂林，邀請文化界組織桂林南觀察團。

楊幸之（柳雲）由江西到重慶，在南川覆車逝世。

旅行記者長江（范希天）前傳已死不確。聞現已與沈鈞儒女兒沈譜在內地訂婚。

華北文協藝會 章程草案

- 第一章 總則**
-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華北文藝協會。
第二條 本會以聯絡文藝作家互相研究並促進中國之文藝創作為宗旨。
- 第二章 組織**
- 第三條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織之。
第四條 本會設常務幹事會。在會員大會閉幕期間，負責執行經常會務。
第五條 本會常務幹事會，選主任幹事一名對外代表本會執行會務。
第六條 本會常務幹事會設置左列各部。
一 總務部，幹事三人，執掌庶務，文書，會計，出版等事宜。
二 組織部，幹事三人分管組織。宣傳，調查等事宜。
三 文藝部，幹事三人，分管文藝，電影，戲劇，美術，音樂，等研究編輯等事宜。
- 第七條 本會得聘請文藝界名流為顧問人數不加限制。
第三章 會務
- 第八條 本會為達成本會之主旨，舉辦下列各種工作。
一 主辦各種座談會，講演會，播音及有益于社會之各種遊藝會展覽會。
二 介紹翻譯各種文藝著作。
三 出版發行文藝刊物，并代辦各種文化事業。
- 第四章 會議**
- 第九條 本會定每年一月開全體會員大會一次，遇有必要時，並得召集臨時會員大會。
第十條 有會員大會得修改會章，改選職員及議決會務。
第十一條 本會每月須開常務幹事會議一次，討論並報告會務進行經過。
- 第五章 會員**
- 第十二條 凡華北文藝作家不分性別，均得參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十三條 凡請求入會者，應有本會會員兩人以上之介紹，並經本會常務幹事會認可後，方可入會。
- 第六章 會費**
- 第十四條 本會經費以募集及事業收益金等充之。
第十五條 本會主任幹事，各部幹事薪金與車馬費得本會酌量支給之。
- 第七章 會址**
- 第十六條 本會會址設於北京，其京外各地之會員在九名以上者，得設立分會，其會址設立于各該分會之所在地。
- 第八章 附則**
- 第十七條 本會會章自會員大會議決通過後施行之。
第十八條 本會會章如有未盡事宜，經會員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得提交會員大會修改之。

成立經過簡記

本會消息

本會於一月十九日假青年會樓上大禮堂成立，到會員八十餘人。由陸離主席，張鐵笙報告籌備經過，即由周作人督辦代表劉家塘氏頌周氏祝詞及訓詞，來賓代表錢稻孫先生致詞，通過簡章，選舉職員，（見另條）並通過特聘周先生等十一人為顧問，（見另條）各報社中國籍社長及總編輯為名譽會員（見另條）畢散會。

本會職員

總務部 張鐵笙 趙今吾 陳雲
組織部 張我軍 康慶裕 劉雲
文藝部 林臨溪 麥靖 王君時

本會名譽會員

管翼賢 李枕流 張騰霄 朱雲紳 陳重光 林敬塵 凌煥元 王志新 宗威之 王以之

本會會員

馮一 殷品人 王永海 張效石
陳萍 張翠音(女) 陸初年 王一葉
成伯華 張島 白之洪 李羊
賈克 吳明堂 史曉玲 萬里
吳壽彭 陸語天 趙羨漁 姚文
黃默君 李春慶 白峯 張嘉琳
李海鴻 蕭菱 倪大雲 陳慎言
時秀文(女) 朱傑(女) 劉哲西(女) 賈全祥
馬訊鶴(女) 孟淑琪(女) 李峰(女) 高慶賜
桂青浩 林榕 何漫 陳慶賜
陸一萍(女) 楊讀真(女) 曹雲子 陸離

曹葦 劉敏光 汪家祉 魏石凡
胡天 石壽 張嘉琳 王代昌
心揮(女) 張金壽 侯少君 左嘯虹
張鳴琦 傅惜華 黃勳(女) 謝園
洪炎秋 田光遠 張少修 高亞子
婁軫 房廷福 王岑 張公輔
劉崇芳 趙魯深 曹寶琳 汪太沖
黃之六 蔡天梅 蘇錦秋 李翰章
蔡天梅 張醉巧 陳墨香 徐凌霄
張醉巧 翁桐虹 金遠志 哈殺黃
景孤血 賈曉嵐 張學勤 李壽民
李薰風 吳宗祐 陳醉夢 楊心璣
張威立(女) 梁雯 趙大同 王榮軒
蕭憲廣 楊君如 袁笑星 王政
汪家祉 王公孫孺 金人 夏孟剛
黃佩華

(尚有未收回入會書者，下次補登)

在日本現代中國的文學

近藤春雄
黃榮生譯

大正十五年發行的「改造」雜誌，現代文學中國號裏，有譯出的丁西林的「壓迫」，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漢的「畫娥之前」，（以上戲曲）張資平的「冤拉索酒」，凌叔華的「酒後」，楊振聲的「阿蘭之母」徐志摩的「所見美肉體之話」，我想這就是現代中國的文學，介紹到日本最初的顯象，中國現代文學日本所以能發通曉的原因，可以說是魯迅的文學所介紹而來的。

那麼，改造社以「魯迅全集」七卷，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發行）為最大的譯述，岩波文庫，也有佐藤春夫，增田涉共譯的魯迅選集，（昭和十年六月十五日發行）為孔乙己，風波，故鄉，阿Q正傳，家鴨的喜劇，石鱗，高先生，孤獨者，藤野先生，魏晉的時代和與文學，上海文藝的一瞥，附魯迅傳，（改造社又有井上紅梅譯的「魯迅全集」）（吶喊，彷徨中的全作品，昭和七年一月）別的雜誌如「大調和」（昭和二年十月）譯有「故鄉」一段

中國文藝

在日本現代中國的文學

「中國」雜誌，（昭和三年二月，）譯有「自光」鎌田故國譯「古東多萬」雜誌，（昭和六年十月，）有「家鴨的喜劇」，（增田涉譯）及「風波」，（昭和七年）「中央公論」，（昭和七年一月，）譯有「故鄉」（佐藤春夫譯）及「孤獨者」，（昭和七年七月）譯者同上）「文藝」雜誌，譯有「阿金」（昭和十一年五月）「文筆」雜誌，譯有「小雜感」，（昭和十一年九月）（小田獄夫譯）「日本評論」，譯有「我的第一的師父」，（昭和十一年七月，日高清隆譯）及「模範中國話講座」，（昭和七年四月神谷衡平譯）「紀文閣」中更譯有「孔乙己」，「世界短篇傑作集中國印度集」增田涉譯「河出書房」，（昭和十一年九月）譯有「眉間人」，「新日本少年少女文庫中國文學選」，（新潮社昭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發行）中，更抄譯「故鄉」一段，又「中國小說史」，（養蓮社昭和十年七月，原名「中國小說史略」）係由增田涉譯出的，就中他的名作「阿Q正傳」，譯本極多，為松浦珪三所譯的「阿Q正傳」，（白楊社，昭和六年九月，其他更有「孔乙己」，「狂人日記」）林守仁所譯的「中國小說阿Q正傳」，（四六書院，昭和六年十月）佐藤春夫，增田涉共譯的「世界的幽默全集中國篇」，（改造社昭和八年三月）及「魯迅選集」，（岩波文庫，昭和十年六月）中的「阿Q正傳」此外還有昭和三年上海日日新聞社

登載井上紅梅所譯的阿Q正傳，昭和四年十一月「奇異」報上，又登有該氏所譯的改名爲「中國革命時人傳」，「滿蒙」雜誌昭和六年一月號，（至五號）也登載江馬陽譯得一篇。

原來「阿Q正傳」（一九二一年）是辛亥革命作背景，描寫一個無知農民的運命的，不但代表對社會的態度思想，並且把農村社會的實際情事，描寫畫改實是他傑作中的傑作，又實是達到中國新文藝的最高峯上，德英法各國都有譯本，我國也對他著作，很加注目，但拙作人（魯迅之弟）說我國「夏目漱石」中的「吾輩是描」，大半叫他受了影響不少，

那麼魯迅的文學，可說是現代中國文學的代表者，尤其對我國，人特見親密，實在是少年少女的好讀本，翻譯「故鄉」的佐藤春夫的會說道。

「近代中國最大文學家魯迅，所作「故鄉」的短篇小說，爲青年諸君閱讀起見，略去途中的一節和最後的理窟，僅以兩個小朋友的談話爲主，魯迅生在事變以前，在近代中國，種文學的種子按我國說實有炫耀的功勞，是遠歐外的一個偉人。

他曾一度到日本求學，對日本很能理解，且加親愛他的作品是在歐外與激石的中間，他的作品中幾種，傳到英法俄之國了，成世界中的讀本，日本也把它完全譯出，這個人在近代的中國，實在是第一流的人物，他喜歡書寫兒童的事項，他那話中也有海邊的小兒，對都會小兒，談說自己鄉下的事，叫聽的人發笑，他的理想無論舊習慣與新理想，凡人類同志，都應當當作兄弟一樣，互相和樂，所以反對的人，都心悅誠服，極端尊敬的，他那短文我想却是一片精神恍惚惚作出來的。

在前所介紹以外更有小田嶽夫譯的「采石磯」（郁達夫作世界短篇小說全集）「大過渡期」（茅盾作）「第三代」（蕭軍作大陸文學叢書改造社版），岡崎俊夫譯的「母親」（丁玲作大陸文學叢

書）武田泰淳譯的「雨谷園」（郭沫若作世界短篇傑作全集）

「前哨線」（魏金枝作 世界短篇傑作叢書）增田涉譯的「薪」

（吳組琿作世界短篇傑作叢書）「潘先生之避難」（葉紹鈞作

世界短篇傑作叢書）松枝茂夫譯的「北伐」（郭沫若作改造社

版）「中國之西北角」（長江著，改造社版）「周作人隨筆集

一」（改造社）「周作人文藝隨筆抄」（富山房）文庫 及「邊

城」（沈從文作）。「飯塚朗譯的「繁星」（謝冰心作）古瀨修一

譯的「夜哨線」（葉紫作 其他尚有沈從文等的十一篇）多摩松也譯

的「大陸的雷雨」（曹禹作 天松堂有山懸初男譯的「支那之自畫像」

（張恨水作 岡倉書房）「諸星譯的「女兵的自傳」（謝冰瑩作

青年書房）「桃生翠譯的「花之寺」（凌叔華作 伊藤書店 「茶

會以後」 「繡枕」 「中秋之晚」 「期待」 「福建人」 「送別」

「狂詩人」 「某日的二人」 「病」 「候聊」 「倪雲林」 「小英

」 收集以上各篇） 中山樵夫譯的「女兵」（謝冰瑩作，三省堂

版，原名「新從軍日記」）中國文學研究會編的「支那現代文學刊第

一輯「春桃」

（內容）

春桃 落華生作

超人 冰心女士作

影戲 冰心女士作

稻草人 葉紹鈞作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作

黑貓 郭沫若作

自叙傳 郭沫若作

及第二輯「蠶」

（內容）

蠶 茅盾作

曹欽源譯

小巫 茅盾作
 大悲寺外 老舍作
 山道中 沈從文作
 山中送客記 艾蕪作
 松嶺 艾蕪作
 葛蘿行 郁達夫作
 懷鄉病香 郁達夫作
 傑老叔 歐陽山作
 我家的能事 魏金枝作
 曹欽源譯
 豬侯莊八譯
 松枝茂夫譯
 松枝茂夫譯
 岡崎俊夫譯
 飯村聯東譯
 小田嶽夫譯
 山本三八譯
 武田泰淳譯

以上各種，都已相繼刊行，最近更有「現代中國文學全集」（東城社版十二卷）出現（還有雜誌上已登載的，茲從略）

那麼中國文學的翻譯，現在隆盛已到極點，其中如「現代中國文學全集」，第一卷上郭沫若的創「作十年」，（豬侯莊八譯）第二卷上郁達夫的「沉論」（岡崎俊夫譯）第三卷上茅盾「虹」，（武田泰淳譯）第四卷上蕭軍的「江上」（小田嶽夫譯）第五卷上，老舍的「弦月」，（奧野信太郎譯）第六卷上巴金的「新生」（飯村聯東譯）第七卷上冰心的「清明節」（增田涉譯）第八卷上，沈從文的「八駿圖」（奧野信太郎譯）第九卷上，女流作家，冰心，蕭蕭，丁玲，蘇雪林，謝冰瑩，黃白薇，凌淑華等作品，（奧野信太郎譯）第十卷，是隨筆集劇作人，林語堂，俞平伯，許地山徐志摩廢名等隨筆，由增田涉松枝茂夫，岡崎俊夫，飯塚則，小野忍等譯出，第十一卷是詩和戲曲集其中冰心，徐志摩王獨清，聞一多，朱湘，臧克家，卞之琳等的詩，由佐藤春夫譯出，田漢丁西林，蒲伯英等的戲曲，由村上知行山上正義等譯出，第十二卷是「文藝論集」其中陳獨秀，胡適，周作人，茅盾，歐陽予倩，胡風等的文藝論，已由增田涉松枝茂夫，神谷正男，豬侯莊八，全坂博譯出，其中內容，很是豐富，即如新居格氏的推薦辭，原作和翻譯的全部各得其人，全集開首，體裁很是完備，我等更

中國文藝 在日本現代中國的文學

要把中國文學的動向及作家介紹于下：

抗日中國的作家：知識階級小田嶽夫「文藝春秋」昭和十二年八月號
 抗日作家的作品 武田泰淳 「文藝」昭和十二年九月號
 中國文壇島瞰圖 鹿地亘
 抗日文學 菊地勇
 中國的國防文學 一戶務
 中國的國防文學理論 一戶務
 中國文學叢書 中國文學 研究會編
 清國及現代民國的文學 小泉秀之助「國史教育」昭和十三年五月號
 北平文學地圖之一隅 奧野信太郎「改造」昭和十三年八月號
 事變下之中國文壇 長井檢
 最近中國文學消息 增田涉
 現代中國的新文藝思潮 大高岩夫
 中國文學史的展望 澤村幸夫
 中國現代文壇雜誌考 大高巖
 中國文壇與周作人 松井武男
 現代中國文壇之行動 增田涉
 的傾向 同
 日本文學與現代中國 幸島曉
 魯迅 增田涉
 魯迅傳 小田嶽夫
 現代中國的小品文 張詩林
 在日本現代中國文藝 近藤春雄
 在日本現代中國的文學近藤春雄
 中國的留學生與本文學近藤春雄

「改造」四卷四號
 「新潮」昭和十五年九月，十一月號
 「大阪每日」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四日
 「大阪每日」昭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十六日
 「北窗」昭和十五年五月號
 「滿蒙」昭和十五年七月號

今日中國文學的出現	中國文學月報一號(昭和十年三月)	上二號	幼想的魯迅與中國	野村正男	同	上四十八號
來朝中之中國文人	同	上二號	冰心的脆弱性	飯塚朗	同	上四十九號
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現狀	同	上五號	關於第三代	藤井冠次	同	上五十二號
中國作家與人生的情熱	小田嶽夫	上五號	上海文壇之現狀	神谷正男	同	上五十三號
周作人論	增田涉	上九號	臧克家與卡之琳	武田泰淳	同	上五十六號
蘇曼珠論	飯塚朗	上十四號	新文學家與舊文學家研究	近藤春雄	同	上五十六號
茅盾論	竹內好	上十四號	周作人	松枝茂夫	「中國文學」	六十號
茅盾印象記	增田涉	上十八號	當前大過渡期	藤井冠次	上	六十一號
幻想的魯迅	長惺誠	上二十號	中國現代文學	增田涉	中央公論社世界文藝大辭典	
魯迅的轉換	實篠惠秀	上二十號	中國現代文學	幸島曉	亞細亞問題講座(創元社)	
魯迅論	竹內好	上二十號	文學革命	增田涉	亞細亞問題講座(創元社)	
阿阿正傳新譯	飯塚朗	上二十號	中國新文學新解題	山口慎一	書香(大連滿鐵圖書館昭和四年)	
郁達夫覺書	竹內好	上二十二號	現代中國文學的鳥瞰	柳田泉	世界文學講座(12)現代文學編下	
沈從文小說	岡崎俊夫	上二十二號	現代中國的文學	池田孝	東亞研究講座第六十五輯	
曹萬論	土居治	上二十二號	文學革命的話	布施知足	同	上七十七輯
王魯彥的事	岡本武彦	上二十二號	民國以後中國文學研究的動向	近藤春雄	同	上八十三輯
關於蘇曼珠的資料	飯塚朗	上十七號	現代中國文學評論	青柳篤恆	早大刊	
現代文學入門書	竹內好	上二十二號	現代中國文學動向	小田嶽夫	現代文章講座 三卷 三笠書房版	
冰心素描	陳內宜夫	上二十八號	新中國的作家	宇崎重三	香川新報昭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葉紫瞥見	飯塚朗	上二十八號	現代的中國文學	一戶務	「現代支那的文化之藝術」(松山房刊)	
第三代的蕭軍	千田九一	上二十八號	魯迅噴筆			
最近詩壇的談話	徐力衡	上二十八號	來朝的郁達夫			
蕭軍的人道主義	長野賢	上二十九號	中國的閻秀作家			
郁達夫與徒然草	近藤春雄	上二十九號	中國的抗日國防文學			
關於李健吾的喜劇	武田泰淳	上四十號	現代中國的文學	近藤春雄	北窗昭和十五年十一月號	
第三代小感	小田嶽夫	上四十號	以上各書却漸次盛行實可注目的事			
郭沫若與郁達夫的印象	古谷綱武	上四十四號				

二

就上所說的，日本現代中國文學的流行，漸是活動氣象，但是一度與西洋文學比較，還覺着貧弱，況且按二三年前以前的實情來想，更時可悲嘆的，實際上說關心現代文學的全是在事變以後的，以前可以說全置諸不顧的，要考究這種原因，也是極有興味的問題，據我所想，大抵出不了以下的三點。

第一是以漢文各陳腐觀念所誤，現今的中國文學，遂不免也要同樣看待。

按實際上說，看漢文爲陳腐或以爲遲誤時代的風潮，今日仍是很多見的。可是這些人，專爲合乎世界潮流不免把現代的文學，與作過去的傳統載道的文學，認爲毫無價值，這個大概由人認識不足，所以終有這情象。

第二，現代中國的文學，所以成爲文學，是一種低級的，這種論調，在中國言論中，也屢次發見的，如張夢麟會說道，「中國的現代文學，是尋向通俗文學的一路，立在雜文的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的動向」天地人第三期）又說魯迅說道「中國的文化無論有怎樣愛國的人，恐仍是要落伍的，」（現代中國文學的概論）以上所說的，是現代中國的文壇，墮落在模倣西洋文學或被抗日國防文學所禍害就要跟日本來比較也不免落後，所以日本文壇，不能指導中國的新文壇，但是中國的文學，追隨西洋，可也收納日本，所以說日本對中國文壇的全站在指導的立場，許不是過火的話，這時日本的文學譯成中文的很多，中國現代文學，譯成日文的，是決沒有的，現在雖然對中國文學，忽然熱心，但他們並不是學文學的技術，是對中國的現實面，要明瞭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生活意識及思想的，所謂事變以來俄然勃興的原因

，是國民感情，感受刺戟來的，這也是應當注目的事件。

第三，現代中國的文學，就是價值的作品，可是能完全翻譯，不失原文妙味的譯筆是沒有的，這個是因爲了解中國話的人，不明白文學，明白文學的，又不懂中國話，所以中國文學，到底不能盛行，而作人常說，有容易親近中國人性質的日本文學，因翻譯不佳，遂致不能和中國人親近，現代中國的文學，也是因爲譯筆不好，對日本人多不能親近。

三

日本對中國文學不能振興的原因，是像前面所述說的，二三年前雖然漸次隆盛，大概是因爲歐戰事變，尤其在此次事變以來，國民要明了大陸的情狀，所以特別關心，不過是被好奇的感情所刺戟的，如新居格氏題「現代中國文學全集」說道。

「現代中國文學全集，現已出世，這是我多年期望出版的一種，期望的理由，雖有種種，最大的就是國家，日本對事變處理，極力前進，可是處理上，先在乎政治外交，更必須有血肉相關的相互文學的結合，明了現代中國社會的心理並感情，是比甚麼都重要的蓋因此可以促進文化的理解尤其要知道現代的中國，不可不先知道現代中國的文學，」云……

按着說法，實在把文學的精神都說出來了，更如佐藤春夫氏，把文學叫作國策的出版，這話也是正當的，其次有阿知二氏說道。

從前成爲文運的傳統現在進到禍亂中的新文學，所帶的如何性格，經我等過目一看，比讀西歐的文學，實給我們另外的興感。

這種論論是對文藝的意味，有高價值的人，尤其「大魯迅全集」（改造社出版）出版對於魯迅思慕，及發露喜愛文學的熱心，雖然無關重要，可是他參加新東亞建設事業，對國策的精神，多所指導，這種文

學能叫讀者譯者，全都興感，成爲一種動機，是不錯的，又想起中山樵夫所譯的謝冰瑩作的「新從軍日記」，「和日本譯的「女兵」，色彩更是濃厚的。

關心中國文學，不知道根底，只因爲最強好奇心所動作的，殆爲現在的事實，這也因爲中國文學介紹到日本爲日尙淺，也是無法的事，從先中國的一個作家，有尖銳諷刺的話語說道。

「我等微弱的文學，能入日本作家的眼，實在光榮之至，可是如同買真珠的白人老爺，觀看黑奴的跳舞的一樣」按這樣所說的弊害，日本人也當謹慎一的事。

四

那們關於翻譯與介紹，應當需要那項人呢？按前所說的，明了中國話的，不知道文學，明白文學的，又不明白中國話，實在是件苦惱的事，我想所先當注目的，不是文人，也不是中國話學者實在乎專攻中國文學的學生，（尤其是帝國大學）對死守舊傳統漢學界，擊打革新的警鐘，以建設新中國文學爲目的，日夜鑽研，由這青年學生的一解釋，抱革新的熱情自然可以一路向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並介紹，如中國文學月報及「魯迅全集」「中國現代文學叢刊」，「現代中國文學全集」等

等，都要經這些人的手，自然可到活潑的地步，這種理由，當然不免尙有缺點，可是成績，想必能極大的，並且中國文學月報，從來雖然僅只發給會員，可是從本年四月以來，改名「中國文學」由「生活社」書店發刊，面目是又見一新。

五

從反面就文人對中國文學的態度來說，如佐藤春夫，小田嶽夫等人專翻譯詩和小說，此外與中國文壇有交涉的人雖然是有，可是向這方面關心的，實在薄弱，事變以來，用大陸當題目材料的文學，也發見很多，可是出到大陸的作家，能有幾個人，是不得而知的，這麼大陸的文學，應當如何發展，大陸的文學，是甚麼，以及甚麼樣的作家出來活躍，關於這樣問題，向來都是不能管顧的，那麼必須怎樣纔好，也不可以不一一說明，現在的中國文學可以說從日本的力量成長來的，按照這樣進行，是文壇的責任，日本對新東亞建設正當方法，除文化的專業以外，別無他法。

如今現代中國的文學，漸漸將流入日本，當這個時局，很希望文壇人協力進行，文壇積極的關心是唯一的中國文學昌盛根本的原因，這件是我深信不疑的。



母女

魯健

我沒見過比我母親工作再勞苦的人，回想童年時期，沒見過她有一刻的安息，她是一位欣高的女人，因為當年的她在洗衣盆上，背已經駝了，黑而直的頭髮，紊亂的結成一束，我最清楚底記憶是她常常爲了片刻的休息，伸直了腰，滴一滴手上底水，去分開那得飛紅的臉前底短髮，我們底小廚房永遠充滿着蒸氣，和煮衣服肥皂的氣味，小後院內縱橫的繩子整天的晒着衣褲，後來我漸漸大時，知道母親整夜盪盪着衣服，半夜醒的時候，從燈光暗黃的廚房裡，常傳出敲斗擊木板的聲音，謀生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向未聽見她訴過苦。

我生前父親就死去了，兩歲的時候，母親嫁給了翟布，一個高大黑黑而懶惰的男人，整日沉迷在酒店裡，酒店主人討酒資時，他才去工作，償清後就又游手好閒了。

當他在夜深蹣跚而歸時，常和母親有激烈的爭吵，母親就知道他又失業了。

她苦勸翟布戒酒和安守着職業，因為她是一位十分野心的女人，看她底外貌，沒有一個人能相信她是那樣進取的，但是她並不爲她自己，她知道那是太晚了，而是對我抱着遠大的希望，她堅決認爲我不應和她有同樣的生活，但是這個翟布不能了解。

他不關心母親的事情，她很強壯和有一位好性情的丈夫，他的職

業就是飲酒，醉時很安靜，除非母親開端，他從不爭吵，他也不花言巧語向母親要錢沽酒，因為他知道那是無濟於事的，他對家沒有責任，家對他僅是三餐一倒的地方，母親常憫憐他擲之窗外，但從未作過，他真可說是個下等的流氓，我相信母親是時時防備着他有那樣的行爲。

我大了，可以幫着母親工作，但是她不讓我去作。「不，」她說：「我不願意肥皂摧殘了你的底手，如我這樣的，你念你底書，作一個現代的少女，我作我底事。」

我並不懶惰，我喜歡讀書，所以我十分用功，但我不敢一定我能作成一個現代的少女。

用功讀書對我真是一幸運的事情，因為我沒有朋友，母親不許我和鄰居穿破衣服的孩子們在一塊，她們的母親也不許她們和我一起玩。

我能和別的孩子來往的唯一地方就是學校，但是我十分孤僻和不和講，母親把我修飾得我很清潔，但她不能給我買和其他女孩子穿的那樣漂亮的衣服，我恨那藍色的布掛，因為那是我冬天唯一可穿的，可是別的女孩子穿着溫暖的羊毛衣服，我也有一件粗劣的羊毛衣，在開會時穿，可是我更恨它，因為必須把它拉得緊緊的，去適合日見高大的身體，它已經被拉得幾乎破碎了。

十七歲我進了高中，第一天上學難堪的情形，在一生中我也忘不了，資產上我常有不如人之感，並且痛恨它，在初中有許多的女孩子和我一樣，在心目中有這樣的陰影，我想在高中也會是同樣的。

我底準備是十分簡單，母親給我一雙補了底子的鞋，和熨我最好的衣服——一件印花紗的衣服，星期日的晚上落雨了，星期一的清晨還是陰沉，風是十分寒冷，我們住的地方距學校有數里之遙，還要步行去，所以我很早就離開了家，冷風吹透了我底薄衣，未到學校前全身已經戰抖着，兩隻臂膀變成了青色。

邁進了學校底屋子，有一個女孩子還穿着夏天的衣服，全是新穎的秋裝，我是高中裏唯一的窮孩子！她們來自各處的初級中學，她們青春的驕傲使我感到和她們有顯然的懸殊，驚奇的視線全集中在我底身上，落色的衣服，和冷得萎縮的身體。

「一朵最後的夏天的花。」一個女孩子大聲的說，她知道我可以聽得見，又一個女孩子搖了一搖頭說：

「哎唷！讓她自己聞吧！」

我的臉立刻火熱起來，我極力抑制哭泣，但是淚已經流了下來，在許多視線下我沒有勇氣能拮去它，我迅速向屋外跑去，我底補了底子的鞋，因為早晨的步行，底子又掉下一半來，每一步全發出打打的聲音，對我簡直是死刑的判詞，我知道每人全注視着我，從淚光中我看見每一個訕笑的臉上，一排一排雪白的牙齒，但我繼續走去，心中唯一的想念，就是迅速找到一塊只有我自己的土地，我入骨的痛恨她們。

「請先別走，我正要和妳討論功課呢。」一位教師溫和的說，我迅速的擦乾了眼睛，走到她底椅子前，她很慈諒，眼睛放出憐憫的光，我更恨它。

我早決定讀兩年商科，畢業後可以自己謀生，母親希望我能作一個大商人底私人秘書，因為她以為一個私人秘書總是嫁給經理的。

但是我不管母親怎樣打算，我決不再進學校了，我拿着教師給我的書單子，但我並不想利用它，我怕回家，若我告訴母親不再進學校，她一定十分的為難，低着頭看手裡的書單子，各種的筆，表格和書，我知道到高級中學讀書要花費許多的錢，在歸途上我可以到書店裡問問價錢，假若母親沒有那麼許多的錢，這件事情就不難解決了。

從書店裡走出來，我知道再不必為這件事情煩惱了，十元多錢！哼！在我的一生裡向沒見過十元錢。

回家的時候母親正在後院晒衣服。

「怎麼回家了？」母親看見我站在廚房門口。

「今天沒有班。」我走向母親，「但是媽，你瞧，她們給我一個書單子，這是價錢，十元多錢，這對我是解決了。」

「什麼意思，「解決了」！」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再進學校了，我們那裡得十元錢去！」

「妳真是庸人自擾，我不信我們買不起書。」

「什——什——麼，妳有錢嗎！」我口吃着說。

「妳今天下午買書回去吧。」她冷冷的。

「媽，我不！」我哭泣了，「我永遠不進學校，我恨牠。」

轉在洗衣盆前的母親立直了，把嘴裡嚼着的針拿出來，斜睨着我

「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去高中，我恨牠，恨那些女孩子，她們訕笑我底衣服。」

「妳的衣服怎麼了？」

「整套的衣服，過時的花紋和掉底的鞋子，她們叫我「一朵最後的夏天的花」，媽！我不能再回去，高中不是為窮孩子預備的。」

「妳聽我說，妳聽，我不願聽這樣悲傷的話，到學校是受教育，別的女孩子穿什麼樣的衣服？」

「深色的，不是夏天的。」

「好啦，妳幫我拾過這錢，我們到租界去，咱們有錢買好衣服。」

「媽，你是說我可以有新衣服嗎？咱們有那麼多的錢嗎？」我懷疑的注視着母親。

「我想可以，黛麗，我願意盡力使妳免去在人前受着訕笑。」我熱烈的擁抱着她，推進了屋子。

「快點，」我狂歡的，「今天晚上能作好嗎？」

「我想可以，試試看。」

一小時後我們回到家裡，真是幸運！廉價買得一件羊毛的馬甲和鮮紅色的金絲絨袍料，還有一個玲瓏的別針，我簡直是等待不及了，趕快把東西放在棹子上吃晚飯，飯後就洗刷碗碟，這樣母親就可以裁縫了，我睡在牀上時，母親還在縫紉，第二天早晨第一件入我眼簾的就是我底新衣服，小心的放在椅背上。

我從牀上跳起來，很快的拿在手裡，「哇！多漂亮啊！」向廚房裡的母親大聲喊，「我真是耐不住等一刻再穿上牠，」

她拿着鞋子走進來，「我修理了一夜的底子。」平平的音調，到現在我還忘不了。

我到廚房洗臉，頭，耳朵和吞下去早飯，梳頭髮，穿上鞋子和我的新衣服。

數分鐘後我平息的站在一個破小的鏡子前面，真沒想到我是這樣的美麗，忽然覺到比別的女孩子全美麗，鬆軟的頭髮披在肩上，蓋着白細的皮膚，細長的眉毛蓋着大大的眼睛，紅紅的衣服更襯着色調的和諧，母親痴視着我就如許多日子沒見面一樣，

「媽，我美麗不？」我不禁的大笑起來，

「很合適，我看，」她回答說，「你該走了」

我擁抱着龐大的身體，雖然她很粗野，我知道她因為我也很驕傲了，

在到學校的課上我高貴的走着，我像一個新的人，真實的發現了我自己，我有美麗的面孔和聰慧的心靈，我必須走在別的女孩子底前

面，

數日後我整個的精神放在學校的功課上，我喜歡速記和打字，雖然我不能和別人一樣在家裡有一架打字機，但是我在學校得到課後打字的允許。

我沒有朋友，我也不需要，班上最好的瑪麗對我十分溫和，她住在靜安寺路高大的紅樓裡，她數次邀我到家裡去，但我拒絕了，假若我到別人家去，她們也要到我家來，我真不能讓她們看見我那破爛的家，我看見那間黑小的房子和板硬的牀，真會羞恥，不管我在外面多麼的驕傲，怎樣也不能坦然的處在酒氣味的屋子裡，霍布酒醉回來時，便納頭睡倒在一個破牀上，那是他醉後的安樂鄉，爭辯對他是耳旁風。

但我並未因此失去了朋友，因為我向來沒有朋友，我和別的女孩子在一起時，永遠是覺得羞恥和不安適，男孩子對我很好，假若我對他們好時，他們對我還會更好。

第一年在班上考好第一名分數單拿回家時，母親疲倦的眼睛光亮起來。

「有這樣好的成績，將來可以找到一個好職業，」

她不是很健康，第二年的夏天，她還頑固的在炎熱中工作，「妳上學需要錢的，」當我勸她休息時，總是這樣堅持的說，但是小錢桶裡銀幣的堆積，漸漸的慢起來，洗衣服是眞苦的事情，母親買洗衣機的志願還沒有達到，並且洗衣的賬目永遠不能收清，謀生更是不容易了，萬幸我的課本可從高班同學借到，所以賺來的錢就可以作衣服了，我平常穿着藍布褂，留着新的有事時候穿。

十月的一個暖和早晨，我穿上一件新的衣服，並沒有什麼事情，就是我忽然想穿，下午回家時，我真後悔穿那件衣服，因為黑雲密布了天空，陣陣的轟着雷聲，我踏踏了風雨能毀壞了我底衣服，但是學校裡不能久等和口袋裡沒有車資，我決定快跑，如此也許能在雨前回

到家。

但是剛走到半途時，雨點已經落了下來，我就立刻尋找避雨的處所，但是走過了靜安寺路，再也沒有勇氣躲在高樓的門道下，我就低了低頭，冒着風疾跑，道路底壁近隨着風雨底暴度增加起來，忽然一個汽車在車房前停住，車門開了，「進來。」坐在車裡的男子說，我沒說話就進去了。

「暴風雨真可怕，」那男子說，我整了一整衣服，看見兩個笑咪咪的眼睛，「送你到那裡去？」

我的眼睛，連的轉了一下，我不能讓他送我到家去，到那破爛的閣北去，「請送我到——先施公司吧，」那裡到我家還有一里之遙，雨過了我可以步行回家去，

「好吧，你在那裡作事嗎？」

「不，我——我買一點東西，」

「噢，」嚴肅的，「高中嗎？」

「噢，商科，」

「我在大學，」

「噢，高中畢業了，」

「噢，兩年前，我想在外交部作事，先施公司到了，」

「多謝，麻煩你，」

「沒關係，最好先別下車，不然衣服就濕透了，在車裏等一會吧！」

！

「你不到別的地方嗎？」

「就是回家，什麼時候回家全可以，」他笑了一笑，雨和落的時候一樣的突然停住了，「我可以下車了，」我說「再謝謝你，我真感謝你，」

「沒什麼，我也沒救你底命，」

「你救了我底衣服」我反駁着說，「那簡直是我底命，」

說完了十分懊悔，因為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底衣服，在他眼裡我底衣服是多麼樞要啊！「真好的衣服，」他溫和的說，「若是再下雨時，我希望還能救護它，」

他很美，那天我想了一晚上，他家住在靜安寺路但是他好像很注意我，當然他不能那樣；也不一定，但是假若他真是那樣，這樣胡思亂想就沒有妨害了。

第二天的清晨，我慢慢踱過他底家，一所可愛的，大的，紅磚的房子，和他一樣的帶着活潑的氣氛，我覺得是那條街上最好的房子了。

以後去學校或回家成了探險的工作，每次那所房上映到眼簾裡，我的心立刻跳動起來，也許能再遇見他，他能站住和我說話嗎？大概不，我知道他也許忘了我，但是我總希望着，有時看見他底車子停在車房前，車房裡還藏着一個更大的車子，有一天我看見一位美麗的姑娘和一位老太太坐着大的車子駛走了，車從我身旁經過時，那位姑娘高聲的說着話，老太太大笑，一個興高采烈的笑，我站在人行道上歪耳靜聽，在我家沒有人笑，我沒聽見母親大聲笑過，生活對母親真是一件困難事。

若不是一天下午他底車子經過身旁時，我乎要放棄再遇見他的希望了，我的心立刻跳到的喉間，車子慢慢的停在人行道邊，車門開了，他笑着向我！「請進來，我想起我忘問你名子，」

「噢，」坐在他的身旁，「我叫黛麗，」

「謝謝你，我願意知道我所認識女孩子底名子，」

「你認錯很多嗎？」我嚴肅的問，他笑了。

「你是不是常常嚴肅？」

「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說，「這個可笑嗎？」

「噢！」他說，「我站住實在是願意再看看你，」

「你和我玩笑，」我感動的。

「爲什麼這樣的肯定？」

「多可笑啊！你不能真願再看見我，」他轉過身子來注視着我，

「難道就沒有一個人告訴過你是很美麗的姑娘嗎？」他的笑意穿透了我的心，

「啊？你那樣想嗎？」我急喘的，「我美麗嗎？」

「你真美麗，」他說，「第一天我就這樣想，現在我更想這樣，

」他彼此緘默的駛過了數條街，我坐在天堂裡了，他笑問着我「你住我那裡，我送你到家用去，」我又從天堂走下來了，怎麼辦，我不能讓看見我底家，「呵——呵，還是到先施公司吧，」

「過買東西嗎？」

「是——是，」

「我等你，」他開了門，

「不，請別等我，」我大聲的，「我要就誤許多工夫，請不必等我。」

「我沒關係，」他說，「下去吧，我在這裡等妳。」

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我下車走進了先施公司，我可以從後門出去，躲過去他底等待，但是他對我太好了，我不能那樣作，我又想起可以讓他在高樓前，就好像我住在那裡一樣，但是我又迅速的放棄了這個打算，因爲那是太愚笨了。

從公司出來時，他正懶懶地吸着烟，一看見我他立刻跳下車轉過來開了車門。

「喜歡兜圈子嗎？」

「好吧」

車走向平坦的柏油路，人漸漸稀少起來，我不敢相信在新式汽車裡，坐在一個男子身旁的真是我——黛麗。

「我沒得告訴妳我是誰，」他最後說，「妳想知道嗎。」

「我想知道，但是我不願意問你。」

「我是柯瑞，我住在靜安寺路，第一次妳遇見我的地方，妳不必瞞着妳底家，第一天我隨在妳底後面看見了。」

「啊，是嗎？」我空極了。

「我開車兜了一個圈子，回來的時候，妳恰巧從先施出來，我遠遠的隨着妳，看見妳進了一個黑門。」

「啊，」我低低的聲音，「所以妳知道了！」我直視着前面的路，我不知道當時心裡有什麼樣的感覺，他看見了破舊的屋子——所謂我底家，真是羞恥呀！但是他竟耐心的在後面隨着我，如此的注意我，多麼興奮呀！

「看見了我以後，還希望再遇見我嗎？」

「當然囉，」他諷刺的笑着說，「妳真美麗，我迷惘了。」

他把臂放在椅子靠背上，緊握着我的肩。

「請別這樣。」我轉了轉肩頭。

「爲什麼？」他抱緊了我，仰起我的頭，吻我的唇。

「你不能這樣！」我急喘的掙扎說。

「怎麼，妳不願意嗎？」

我不知所措了，我真是願意，我覺得臉熱起來，「不論怎樣，你不能這樣，」我口吃着。

他拿開他底臂，轉過車來，我看着他，深怕他發怒，他注意的司着車舵，所以我可以仔細看他了，他並不美，大大的嘴和小小的鼻子，但他是那樣的翩翩和愉快，我喜歡他那寬寬的大衣和帽子戴的樣子。

他轉過車來，駛向開北，「生氣了嗎？」我諷刺的。

「誰，我嗎？」他聳一聳肩，「不，但是我要回家了，中午有飯局。」

數分鐘後車列了我底家。

「謝謝你，」我恭敬的。

「沒有什麼，再見。」汽車突然一聲飛去了，留下我一人孤獨的站在道旁。他去享受豐富的午餐和愉快的夜晚。我却要生在紊亂的小廚房裡，喝着冷粥，吃着粗飯，真是不公平。

「那是誰，」我走進了屋子，母親這樣問。

「柯瑞，他帶我兜一小圈子，」我平平的說，盡量使她覺得這是一件平常的事。「他住在靜安寺路一所華麗的房子。」

「你怎樣認識的？」

「下大雨的那天，他讓我坐進車子，所以我的衣服沒有淋濕。」

「他有錢嗎？」

「我想他很有錢，住着華麗的屋子，念着大學。」

「他愛妳嗎？」

「他愛我。」

「那不能表示一個男子喜歡妳，笨蛋。」她鄭重的，「小心妳在他面前的舉動，男人永遠不願和放蕩的女子結婚。」

「我也許再看不見他了，」我沮喪的，「他因為我拒絕他底的吻；生氣了，」

「他一定回來，妳這樣就對了，」

「咱們談論他才沒用哪，」我失望的，「我不能穿着破衣和他到別的地方，他真要羞死了，」

「好啦！我一定盡量的幫助妳，」母親說，更用力燙她洗的藍襯衣，「再賺點錢，就可以給妳買新鞋了，」

我着實得到一點鼓勵，因為母親要辦的事，向沒有灰心放棄過，第二個星期六，柯瑞真的回來了，我看見門外的汽車，趕快的跑出去，因為我不能讓他到理面來，

「看電影去吧，」他問，我動人的點一點頭，我跑進屋子拿出外衣，「他和我看電影去，」我大聲的告訴母親，平時是要和母親談

商的，但是這次是同着柯瑞！

母親從廚房裡走出來，拿圍裙擦乾了手，「我好細看看他」她站在窗戶前向外窺看，「妳看這群笨蛋孩子，圍着看他底汽車，他一定認為我們這裡是化子窩了，」

「我穿好了，」我說，「合適嗎！」

「很好，我看。快點吧，小心露着寒酸。」

須臾，我們坐在影院裡，柯瑞把臂放在我底椅子靠背上，寬大的肩頭緊靠着我，我記起母親的話，但不敢一定若是我讓他的臂拿開去，地要更恭敬我，我決定不這樣試探。他也是覺得我太矯枉過正，而失去了興趣。

從影院裡出來時，天氣已然有點黑了。大的雪花安靜的一片一片落下來。

「啊，真有意思。」柯瑞驚奇的。「好像不能刮大風。我希望能散步，但是我必須回家，我妹妹今天晚上請客。我答應她按時到。」

我們坐進了車子，他駛行的十分緩慢，就好像恐懼快樂之神會飛去的樣子。

忽然一個新式雙人汽車從後面駛過來。坐着兩位美麗裝扮的姑娘，正談着興高采烈。

「柯瑞，」駕駛車子的姑娘大聲說。「不能饒你，為什麼今天下午不去。」

「對不起，李小姐，有點不舒服，」他不在意的

另外一位姑娘和我坐在同樣的位子。我懦怯的向她打着招呼。「噢」冷冷的聲音，立刻矚目他顧了。羞離有兩碼遠近，她們和柯瑞揚一揚手就駛向前去了。

「李今天在家裏請客，我真應當去」柯瑞解釋說，

「妳為什麼不去？」

他轉過身來注視着我，「妳說我為什麼？」

回家時母親正送衣服回來，

「我送衣服時和王太太說了，」她說「她告訴我柯家真是大財主，是個律師，黛麗，妳沒有比他交朋友再好的出路了，」

「妳想我們配得上嗎？」我諷刺的問，

「我要讓他配，」她頑固的，「我正努力讓妳佩，黛麗，」

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主顧漸漸減少，被壓迫而洗衣的女人漸漸增多，使這件事更覺困難的是霍布又從鐵工廠辭職出來，一個月後重回工廠時，主人不再雇用了，因為他是一個能幹的工人，所以担負着許多的工作，但是工廠裏每天有許多能幹的工人辭職走出來，回家後母親拒絕給他錢時，他就恫嚇着說要去刺殺工頭，

爲他這件事常起着爭吵，霍布底意思是當他沒有工作沒有錢喝酒時，母親連一文錢也不給，母親是可以擔負他的飯食，不能花錢爲他喝酒，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他永遠惱怒的坐在家中，一天回家時，母親獨自坐在廚房裡，圍裙罩着臉，兩肩聳動着，

「媽，怎麼了？」我驚悸的。

「霍——霍布，在鐵桶裡找到了——找到了錢，」她嗚咽的說，「我出去時他拿走了，那是我正要用的錢，黛麗，」

我向來未看見母親悲傷過，我覺得它比金錢更可怕，母親永遠是固執的刻苦工作，不顧事情的難易，我跪在她的身旁寬一寬她的心，

「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躲開他，」我說

「但那是妳的午餐費啊！妳到那裏吃飯去？」

「我可以不吃飯去上學，」我堅定的，「有許多女孩子不吃飯，」

「但是你是那樣大的飯量！」她發着顫音

我笑了，那是老實話，我十分饑，每次在家吃飽了飯也不能減少我的食慾，空着肚子更要爲難了，因爲飯舖裏的肉香，使我在外面比在家裏更覺着飢餓。

晚上霍布回來了，醉醒醒的，母親在他睡後，搜索他的口袋，錢是一文也沒有了，她沈重的坐在我的牀邊，「我知道他不能全數花去，」她失望的，「他給酒店主人了，」

她的臉向未這樣發青過，但是第二天她又照常的起來，燒飯，煮水，我因爲受刺激和缺少睡眠打着呵欠，但是她好像若無其事的。

「快點，黛麗，晚啦，」她有更大的力量生活下去。

我每天快活的過活着，柯瑞充分的和藹，每個下午我走出學校門口時，他就坐在汽車裡等着我，許多有錢的姑娘圍繞着他，讓他帶着兜風，他永遠落落的和她們開着玩笑，但是我出來時，他立刻跳出來，站着等候我，車門悅人的開了，

我是如何的驕傲啊！當柯瑞和我一起，到的姑娘倏倏而去時，我疑惑還是存在人間，惱惱的黛麗啊！勝過她們了！

但是我並不如昔的襤褸了，母親因爲我和柯瑞的友誼，十分的驕傲，常常帶給我華麗的衣服，純絲的襪子，手套，和鮮艷的短外衣，這樣使我更顯的美了，

我不知道母親那裡得到這些貴重的物品，我問她時她有點侷促，「我給你什麼，你就穿什麼，黛麗，爲什麼必須問我？」一天她告訴我，我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問，因爲她不想說的永遠不說，除非她自己願意說時，

年假中一天晚上我到柯瑞家裡赴會，母親給我一件茶色的廣東縐紗衣服，四週嵌着花邊，柯瑞說我更顯得鮮艷，他們全家，柯瑞的父親，母親，妹妹柯娜，姊姊，姊丈和外甥，我是十分的侷促和懼怯，他們對我很和藹，因爲他們就是那樣的家庭，但是我想我是太不相稱了，他們溫和的想知道我是什麼出身的姑娘，

「你知道，」柯瑞的母親坐在我底身旁，溫和的對我說，「柯瑞在至約翰再有二年才能畢業，我但望在這二年中，沒有什麼事去分他底心，」

「我也這麼想」我膽怯的回答，我不知道應當說什麼，我有點怕他底母親，怕她不讓我再和她底兒子見面，我轉眼望着柯瑞。

「晚了，柯瑞，送我回家去好嗎？」

「一定，你說什麼時候吧。」

我站起來，柯娜倍着我上樓穿外衣，她對我和別人一樣地親熱，但我有潛伏的厭惡，我急忙的穿上衣服走下來，柯瑞已經穿好了外衣在樓梯口等着呢，別人也隨着送出來，我拙笨的說了一些客氣的話，我向來自然的說過這一類的話。

在汽車裡，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就至於這樣壞嗎？」他笑了一笑，溫暖的臂圍繞着我的身體，「今天過的不好嗎？」

「不，好極了，」我急忙的，「但是我怕你底家人，柯瑞，我想他們對我不能有好印象，」

「他們對你印象好極了，他們就不願意我在畢業前結婚，我也那樣想，我希望讀完法律，在外交部任着職務，但是，黛麗，你使我迷惘了，兩年是一個長的時期，我時時懼怕別人從我懷裡奪走了你，你太美麗了，」

「我可以和你一塊，我底心房激烈的跳動着，」沒有法律禁止大學生結婚吧？」

「沒有，我想，但是父親們一定反對，哼！你在我底身旁，我能有更大的力量，」

那天晚上關於這個問題彼此再沒有說什麼，但是一棵種子已經撒在他心房上了，開始滋生起來他鼓足了勇氣和父母商討，這使他們十分驚訝，甚至至於反對我們訂婚。

「我一定要說明了他們，」柯瑞告訴我這件事時，最後他興奮的這樣說，「不是立刻的，慢慢地就行了，」

事情就這樣進行了，柯瑞讓我參加大學的跳舞會，
「真的，我不能去柯瑞，我沒有夜禮服，」

「我給你買一件，明天下課後我們去買，」

「不，我不，」我打斷了他底話，「我窮就窮吧，不要別人給我衣服，」

「有什麼分別，」他爭辯着，「我們就要結婚了，不是嗎？」

「不，到那時你儘有工夫給我買衣服，」

回家後告訴了母親，「你對了，黛麗，」你說，「但是你應當參加那個跳舞會，我也許能替你想法子，」

「你真能嗎？」我歡樂的，「媽，你是說衣服嗎？」

「嘿，我可以想法子，我希望你們快結婚，我也可以休息休息了」她憂愁底時眼移到我臉上，

「媽，別愁，」我把手放在她底膝蓋上，「春天我可以作事了，」

「春天，」她喃喃地俯在洗衣盆上，「春天，」

幾天後一個黃昏，柯瑞從學校接我回家，彼此隨意地談着話，一個大黑汽車後面停住了，我轉過身看去，三個人走下來，有母親，母親爲什麼和這些人在一塊，還有一個警察，有什麼意外嗎，也許她受車傷了。

我跳下車來跑過去，「媽！」我大聲的喊，「媽！什麼事？受傷了嗎？」

她沒有看我，也沒有回答，「怎麼回事？」我問那兩個人，「她是你的母親嗎？」警察向着我問，

「是，是，」我急聲的，「什麼事情？」

「她因爲偷竊被捕了，這個售貨員看見她衣服裡藏着一件夜禮服，在她家裡找出更多贓物，」警察指着那個人。

那個人走過來，指着我的衣服，「她穿的就是從先施偷的。」

「走，一塊走，」警察粗暴的命令着，拉着母親和我走進了一個大門，母親顫抖的坐在一把椅子上，注視着地板，我站着看他搜索我底

東西，不偷什麼東西他們全可以說是他們公司的。

最後搜索完畢了，警察把我平日認為可以驕傲的東西，全登在失物的單子上，「走，」向着我，「帶妳走，」

「我可以脫下來我的衣服嗎？」我問他，我穿着偷的衣服，我底臉火熱起來，我不能在那里站立一分鐘。

「嗯，脫下來給我，快！」

我們走出的時候，一群人圍上來，我忘記了柯瑞，忽然想起應當告訴他，他一定不讓他們這樣對待我，他父親是律師，他知道應當怎麼辦，但是他底車子沒有了，我穿過觀望人底驚奇的臉向四圍望去，但是柯瑞的車子沒有了，他把我交給了命運。

這件事當時發生的情形，我有點模糊不清，我爲了羞恥失去了知覺，但是，後來，他們把母親和我圍在一個小屋子時，我坐在碎草的一邊，哭泣起來，母親坐在那一邊，無神的看着土地。

「媽！」我哭泣中突然的一聲，「妳怎麼偷東西？妳怎麼當扒手？」

「尊嚴，唯有這樣妳才能穿美麗的衣服，」她吞吞吐吐的。

「我不要這樣來的東西，妳怎麼能作出這樣的事來，妳葬送了我底一切，妳毀滅了我底生命，妳怎麼作出這件事？」我反覆的呻吟着說。

片刻我就躺在亂草上睡去了，第二天清晨醒的時候，母親還坐在草邊，好像一夜也未移動，我沒和她說話，心裡疼恨着她，在獄裡過了一夜，在一生裡我也忘記不了這是母親給我的恩惠：

我獨自坐在一個角落裡，片刻後我們被帶到法庭上，和許多醉酒下流的男女站在一起。

一個名子的叫過去，最後叫到我們底名子，我們站在審判官的椅子前。

「承認不承認？」他看了我們一眼，就又看他手裡的報紙了。

「我承認。」母親緊捏着兩隻粗硬的手，「但是黛麗不是，她一點都不知道這件事，她以爲是我買的呢。」

「妳是不是偷好幾個月了？」

「嗯，」低低的聲音。

「六個月徒刑，」他斷然的，「本案完結，」

母親第一次失去堅忍，「先生，請別監禁我，」她哀懇着，淚急的流下來，「先生，我必須回家，黛麗還要吃飯呀！」

「走！」一個警察拉着母親底手臂，但是她緊緊的抱着我，「黛麗沒有我別回家呀！妳不能住在家裡，」她失聲的喊起來，「沒有我你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她，」我冷冷的，「我不管不能再看見妳，我恨妳，我永遠恨妳！」

「安靜！」警察嚴厲的：母親被拉走了，在搖動地頭顱和驚奇的視線中我步出法庭，走上街道，自由了！

自由！我自出了！但是母親還在污穢的小屋子裡，一個憐憫母親地熱情突然的逼近了心房，可憐的母親啊！爲了我偷東西，但這是如何的愚笨啊！和賊同樣的愚笨，我底恨又燃燒起來，母親造成這樣，並且柯瑞，他說他愛我在，我第一次需要他幫助時，他走了。

因爲憤了，我又走上回家的道路，忽然間我想起母親爲什麼說沒有她我不能住在家裡的話，霍布！

數月來他對我從不死心，看見我對他底臉永帶着尷尬的樣子，平時我也許知道還能躲過去，但是夜晚他酒醉歸來時，我就難於抵抗了。

不，我不能回家，但是我到那兒去呢？鄰居！當然他們不喜歡我，因爲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比他們身分高並且他們因爲這次不幸更要鄙視我們了。

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沒有一個能幫助我的人，除去了我常去作禮拜的教堂底馬牧師，他是一個溫私的耆老，我決定我到他那裡去，

他正坐在教堂底讀書室裡，他巧妙的問我許多話在我還沒有直接說出來我底境過，他好像已經明瞭了，他知道我不能回家去，

「你的問題我想看，先到我家去，讓馬太太煮飯吃，再想法安置你，」

我想說幾句感謝地話，但是哭泣代替了感謝，他拍了拍我底背溫和的說：「這，這，」他用父親慈愛地地調：「有點熱飯你覺得更好了，空着肚皮世界會變成黑暗的。」

他把我交給馬太太，她是一位愉快白髮的女人，坐在棹旁和我閒談，看我大口地吃，在監獄裡我沒吃早飯，因為看見他我就有點悲傷，吃完了我幫助她洗刷碟碗地送我到二層樓一個小臥房裡，讓我在牀上安息。

「迪太太下午來見我，你可以睡到她走的時候，她走的一定很晚，因為有許多公事。」

她帶微笑走出，我一定是立刻就睡去了，因為第二件事我知道的就是她俯在我底面落，輕輕的搖着我。

「醒醒，黛麗，睡得真甜呀，馬牧師給你帶回消息來了。」

「是好消息，」馬牧師底脚步聲走上樓來，我跳下牀走出去。

「我給！找着了一件事，永新公司的速記員，月薪六十元，發薪前你就先住在我家裡。」

「啊！你太好了！」我感激得五體投地，「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好心的人。」

「我們只可以盡這一點點的力，」他帶着靜思的微笑，「在金錢上我不能有什麼幫忙，但是我可以供獻我們身體和力量。」

「你對我真是出我希望以外了，後來我知道那天下午他看望過母親和她商討安置我的問題，又到我底先生那裡，知道我可以作一個速記員，最後到永新公司，薦了那個差事。」

那天晚上馬牧師陪我回家拿我底東西，在布沒在家，心裡覺得饒

倖極了，很短的時間就復事了，因為我僅有幾件平常的衣服，我與奮的鎖上了所謂我底家，牠不能引起我有甜密的回憶，我但願能永遠不再回來。

「馬牧師，」在同馬家的路上我實然的說，「請你別告訴布有我着了事情，否則他就來跟我要錢了。」

「不，我不告訴，或許我也替他找一個事，他需要錢。」

「哼！你能讓他安心作事就算你的本領。」

「假若他能有職業，就算盡了我的責任，」他底眼睛發着亮光。

第二天早晨我起始作事了，我是多麼恨我底首次職業啊！不過也許是我底疑心，在若大辦公室裡，許許多多的職員好像全知道我的事情，貌視和驚奇的眼光不住在我臉上回繞，每次三四個腦袋聚在一起，我就會幻想他們是談論我的吧！工作很容易，就是打字和速記，但是我願意能著點錢趕快離開這里，到那遼遠的地方，在那里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過去。

第一月終了時我得到了我的薪水，租了一間每月八元錢的小屋子，這對我好像很傷奮了，因為母親租的房子，剛剛四元錢，吃飯有點艱難，因為我有大的食量，但是我十分像我的母親，有刻苦的耐力應付着環境。

以後有兩個月的光景，羅經理底弟弟德蔭從香港來看望他底哥哥，他是三十歲的獨身漢，長得十分魁偉英俊，一天下午他正坐在他底哥哥底辦公室裡，羅經理請我，我底心立刻激烈跳動起來，這不是別的，我底熱情又燃燒起來了！

「黛麗，」當我跨進門口，王經理這樣說，「他是我的弟弟，請妳替他寫幾封信，」

「噢，我去拿我的筆記本，」

「德蔭你坐我的地方吧，我出去有一點事情。」我回來時羅經理

這樣說，

「好吧，」德蔭坐在椅子上，「黛麗，預備好了嗎？」

他念的很快，但是我並不覺得困難，剛寫完，羅經理回來了。

「這些信明天可以給我嗎？」德蔭穿上了大衣。

「可以。」

我回到我底椅子，神經紊亂起來，我們除去工作以外，彼此沒有談過一句話，但是在我們中間好像有電子活動一般，我這樣覺得，我想他一定也是這樣，我小心的打他的信，心裡幻想當我給他信時，他念時我當說些什麼。

他一句話也沒說，我顫抖地回到我的椅子，他滔滔不絕的和他哥哥談話，我進去時，他僅僅的點一點頭，他很快的看完了幾封信後，又請我再替他寫兩封信。我站在椅子旁邊，不替他寫，所收獲僅僅是謝謝兩個字，但是我還不相信他的內心和他的面孔是同樣的，我有那夢高的火焰，他能夠沒有嗎？

他住了一共有四天的工夫，我每天替他寫信，除了最末一天我們沒有單獨過，那天羅經理到外面的辦公室去了。

「假若妳願意到香港的話，他並沒有看我的信，隨意翻着帳本，「可以找我去，我能給你更好的差事。」

我的血立刻沸騰起來，血管幾乎暴裂了。「真的嗎！」我有一點不自禁了。

「當然，妳很能幹，」他從皮包裡拿出一張名片，寫了幾個字給我，「假若我不在公司裡，妳可以拿這個片子見別人。」

我看一看片子：上面寫着「請替黛麗謀一位位置。」

「多謝，」我感謝地。羅經理回來了，我決定等我有路費我一月的末稍時。定到香港去。

我要到一個生地地方去，在那裡沒有人知道我底過去，我底新生命就會起始了，我要努力工作，節省金錢，不要放過機會。我有動人的

美麗，男人們稱贊我，假若我能行的應手，就可以嘲笑現在自以為厚照我的人丁。

五個月後，我辭職了，我有一點怯，假若德蔭變心了怎麼辦，假若……我能想到一大堆的假若，但是我年青，他太使我不自禁了，我買幾件廉價的衣服，省下三四個星期的花銷，並且還得給以前住的破屋子的租金，母親出獄後還能有地方住，我還恨她，但我願償她為我欠的債。

走的前幾天我去看望她，她十分興奮，當我告訴她我要到別的地方去，她的眼睛裡可看出她在憂鬱來。

「我知道我苦了你了，黛麗，」她嚶嚶的聲音，「她們一定會敵視妳，我太過失了，我希望你們趕快結婚，她待你怎麼樣？」

「阿瑞，我沒看着他，他看見我們有事，他就跑了，除去偶然間我不願意再看見他，我現在走就是避免這個偶然，」

「你真是一個好孩子，黛麗，你願意作一個好孩子嗎？我就是一個好孩子，我知道你和我從前的沒有多少分別了。」

「想，我要和別人一樣的在世界上找一個位置，但是我不知道能混到什麼樣。」

我走前給了她五元錢，她緊抱着我哭泣了，但是她的淚不能感動我，我覺的那是如鐵般的緊。

這回航行使我得到不少新的經驗，因為我自小沒離開過家，我到香港後，我到一個旅館，立刻去永新公司。

毫不費力的就找到了，一個尋高的樓，辦公室在第八層樓上，我想德蔭全把我忘記了，但是那個姑娘拿進那個名片後，片刻回來請我進去。

「好極了，黛麗，」他快樂的，他匆忙的看一封信，：着說，「故汝照余言辦理，」

「是，羅經理，」我辭媚地。

「太好了，太好了，」她喃喃的，放下信換一換下頭，按鈴叫秘書。

「孫小姐，這是黛麗，給她找一張椅子，找點事情給她作，她是一個好的書記員，一定是我們的好幫手，」

「是，羅經理，」

「我以後要和你談談，黛麗，我現在很忙。」

「是」我小聲的，隨着孫小姐走出了那個大屋子。

「你暫時坐這兒，」她冷冷的，「米太太，你告訴她復寫紙在哪兒。」

她高做的走了，矮小的米太太的椅子緊挨着我，「她應當告訴你，她永遠拿着經理的派頭，」她高聲的說着。

第一天起我就喜歡米太太，她熱心的幫助我，下班後她幫我在附近租了一間房子，盤着腿坐在牀上，看我佈置屋子。

「孫小姐不喜歡你」一個長久的安靜，她突然的這樣說，「今天你打字的時候，我看見她冷眼看着你，你確實打得很快，她打得又慢又有錯，經理留着她，就因為她對一切全熟悉了，但是她老怕失去了職業，她想頂你，你不用怕，她在經理那裏的根子並不粗。」

我覺得我不是像她說的那樣幸運，因為第二天經理還沒叫我，和我談話，但是第三天的清晨，她叫我去寫信，

「我給你月薪一百元够用嗎？」

「謝謝經理，够用，」我冷冷的，百元的數目在我腦子裏來回索繞。

「以後還可以多點，你很好，」她溫和的，她的眼光迅速的在我臉上打了一轉，又移到我的身體上。

「我們開始，」她忽然的，「預備好了嗎？」

「是，經理，」我恭敬的，她說得十分快，我的手急忙的隨着，三小時以後她說完了，我疲倦極了，她也是一樣的，我慢慢的站起來

走出去，孫小姐站在她的門口恨恨的看着我，我自動的站住了，也這視着她，她轉過身去恨恨的關上了門。

「你真成了孫小姐的眼中釘了」米太太小聲的，「她真像個野女人，她瘋了嗎！」

「我為什麼怕她？」我不在意的，「她也不能吃人。」

「孩子，希望她不能那樣，不然你就不能長久了。」

「少說吧，我要打字啦，把這幾封信弄得再好一點。」

兩個星期以後，我搬進孫小姐屋子，她認到別的事情了，她的忌妒心造成了這樣。一天早晨我正在經理的屋子裏，她大發雷霆的向經理說，假若他願意我當他秘書，他可以辭職。

「我不願意失掉你」她彬彬有禮的，「你既然想辭職，你可以領去這一月的薪水，」說完了她拿着信走出了屋子，就好像她沒在那兒一樣。

「你可以移到孫小姐的辦公室裏」孫小姐走後，她微笑着向着我「你現在是我的秘書了有不懂的來問我。」

「多謝」我喃喃的，「我一定盡力的作。」

當天下午我搬到小屋子去，屋門直向着她的辦公室，真可怕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負這樣大的責任，但是我並不為這個悲懼，我不知道的他一定告訴我，我整天的，天天的這樣和他接近，這簡直不可信的幸福，我在目空一切了。

不久我覺的進行並不十分順利了，速記和打字雖然很容易，但是秘書還要有其他的職務呢，我是經理和外界的緩衝物，節省經理的時間，知道他應當召見或不應當召見的人，這樣的事情對於一個生手真是難事，尤其對於沒有經驗的我，更覺困難了。一個聰明的經紀很容易就能過去我這關口，我的錯誤使我戰慄，我覺得辦公室整個的秩序紊亂了羅經理竭力的忍耐，但是我知道數次他想請孫小姐回來。

一天我正坐在辦公桌前，門開了，走進一位少婦，當我抬起頭來

她驚訝的站住了。

「喂，我想見孫小姐。」

「孫小姐辭職了，我是黛露經理底新秘書。」

「噢，她笑着說，我是白蒂，想見見經理，他在這兒嗎？」

「好吧我替你看，」我開開門大聲說，「經理，白蒂小姐想見您。」

他立刻從椅子裡跳起來，三步兩步的走進我的屋子。

「白蒂，」他興奮了，「真想不到，妳多會兒回來的？」

「就是今天早晨。」

「太好了，」他底笑穿過她底眼簾，他底手放在她的肩上，一塊

走進他底屋子，他關上了門。

我靜坐在椅子上，凝視着關上的門，白蒂是誰呢？她和經理什麼

關係呢？有許多的世人到他底屋子見他，他向是禮貌的，恭敬的，這

次有點異樣了關上的門使我穩操勝算的夢破碎了，我如何能知道他辦

公以外的生活呢，那是多麼愚笨啊，像這樣的男人在他底生活裡會沒

有一個女人嗎？

他把門開開了，「今天下午我不回來了，有什麼事情，你不知道

的，留到明天早晨吧。」

他和他一塊去了，沮喪和忌妒的心佔據了我底整個身體，每次他

離開了他的屋子，我忌妒火熾無名的高漲起來，我常常在半夜裡醒來

，冥想他現在正作什麼呢，他是和白蒂在一塊嗎？把她在懷裡也許吻她

吧？她每天到公司來，雖然我的忌妒心使我恨她，但是我還十分喜歡

她，她並不美麗也不清秀，但是她永遠是快樂的，她是十分和藹，那

就是母親所說的「現代少女。」

她常常溫和的和我談很短的話我覺得很無聊，因為我還恨她，也

許同樣的她也恨我，我真是屬於她的，但是我想從她手裡奪過來，我

不願意，我愛他我應當盡力得到他。

第一次見面我就愛上了他，我拿着女人愛的天性愛他，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我對於柯瑞覺得太幼稚了。

最後我是勝利了，我們彼此熱烈的愛着，第一次他吻我的時候，

他說：

「第一次我看見妳，我就想這樣。」

「妳爲什麼不呢？」

「妳願意嗎？」

「嗯，第一天起。」

我們互相緊抱着，他吻我底頭髮，我底眼，我底唇，他底手緊緊

的抱着我的背，就好像永遠不能和我離開似的。

「我愛——愛妳」他口吃着說。

「我太高興了，」我的臉挨着他底臉我的唇吻着他的面頰。

「使我高興得有點發狂了。」

「但是我們不能樂觀，親愛的，我不能愛妳，我沒有那權利。」

「你的意思——白蒂？」我立刻推開了他。

「嗯，黛露，我和她訂婚了，我們這樣的心意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

「你愛她嗎，德蔭？」

「我也不知道，他和他底關係好像是命裡注定的，我不喜歡她，像

喜歡妳似的，」他又緊緊的抱着我，「我不能讓妳離開我，黛露，我

不能，妳底白皙的皮膚和光亮的眼睛使我不能自主了。」

電話鈴響起來，我脫開他去接，別的職員們進來了，德蔭回到他

底屋子，工作又繼續起來，事情沒有一點異樣，但是每件事情又好像

有點異樣。

「德蔭愛我呀！」心靈上常響着這樣的聲音，但是立刻又深深的失望

起來，「他要和白蒂結婚了。」

以後我們盡力保持職業上的關係，但是無聊的事吸引不住我們。

「心裡除去冰底甜密的聲什麼也沒有了，你的吻真能勸我工作下去，」

「你試試看。」

我們互相緊抱起來，信，客人，工作，什麼事情全在愛裡被遺忘了。

一天下午我打完了信往外走的時候，他從後面走來挽住了我，

「我竭力使我能離開你，但是我真不能啊！他底臉俯在我底頭髮上，門忽然開了，白蒂走進來，他突然停住腳步，背靠着門，但她立刻鎖靜起來。」

「真對不起，德蔭，我帶過門，沒有人，所以我就進來了，請你原諒我。」

「白蒂，真不願意有這樣的事情，」他底臉紅飛起來，「我真是慚愧。」

「這不很好嗎？」她輕快的微笑起來，「就正要告訴你，今天晚上我不能赴會，要自己到別處去，德蔭，再見，黛麗小姐，再見。」

我們漸漸地站着，看她去出門口，「哎喲！她真奇怪呀，」我小聲的，「我永遠也不能這樣，」

「我也不能這樣，白蒂真是少有，可是，現在她已經知道了。」他帶着堅決的聲音，他走向他底椅子，我也走向我底椅子，關上了門。

第二天德蔭底母親來了，我知道她要和我談話，他底父親是一位白髮和禿的老人，他手創的永新公司，和他的妻子一塊的常走進來，但是她毫不注意我，她是一位可愛的老嫗，但是比她底丈夫看得年青多了。

「德蔭在裏頭嗎？」她站在我底桌前摘下手套來。

「沒有，我想他一會就回來，請到他底辦公室裡坐吧。」

「我坐這兒和你談會話好嗎？」

你請坐，我先發完這幾封信，這些信上午要發出去的。」

「先作你的，實在的我想和你談談。」

我一面發信她一面說。

「德蔭昨天晚上告訴我們你們底事情，我願意多知道一點。」

「他說過白蒂嗎？」我諷刺的。

「她昨天晚上解除婚約了！」

「我真覺得慚愧，羅太太他是那麼好，他能作你的好兒媳。」

「我們也這樣想，」她微笑了。

「妳恨這件事吧，是不是？」

「噢，我們恨這件事，」她慢慢的，「但這並沒有批評，妳的意思，大家全公認他們要結婚了，從小我就知道。他底父親和我的丈夫是老同事，他的母親是我小時的最要好的同學，他們的朋友是我們的朋友，所以白蒂到我們家裡來，一定能很和偕。」

「是，我知道，德蔭很愛他，但是我們——我們，愛是不同的，我們不願意使大家不高興，但是我們應當怎麼辦呢？」

「沒什麼，我想，」她嘆息着說起來，「一個男人常要隨着他底愛人而不顧他底父母，這有什麼辦法呢？妳很愛他，是不是？」

「我很愛他，羅太太，」我誠懇的，「我希望，妳能瞭解我，」

「是，我很想瞭解妳，孩子，」她忽然笑了，「我有點過責德蔭了，妳是很好的孩子。」她拍着我底肩走出去，她使我覺得她大溫和可愛了。

我和德蔭不顧忌一切，總是快樂的，每天晚上在一起玩，看電影或是兜圈子雖然我升任秘書後。每月的薪水加了一倍，我還住在米太太替我我的那間小屋子，大部的薪水全積蓄起來，預備作我底嫁奩費，我們計畫着搬出來立刻結婚，免去在家庭裡一切的煩言，但是我要求他盛大的舉行我們底婚禮。

雖然我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任何人，可是消息如雷般傳遍了整

個公司，大家全對我恭維起來，就是米太太也和我開玩笑。

德蔭底家庭還沒有改變不同意我們婚姻的意思，我想他一定十分失望。有時他很沮喪，我知道他在家裡又遇到許多非難的事，他兩位嫁了當地名人的姊姊，一定不滿意像我這樣的弟婦，我每天在報紙上看見她們底行動，我就聯想到我們結婚後，我底名子也會記載在報紙上了，我如何能知道應當怎樣作，和不應當怎樣作！

一天晚上，這樣的告訴了德蔭，他大笑起來，一面緊抱着，一面說「妳不用顧慮這個。有妳這樣的美麗，就是錯了，別人反倒慕倣起來，親愛的，妳不要急燥，給我一點時間，讓他們考慮考慮，他們不是很頑固的他們見過妳全很喜歡妳的！」

「我希望能這樣，」我喃喃的。

但是我這知道這是不可靠的，我底經驗告訴你，美麗能得到男人底心，但是得不到女人底心。雖然這樣我並不憂愁，因為我嫁的是德蔭，不是嫁給他底家庭，假若他願意，我就不顧慮其餘的人。

一星期後德蔭和我在辦公室裡辦完了公事，他底在上海任經理的哥哥徒然走進來，德蔭立刻走過去和他握手。

「哥，你怎麼來這兒了？我正想去拜見你呢，」他轉身來向着我，「你還記得黛麗？」

「啊！記得。」

我站起來和他底哥哥握手，但是他好像沒看見一樣。

「我記得她很清楚，所以我才到這兒來，白蒂告訴我你要和她結婚，是嗎，德蔭？」

「是，他高興的，「怎麼了？」

「就是這個，你不能和這樣的女人結婚，她的母親是一個懶手，前幾天剛從獄裡出來，她在獄裡住了一夜。」

「真的嗎？黛麗，」德蔭向着我。

「真的，」我諷刺地，「你怎麼知道的？羅經理。」

「我怎麼知道的？」他底哥哥有點發怒了，「你問誰不知道！」我靜靜的坐在椅子裡，拿手蓋起臉來，德蔭溫暖底手撫着我，「不要生氣，親愛的我們不願應別人底話。」

「德蔭，別太糊塗了，」他底哥哥更發怒起來，「你想我們家裡能有個賊嗎？」

我立刻跳起來，全身抖戰着，「我不是賊。」我哭泣了，「我不是，我底母親拿的東西，我一點也不知道，一直到被捕的那天。但是她為我偷竊，並不真是賊，她為我偷竊，因為她愛我——」。我底抖戰使我底聲音不能繼續下去，我轉過身後把臉藏在德蔭底懷裡。

「這回妳再裝腔作勢，不會有一點用，」他底哥哥粗暴的聲音，「我已經為妳開過謊言我雇用妳，因為馬收師傅憐惜妳這年青的孩子，但是妳現在這樣報答我，偷偷跑到這兒來，又施出勾引柯瑞的伎倆，來勾引我底弟弟。」

「哥，够了，」德蔭陰沉的聲音，「你不能對黛麗這樣的說話，她從未勾引我，第一天見她就愛上了她。我不管她母親怎樣，我要和她結婚，對不起，哥，你現在走吧，我和黛麗要安靜一會兒。」

他底哥哥臉上變幻着顏色，但是出去了，德蔭挽我坐沙發上。把手放在我底肩上，「親愛的，告訴我怎麼回事，我們要彼此了解。」他底溫柔的聲音。

我據實告訴他過去的一切，他溫和說了下面的話，「我要更尊敬妳底母親我對妳不滿的就是妳不應當怨恨妳底母親。」

「妳認為她是對的嗎？」

「不，大錯，」他笑了，「要知道有時『愛』會使人作出奇怪的事情來。」

天色已經黑了，他送我回家去，那天晚上我再沒看見他，第二天早晨他告訴我他要參加家庭會議，請我原諒他不能陪伴我。

因爲他底家庭會議，我底心志志着，他底哥哥極力攻擊我，這樣很容易使別人反對我。

奇怪極了，我盡力逃過去過去，起始我底新生命，但是永遠作不到，過去永遠緊緊隨在後面。

以後德蔭對我十分禮貌和親愛，但是他老帶着疲倦和沮喪的樣子，他好像失去了生活的力量，一個多星期後他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和他底家庭激烈的衝突起來，他搬出他底東西，脫離了他底家庭。

我知道他沮喪的原因了，他孤獨了，爲了我脫離了家庭。

但是他愈愛我，他愈孤獨起來，辦公室沒有以前那麼許多的朋友來拜訪，他底姊姊，姊夫，甚至於他底母親也不再來了，有時他底父親爲着公事進來，因爲他還管理公司的事情，但是彼此全是冷靜的面孔，事情完了他底父親立刻就出去了。

那時還是交際最忙的節季，我每天能從社會版裡，看見他底威風們的行動，可是德蔭就陪伴我渡過夜晚，只是看看電影，跳跳舞，或是兜兜圈子。有的人也許能離開朋友，孤獨的消遣時光，但是德蔭不能，他願意同朋友們在一起開着宴會。

因爲我他隔絕了他底朋友，我們是愛人，不是伴侶，我們常常坐在一個沙發上，彼此長時間不交談一句話，我想我自己底事情，他也想他的，有時他就忽然快樂站起來與我出去消遣夜晚，但是我知道他底那種快樂不是自然的。

一天他帶我看一所房子，那是爲我們結婚的，假若我喜歡那房子，他就買下了。一所十分華麗的房子，我們互挽着手臂四面觀看，彼此討論着家具，那間玲瓏的臥房，那間廣大的客廳，啊，真是一處皇宮呀，我是太興奮太快樂了，但是德蔭還是沮喪的樣子。

我們搬進去了，第一天晚上我躺在牀上，我就奇怪要怎樣利用這許多的日子呢？我只能看見我自己，孤獨的在寬大的屋裡，沒有事情作，沒有朋友，甚至公司我也不去了。德蔭回來時，就坐在椅子上，

在寬大，冷靜的飯廳裡，只有我們兩個人默然吃着飯，我還不覺得寂寞，因爲我常是孤獨的，但是德蔭就會感覺無聊了，他也許漸漸恨起我來，留我一個人在這大屋子裡。

第二天報紙上登載着他的姊姊大宴賓客跳舞，共有一百餘人，我想德蔭當然要去了，但是下午他從公司回來時他讓我一同玩去。

「我們兜一個大圈子吧？我們在哪兒餓了，就在哪兒吃晚飯。」

「好吧，隨你的便！」但是我心裡想：「他是要到能多遶遠就多遶遠的地方去。」

我們經過一條街又一條街，街上漸漸安靜起來，最後走到路旁一個小店前面。

「餓了吧？」他問着說，車子慢下來了。

「饑餓的。」

我們走進去，幾個小椅子分佈在空空屋子裡。我餓了，飯對我是美味極了，但是德蔭吃的很少，他還說着笑話，極力表出高興的樣子，我們吃的時間很長，他狂吸着紙烟，飯後我們走出店門，走向冰冷的黑暗裡。

回家的路上經過他姊姊的住宅，往窗裏透出雪亮的燈光，門口兩旁排着長列的汽車，這些吸住我的眼光，但是德蔭只注意着面前的路。

「德蔭，帶我回你家去，不在乎吧？」

「不，假若他們不喜歡你，現在他們也不喜歡我了！」聲音十分的陰沉。

「但是他們覺的他們是對了，不過也許他們是對的，現在起始我疑你同我在一起是否能得到快樂，再過些時你也許會悔恨我們遭因愛而結的婚。」

「不，我永遠不悔恨我們婚姻，你不認爲我能够了解我自己嗎？」

「自然能够，我們再別說這些吧，我就是要知道你是不是真快

樂。」

「我當然是快樂的。」

我要信任他，但是，我底內心知道他錯了，他永遠不能，和我在一起永遠不能快樂。我不是能和他結婚的女人，每天晚上躺在牀上靜思，和我底自私自心奮鬥，要和他結婚的自私自心，它使我覺得處在我底地位的女人，若是放棄他結給我物盾的享受，那真是太愚蠢了。

但是我愛他的心勝於愛我自己的心，我不能讓他作着推殘自己的事情。

經過數星期的時間，我決定了，我一定要脫開他底生活，只有這一個辦法，他也許会很悲傷，但是這悲傷只是一時的，不久，就會回到他底家庭戚友中間，白蒂仍在他的懷抱裡。

我措去幾滴熱淚，打電話給他的母親，向他當天晚上六點鐘是否可以和他談談。

「自然可以，」她說。

「請坐我旁邊，黛麗小姐，德蔭送你來的嗎？」她溫和的。

「不是，羅太太，他不知道我在這兒，我要走了，我想我只能告訴你。」

「走！妳和德蔭吵架了嗎！」

「不是，他不知道我要走。他一定不讓我走，但是他是不快樂的，羅太太，他愛我，但我不能充滿他底整個生活，他因為失去你們而孤獨了，所以我走了他就會復原的。」

我的眼睛奇酸起來，但是我竭力節制着不哭泣，如此德蔭底母親就不會疑心我玩什麼把戲了。

「妳覺得妳走後德蔭能快樂嗎？」

「不，他一定很傷心，不過是暫時的，因此我才來見妳，妳可以發點慈悲嗎？」

「可以，談吧。」

「還按着以前的樣子，白蒂，這樣他就快樂了。」

「好吧。」

「今天星期五，晚上我就走，妳可以明天早晨告訴他。他可以有關天的工夫再請一位新秘書——」

我底聲音抖戰了，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就快來到門口，我拍着她的肩頭，溫和的說。「勇敢的孩子，德蔭這次也許失掉一位最好的伴侶。」

但是我整理行裝時我並不覺勇敢，我提出銀行存的數千元錢。我想回上海看望母親到了一個遙遠的地方，忘去了這些過去。

經過一位辛苦的航行就到了，我坐着街車回到母親住的地方，縱昏暗的燈光裡，看見母親在廚房裡，俯身在洗衣服的木板上，敲了幾下門，聽見遲緩的步驟來開門來，

「媽，黛麗回來了，開門吧。」我大聲喊。

她開了門，從門縫間外窺些，「黛麗回來了；啊！真是黛麗！」

「可不是黛麗嗎！」我吻着她的頭髮？「我先把箱子拿出來，看布呢？」

「我從獄裡出來再後看着她，我想他等的耐煩了，他永遠也不會回來的。」

「好極了，媽，妳好嗎？」

「啊，黛麗你怎麼了？失業了嗎？」

「沒有，讓我歇一會兒，慢慢告訴妳。」

「妳太笨了，黛麗，」我告訴她過去的一切後。她這樣的說：「想不到妳這樣愚蠢，我去給他打一個電報。」

「妳別這樣，假若我這樣作了，我要到遠遠的地方再也不回來看妳」恐嚇着。

「好吧，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愛他勝於愛我自己，我認為我永遠不能有這樣的思想，我太自私的。」

「但是這樣的思想佔據了我，我對他底幸福比我自己底更關心，也許放棄他所給我的享受是太愚笨，但是當我告訴他你為我偷東西的事情，他說，『愛常使人做出奇怪的事來，』……現在我們睡覺吧。太疲倦了，我也許睡不着，我要休息一會兒。」

我錯了，睡得比數個禮拜以來全香甜的多，因為我自己底心平靜了，自然我是極度傷心，但是我底理智得到安息了，我作了我認為對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很早我就起來了，「我今天要離開這地方了，」我告訴母親，我要到沒人知道的地方起我的新生活，妳要是願意妳可以和我一塊去，習布也走了，妳還在這兒作什麼？我找着職業就可養活妳了。」

「我能去嗎？黛麗，」她戰慄着，「妳不恨我嗎？」

「我現在瞭解了，我們全不對，我們正須要一塊改善。」

一年以後了，我和母親住在平靜的古城裡，我有我的職業，租了一所安靜的房子，雇一個女僕洗衣作飯，母親安閒度着日子，看得健康多了。

沒接過德蔭一封信，但是我每天想法要看看香港本地的報紙，雖然我有職業前生活很困難，但是它能給我些力量，我渴望着他，每次在報上看見他的名子，我不禁止興奮起來，一月前看見他訂婚啓事，婚禮是在六月舉行的，那天我自己偷着哭了整個夜晚。

不過，另一面說，那是喜歡的淚，他為我所希望的，回到了失去的生活，白蒂能比我更使他快來，但是我知道他並沒忘去我，我們是互相留下美的記憶，但是我底心理並沒有變態，我仍願意結婚，作一位好的妻子。

一九四一年一月寫於古城

小藍的故事

柯易士

(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sea.....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這支歌自七八

歲的時候就熟悉的唱着，小藍也忘了是誰教給他的，那時候中國話還說不完全呢。白天跟一些小同伴們在園子裏摸着手跡時，便唱着這支好聽的歌。夜裏，他又拿出戲台上的馬鞭子，青龍刀，在胡同口唱京戲。鄰居們都知道，小藍是頑皮透了的的孩子。

小藍永遠沒靜過。總在想法兒在院子底空際，翻個筋斗。在上小學的時候，開始在球場上，田徑場上亂跑，什麼運動都想試試，雖然比他頭大兩倍的球會不容氣的碰到他臉上，他底腿常會在跑道上，沙坑裏摔傷！

他更喜歡畫畫。把小橘子，小石膏人，或外邊晴朗的風景繪在一片紙上——該是多有趣呢！而把自己的爸爸，媽，小朋友都繪在紙上，更是有意思的呢！他開始在圖畫上用起功來，酷熱的天，坐在湖畔上畫荷花，汗簌簌的流下來，冬天，他也會倚着枯死的樹，手冷的打着顫抖而畫雪景的。

今年，小藍都十七歲了，簡直是一晃眼。

中國文藝 小藍底故事

可是他底身子不像以前那麼小壯牛似的了。因為十五歲那年突然生了場大病。是春天，小藍患感冒了，頭是重的，身子是熱的。醫生和母親都不叫他動了，要他靜靜的休息一禮拜，那哪行呢。小藍真不願木頭人似地放在床上一動不動。母親到廚房給他做雞子時，便偷偷地爬下床來，筋斗翻不了，先畫兩張畫……夜裏，於是發燒更利害了；母親和哥哥帶他去海濱過夏天，火車上顛波了六百里路，有點累，到海濱了，那兒有着冷的暮風，又喝了兩碗凉水……於是，小藍又病了。

住醫院！打針！醫生說是腸子病，小藍自己默默地還想不起是自己胡亂吃東西的結果呢！在夏天他會一氣吃十枝多冰棍，常常拿巧克力糖和乾飯一起吃，冰棍凌，麵條也是他發明的……

沒在海濱泡一次，沒在沙灘上翻一個筋斗，沒畫一張畫，小藍懶費地歸家來，他挺奇怪地，奇怪身上底結實的肉沒有了。

於是，他停了一年的學。

現在好了。真是吉人天相，差點壞在海濱上的小藍又能翻筋斗了，也能到野外去畫畫了，而他最高興的是能够又大聲地唱起「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ocean」來。可是，他奇怪他身子總不像小時候那般壯實呢？

也不知哪一天，小藍看見了一位美利堅大兵。呵，高高的身量，寬大的肩膀，尤其叫小藍注意到的——是那凸起的胸脯！夜裏，便做了個夢，夢起自己也有着凸起的胸脯，那麼揚揚的走路……

夏末，學校都開學了。小藍幸運地考上一個有名的學堂，那裏有着幽靜的校園，密簇的林子，廣大運動場，美利堅式樓舍……小藍心裏開滿了快樂的花，而在網球場旁邊有架雙槓！

寬大的肩，凸起的胸脯，不都是玩雙槓的成績麼？於是，小藍底夢快成爲事實了

早晨

許多孩子在運動場那兒跑，許多孩子在作柔軟體操，許多孩子在向着朝陽深呼吸……

網球場旁邊，起來鼓掌聲。可是，不幸哪！——突然鼓掌聲，歡笑聲變成一片驚訝。

猛古丁地——小藍摔在地下，由槓上！

大夥趕緊把小藍扶起來。

「走吧，還不大緊。」和小藍最相好的庭子和琳便揆着他慢慢地踏了兩圈，圍着這不吉祥的槓子。

小藍迷迷登登地，帶着自己還是在雙槓上拿大頂。多笨呢！——兩隻腿直直地望天空中伸着，祇是兩隻有力的臂，便做出這難人的技巧呢；同學們都在鼓掌……可是，一點不含忽地，等小藍底腿出天上倒下來時，路臂也不忽地一酸，便把自己扔在地上。

地上沒有軟沙子，沒有草，挺乾挺硬。

「沒關係……不要緊哪！——小藍掙開眼，先看了看自己覺着寶貴的手錶一點也沒壞，腕上擦傷了點皮膚，嘴角上有一點血漬；祇是腰有些疼。

「噫！吃早飯的鐘響了。庭子和琳都要揆着小藍去吃飯。小藍却一攔手！

「不用，沒關係，」還想鼓着胸脯走。可是——腰疼，自家兒心

中知道！

當把饅頭大口大口地往嘴裏塞時，小藍一面：

「死東西——不吉祥的雙槓！永遠永遠不再接近它！」

上課了。頭一堂是國文。老師來了；小藍非常喜歡上國文堂，因爲這位老師是位京戲愛好者，時常說出小藍熟悉的戲詞來，叫小藍想起許多頑皮的童年回憶！

出了題目叫作文。這時候，不知那個魔鬼作祟；小藍底腰特別疼起來，帶着身子在發顫。不行，實在支持不住了，臉都白啦，手握住筆在紙上打顫……

匆匆地把文章收了尾，交了。跟老師說什麼呢？祇寫了三行半！一跛一跛地，灣着腰，來到診療室。

小藍垂頭喪氣地出來。校醫叫他去休息几天；在小藍，靜臥一日比輸一年還長哩！

同學們知道小藍告了假，都來瞧他。

「誰讓你心不在焉，玩雙槓的時候，還想着和小青姑娘去划船呢！」庭子笑着說。

大夥都笑了：

「喂，小藍！你講給我們和小青姑娘的故事，上帝會叫你少疼兩天的。」

「小青！有什麼可講的？我喜歡畫畫，她喜歡要我的畫擺在床頭，我要唱戲她就高興地聽戲……她比你們都俊，眼睛比你們的大，嘴比你們的小，呵，對呀，她也會唱：「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sea……」到一塊我們就唱那支歌！」

「多不吉祥！小青不就是你的 Bennie 麼。到一塊就唱 My Bennie lives over the ocean……早晚把她唱到太平洋西邊，倆人見不了面就行啦！」胖庭嘻嘻地說着，眼睛笑地擠成一道縫。

小藍在床上也笑了。突然想起方才校醫囑咐他要弄個暖水膠皮袋
撫撫腰的話：

「呵，庭子，下午放了學到我拿個膠皮袋去，校醫叫用的，我
家好像有一個。」

「好吧，下課請假出校，」庭子答應着。庭子和小藍住同屋，像
哥哥弟弟似地。

宿舍安靜起來。大夥都去上課了。小藍自己躺在屋裏默默的望着
白屋頂，腰疼。

小藍伸長了臂，在桌上把那堆音樂書拿下來。
低聲地哼唧會吧，好忘下腰疼。一首一首地，哼唧了半天，眼看

五條絃看的有些兒刺疼了，小藍闔上眼。
門一開，夫役進來，拿着一封信：

「怎底信，」遞給小藍
拆開。

「你看咱們打網球的像片洗來了，多好看！那燦爛的太陽，在我
們臉上那麼愉快地笑呢！我真喜歡這張像片，看咱們那頭皮樣兒，多
好笑！」

星期六下午早點來，一塊打球去。爸星期還叫你去公園畫畫給他
哩！

多美呢，又快到星期六了。

——青——

小藍又把信中夾着的像片，拿出來一看；呀！真好！看着自己那
麼漂亮呢，美麗的小青不就在自己身旁甜甜地掙着笑迷迷的眼麼！小
藍樂地一拍手，一滾，猛地爬起來——

可是，「呀，腰疼！」又着實地疼了一下。

氣忿地，祇好輕輕地躺下，手中捏着的信，無力地掉在床下。不
是麼，星期六快來了，可是怕打不了網球了，……

「早晨還不如唱唱歌哩，真倒霉，唉，——」小藍嘆息了。這嘆
息是那麼生疏地由他嘴裏溜出來，把影地散在屋中每個角裏，因為這
是十七年來第一次的嘆息！

宿舍又騷張起來。庭子進來了。臉上掛着氣！

「小藍，全監不準假！」

「爲啥？」

「他說住校生不是禮拜六禮拜的不許請假！」

「去他的，我這腰疼還不許請假！」

我跟他吵了半天，他說病不大緊，明兒就好了，假如請假就得損

壞上自習，學校爲功課而立，故萬不可就慢功課！」

「去他的！功課！功課！我找他去，我多偷一天不就是多損壞一

天功課？那麼爲什麼不叫去取口袋！」小藍想起那光照舍監大嗓子說

同學那惡樣子，氣地叫起來！

庭子坐在床邊，溫存地握着小藍底手；

「別着急，甭理他得啦，我到飯廳給你買點點心吃，今天休息一

天，明天再不好，就到美國醫院看看去，美國醫院當然給你一治就好

了呵……」

小藍漸漸地忘下那光頭舍監，欣慰地微笑了。

夜裏，小藍怪淒涼地默默地祈禱。

腰疼使他不能立即睡去，他想着早晨由雙槓上掉下來的一剎那，

想起方才小青來的信，想着舍監的無理，還是腰疼要緊，還是就快一

小時自習要緊？……直到腦子實在太累了，小藍才迷迷糊糊地

入了夢。

今天，月亮也被烏雲遮住了光輝，星星像一棵棵的淚花在噙着小
藍底不幸，因爲今天第一次地嘆息了。

三

姐姐突然由二百里外的家裏來了。

小藍又高興，又難過，假如自己不掉這一次該是能飛快地跑下樓去見姐姐！可是半年不見姐姐了，仍是心裏喜悅地，庭子扶着他，慢慢地下了樓。

姐姐知道他擰着了時，有了砰砰跳着的心。

「明天上醫院檢查去吧，就沒有你這麼皮的孩子！」

小藍由姐姐手裏接過錢來時，心裏一陣酸辛。

「姐姐，你看，就是那架雙槓，那不吉祥的死東西，我永遠永遠不接近它！」指着網球場那，小藍咬着嘴唇。

薄暮時，姐姐走了。姐姐帶來的一個皮箱子是給小藍的。庭子提着皮包，一面撿着跛子似的小藍回到房。

「呵，小藍，儘是好東西呢，看，睡衣，洗澡也可以穿着不冷了，大援水瓶，大毛巾……」一胖庭又把眼笑成一道狹紋。

小藍瞪着眼眯着庭子拾道那隻新皮箱，看着那金色的暖水瓶放在棹上，潔白的毛睡衣放在床上……

小藍想笑，笑不出來，結果……

「我對任何人說，我對上帝說：死東西——不吉祥的雙槓我準永遠永遠永遠不再接近它！」

晚上自習了。

宿舍底燈熄了。小藍躺在黑屋子裏。可是外面有着很好的下絃月，月光從窗子落下來。整所的宿樓沒有一絲動靜。小藍沒想到可怕的安謐，却在心裏織着悵鬱的網子。

姐姐來了，姐姐就是自己底小母親呢，從小把自己哄大的，他希望有一個結實的小弟弟在他旁邊歡天喜地地笑，可是今天却叫他不安地走了……每次和小青分手時，小青總是那麼親切地說：「小藍哥，下星期早點來吧，咱們總玩不夠呢！」明天就是禮拜六了，可是還得囚人似地孤獨地躺着……小藍掙開眼，看見牆上掛着的網球拍子和

闊淡的拍子影子，一斜頭却又看見閃爍在月光朦朧下好些日子不會動的琴盒子，和畫箱子，畫架子……沒有一件東西不使小藍眼睛開始濕潤。腰在疼。

又想起早晨。陽光洒滿了房子，由夢裏醒來已是上晨操的時候了。遙遠地從大操場那，雄壯的校歌，蕩過來。都穿着整齊的制服，在清爽的風中興奮地唱，祇有自己……終於小藍再忍不住辛酸，淚珠兒擠出眼眶，掛到兒根，重重地垂到枕上……

「不吉祥的雙槓！一輩子不再玩它……」

四

十天以後。

天上，晴澈的藍色展開的。太陽光燦爛地泛濫着。

一個孩子，高興地脫了上衣，在網球場旁雙槓上，興奮的擺着，練着！

「雙槓，真是好東西！啊，那寬大的肩，那魁偉的凸大的胸脯……」那麼得意地。

他是誰呢？當他大聲地唱起「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sea」同學們都知道那分明是小藍！

小藍好了，小藍早忘了自己從槓子上掉下來，早忘下自己那麼堅決地說：「永遠永遠不接近它！」忘了自己嘆息和眼淚！小藍是頑皮滲透了的！

愉快地，在媚膩的朝光描出雙槓子影子的地上，翻了個筋斗。接着，一竄

便躍上了雙槓，猛烈地用兩隻臂使身子飛擺着，使腿伸到天上，又輕捷地擺下來。隨着爽快的風，一面玩着槓子一面張着嘴唱出來的歌，飄蕩在每個人的耳邊：「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Lives over the sea Be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菊 隱

柯 亞 藩

菊隱的父親拍發了兩次電報之後，才接到他親家的覆電，這覆電由菊隱的表兄暢卿幫忙譯出來的，原文是：「遼陽來京」。菊隱的父親看見這個回電，喜得眼笑眉開，一口氣多抽了三四根大前門：菊隱的母親在旁邊也笑起來了，說：「新人向來說，用飛機去接她，也不到北京來，現在如何又肯來了」。接着又說：「女兒終久是要到人家去的，當然不能久留在家中」。菊隱仍在看着他的小說，好像沒有什麼感覺。菊隱的母親，是一個最會體貼兒子心事的母親，她說：「你在那裡愁她怎樣出得來？」

怎樣出來的這個問題，在第三天的一封雙掛號信裡說明了，是由本村的一個做買賣的送他父女來，另外還有菊隱的表嫂。菊隱的父親接到這一封信之後，連忙的命菊隱和暢卿出去租房子。租房子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菊隱和暢卿到東城，西城，南城，北城找了好幾天，房東太太或少奶奶在窗戶內說給菊隱和暢卿聽到的，總是：

「有家眷沒有？」 「有才找房子。」

「有舖保沒有？」 「有股實舖保。」

「有孩子沒有？」 「將來總是有的。」

對於將來這兩個字，房東方面也算是默認了，而且聽了暢卿表兄弟的話，不免笑了起來。

在這個不容易找房子的時間，過了三四天，菊隱和暢卿租到了一個房間，菊隱因為是新婚，暢卿不得不把這一個房間讓給他，自己在另一個朋友處找一間像豬窩的地方。菊隱的房間，也就小得可觀，一張新鐵床搬進去的時候，很費了一些手脚，但是除了新鐵床所占地方之外，只有兩個空閒的處所，一個是可以開門的，還有一個僅放得下一張茶几和一把椅子，想放一張桌子或一個梳粧台，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把這樣一間小屋子當作洞房，在暢卿看來，對新婚的妻子，是應該抱歉的：可是菊隱好像不以爲然。

菊隱的母親，是舊式的腦筋，即使在北京這個都會的地方，也要履行鄉間的習俗：認爲菊隱在結婚的前兩天晚上，必須有一個人陪菊隱睡在那張新床上，稱爲壓床，那個人本來是要重男子才能勝任，無如重男子，在北京熟人中，不容易找得到，於是乎又輪到暢卿頭上來。這在暢卿當然是一件情不可却的事情，在這個小屋子裡的兩個晚上，用心與菊隱周旋，希望菊隱對結婚發生了相當的興趣。

菊隱時常對暢卿說：他並不是不願意結婚，而是不願意跟一個由父母作主的鄉下無知識的女子來結婚，這樣的話，在暢卿聽來，認爲是有相當的理由，對於菊隱，也是十二分表同情的。

「不願意，爲什麼要結婚？」暢卿問：

「你是知道的，我怕我那家庭專制的父親。」

「那末，你甘心把你一生的幸福犧牲在怕裡邊麼？」

「我是把自己的幸福在碰着自己的額角！」

「現代的婚姻是自由的，我不是教你提出抗議麼？」

「是的，我的意志異常的脆弱，我想……我又怕……。」

照這樣說起來，你就服服貼貼的結婚，不要三心二意，讓父母操心吊且，並且我告訴你，在現代這個潮流下，也沒有甚麼好的結婚方式，即或有，亦不過在排場上顯得漂亮一點，次序上顯得文明一點而已。究其實際，結婚以前沒有戀愛，那不是十分要緊的，因為結婚前固然戀愛，到了結婚後，未必繼續的戀愛下去，如果要結婚，依我看來，結婚後的戀愛，與一生的幸福上，是很有關係的。至若戀愛，是雙方的，不是片面的，戀愛的開始，繼續和終了，都是雙方造成的，那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在我這一輩子，實在沒有找到一個理想的對象，所以從前每次戀愛的時期，最多不過三年兩載的，少則三兩個月的，甚至有十天半月的，結果總是失望。

你說的這一些話，我並不十分懂得，但是我的意思可以告訴你，我對於你的話，是不能全部接受的，我仍舊主張結婚，戀愛和幸福，我期望是不會失望的；我向來沒有奢望，在無事時總是想着，將要成爲我的妻子那個鄉下女人，在容貌上或者令人可愛，在學識上或者是可造之材。

關於這樣的種種，我相信是不會失望的，因為鄉下的女子至少比都市的女子本色得多，決不會像北京城的女子，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就要用許多東西來掩飾她們的蒼白憔悴面目；至於學識，祇要你有一種耐煩的心思去指導她。

那就先看這第一個條件怎樣。

在暢卿說到舌敝唇焦的時候，他看見菊隱在聚精會神的睡着；到了第二天，菊隱用二十幾塊錢，買一副眼鏡和一個手錶，在父親前面

，說是暢卿送的，他這樣說了，令暢卿懊悔事先何不把這兩件東西買來送給他，在已經說了之後，再想把買眼鏡和手錶的錢送給他，覺得也是一件不大得體的事。

在這一半天的當中，菊隱是與高彩烈，不像前幾天那個沒精打彩的樣子，他心目中，在等待着結婚的日子到來和人的到來了。然而在暢卿看來，總覺得這兩個晚上，自己在那個小房子裡對菊隱所說的話，將來是要生一點效的。

第三天就是結婚的日子了，這日子可是沒有依照算命先生的決定，揀選黃道吉日，而是湊合一個出借禮堂的青年會的空間日子，菊隱的父親，對於這種事情，到也是馬馬虎虎的。在新人經過石太及京漢鐵路的時候，據菊隱的表嫂說很吃了一些苦，車上的乘客擠擁不堪，因為那時候鄉間都有一點不安靖的風聲，車中的空氣，是非常壞的，使新人坐在一個座位上，連動也不能動，於是乎一連唱了兩天，到後來稍爲唱出一點血來，但是新人對她的父親，沒有一點怨言。到了北京，住在前門外打磨廠一家小旅館，休息了三天，她也就欣然舉行婚禮了。

菊隱因爲不願意的關係，眉上總有一點皺，於於婚禮中一切一切的麻煩，好像感到很吃力的樣子，尤其是最後的攝影的問題，叫他和新人共同照一個像，菊隱低着頭不言不語，可是臉色漸漸變青，照像館的夥計和菊隱的父親在命令着，並由好事的來賓指揮新人持花的手，放在菊隱的肩上，兩站旁着禮禮的來賓，男的和女的，他們的笑着拍掌聲，好像歡樂的點綴；只有暢卿一個人在旁邊覺得這些可笑，這些拍掌是殘酷的，暢卿在着急菊隱會昏迷過去了。幸而這一個最要緊的問題，到底也就平平安安的解決了。

來賓中有兩三個青年和暢卿在一塊兒說笑，並品評那些女客，女客到的人數不多，有三分之二，都是菊隱和暢卿一向不會看見過的，那是菊隱父親的朋友的姨太太或小姐，因爲不會看見過的，並不十分驚人，除了有一個，他是暢卿的親戚，不知是她的蒼白還是他的憂鬱

，在被年輕的男子稱羨看，暢卿請菊隱加入評論，菊隱也連連點頭，然而在暢卿看來，還是一個臉上有幾點白麻子的一個三十二歲的老處女，比較得有豐姿，對於這種古怪的看法，自然是沒有第二個人表同情的。至若關於新人的容貌，始終沒有一個人提及。

迨至客人都散了，暢卿同他的妻子在這天晚上，回到那個差不多像豬圈的地方，才對他的妻子，說出了這樣的話。「在我看來，今天所看到的女人，最不好看的就是由你陪伴出來的這位新弟媳。」

「她的臉孔有一點歪，下巴呢——」

「像西遊記上的豬八戒一樣。」

「我在火車上發現她的頭髮，有三分之一是白的，儘管她的兩頰紅得要發紫。」

「可怕的是發現。」

「不知菊隱弟會不會歡喜她！」

「看明天的情形如何。」

新婚的第二天，菊隱在門口對他們說：「完了！」

暢卿拍拍菊隱的肩膀，想說，又說不出話來。可是房子裡面，菊隱的父親和母親，還是喜氣洋洋的，連身上穿的體面衣服都沒有換去。

過了一個星期以後，當暢卿又到菊隱家中去串門的時候，照相館的徒弟送來幾張結婚的照片，菊隱的母親叫掛一張在新房裡，菊隱說「不要掛！」這是菊隱的母親第一次從兒子那里聽到出於意料之外的一句話，菊隱的父親，恰巧不在跟前，她就用第二個手指指着菊隱說：「你父親若是聽見這話，就要罵你了！爲什麼不要掛，你說？」

「不喜歡父親給我娶的妻子！」

菊隱的母親坐在床沿上不動聲色的說：

「爲什麼？你說！」

「你說很好？反正是爲你娶的，也就是你的人。」

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暢卿在旁邊不得不說菊隱是不對的，菊隱遂沉在沙發椅子上看玉梨魂小說。這時候，新人也到菊隱母親的房間裡來了，歡歡喜喜的看那幾張照片，就把一張掛了起來，並且說把另外的一張，請他父親的帶回家去給她母親看看。這種不堪入耳之言，菊隱聽了，當時就把暢卿拉了出來到一家只有三張方桌子的小酒店裡邊，默默地喝了一點酒及至出了酒店之後，又在途中聽見暢卿的親戚，她和她的丈夫，特地來請菊隱的父親和妻子吃一頓飯。

在請客的人，固然是有一種很好的意思，可是那一頓飯，在菊隱的妻子看來，後來成了一個慘痛懷歷史意義了。因爲當那一頓飯正在吃着的時候，旁邊的一張桌子坐的，有一個鄉間的女人，在對她的同伴說，菊隱的妻子，是一個山右的人……據菊隱的妻子說：菊隱自從這一天回到家裡的晚上起，對她的態度，就開始改變了。但是暢卿在旁邊看到的，不過是前幾天，菊隱曾經買過一部女四書或一部千字文，每天要他的妻子讀三十句書，寫一張字；以後，就毫不認真了，菊隱的妻子一天到晚，也只給菊隱和菊隱的父親送一點早上的點心並兩頓飯的小菜，在吃過夜飯剛要睡覺的時候，她又親自動手把一個洗腳的水盆送到菊隱跟前，新媳婦的這種感動，不但翁姑是滿足的，甚至連暢卿也是滿足的，令暢卿想看看自己的妻子從來對於他的一些事情，沒有像菊隱的妻子對菊隱的當心。不過她的那些感動，菊隱總是不滿意的。菊隱時常對暢卿說：他對於他的妻子，在早晨小心送來的點心，吃得毫無意味，甚至一碗由她遞給他的飯，即便是特別用意從飯鍋的中心盛起來最香軟的一碗，更是吃得不起勁兒。其他如每天夜晚一盆洗腳的水。也好像是一種麻煩，討厭的事情。在暢卿這一方面看到，從來沒有聽到菊隱對他妻子問過一兩句話，或者談過一兩次天，就令拿洗腳水時，問一盞水太冷了還是太熱了，也得不到菊隱兩個以上的回答。菊隱每天由外面回來，走進自己的家裡，一看見她，立刻就莊重起來，現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手中只是拿一本玉梨

魂，所以菊隱的表嫂說菊隱的面孔像窗簾，一會兒捲起，一會兒放下；菊隱當時回答的話是很好聽的；

「窗簾爲什麼要放下？因爲不是一朵好看的牡丹。」

菊隱的心目中，覺得是怎樣的一朵牡丹和有沒有這樣的一朵牡丹，卽令是平時往來最密切的暢卿也並不十分清楚，不過在暢卿看來，菊隱或者是有他的幻想的，他那一種幻想，也許是在他結婚的那一天就開始了，他在自己的婚禮舉行的時候，把應該加在新婚妻子身上的愛，誤加到一個女嬸和成某一個女來賓身上去，那樣的事情，也並不是怎樣意外的至少，暢卿已經看出了一半，菊隱向來的一種希望，在那一天完全失去了，他對於他的新婚妻子，又沒有改造的希望。因爲希望失去了，種種的幻想相繼擴展起來，竟變成一個心理上和行動上的虐待狂者，他所虐待的對象，不是他心愛的女人，而是他心中十二分憎恨的女人。

結婚後沒有好久的時候，菊隱對於他的妻子，憎恨已達極點，無論是白天或夜晚，他絕對不願意和她在一起，若是要他同他妻子一同到外面去，他覺得是最受痛苦的一件事，有時候因爲應付環境的關係，他同他母親和她及暢卿夫婦外出，他一個人連忙走在前面去，把他母親和她都丟在後面，令暢卿不得不照料兩三個女人，若是一回到電影院看電影，他一定獨自去找一個離得很遠的位子坐上，電影看完了他一個人單獨的僱車子跑回來。而在夜晚，他對他的表嫂說了這樣的話！

「走到自己的臥室裡邊，好像進了監牢裡邊一樣，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到了看書看得疲倦的時候，我面總是向外睡，半夜裡醒來，感到側身躺得不舒服，轉過身向裡邊，看見她的面向我，有時她也醒着，看看我，我就覺得萬分討厭，氣得我說話也說不出來。」

菊隱的表嫂將菊隱這一段話告訴暢卿，菊隱的神經受了刺激，好像有些錯亂的樣子。菊隱的憎恨，他的妻子當然也是感覺得到的。她雖說背着人流淚，也哭過，然而對於菊隱的母親，對於菊隱的表嫂，沒有說出半句怨言來，對於菊隱的感動，也是照從前一樣的，她希望她的這一種誠心，總有一天會把的菊隱心轉過來，所以對於一切的冷淡，忍耐，折磨，都是忍受着。過了幾個月之後，菊隱不但沒有一點回心轉意，並且有一天在箱子裡邊拿出一條在師範學校時候用的棉被

來，叫他鋪在她的床上，晚上好各睡各的被子了，她不敢問爲什麼，到菊隱的表嫂問他的時候，菊隱說：「和她一起睡，我是十分厭惡的！」

她在感到這種痛苦的時間，幸而知道菊隱的哥哥，原先也是不歡喜他的妻子，及至有了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之後，就比較從前歡喜一點，她也想一年半載有個孩子，或者可以轉變菊隱的心，她一個人時常到鄰居中醫李大夫家裡串門，請他診治，也用那個醫生的方子，吃過好幾劑藥，又過一些日子，家中的老媽子或者鄰居的李大媽，張二嫂都用有喜了這樣話來取笑她的時候，她不得不微微笑了出來。最後一個人却又不得不流一點眼淚。菊隱在這個時期現出一種很鄭重的態度，冷酷的對他表嫂說：「你們相信麼？我一向來睡也不睡他一下，怎會有孕啊？」

菊隱不是有時候或無意中，也碰她一下，這樣的一個問題他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據旁邊的人觀測，白天裡他們既然是仇視的，夜間的親近，當然是不可能的。菊隱的父親，有時候命菊隱寫一封信與菊隱妻子的父親，菊隱對這個命令，雖說不願意服從，也不敢公然提出反對，不過多半年是用他父親的名義寫去的，有一天，因爲也是這樣的規避，却使他的父親動了氣，就問菊隱：

「爲什麼用我的名字，不用你自己的名字？」

「因爲不歡喜他的女兒，所以不願意稱呼他是岳父！」菊隱對他的父親是這樣說：

「我看你將來有一天連父親都不願意稱呼的！」菊隱的父親聽到這兩句話，氣得掉落了手中的一枝大前門，過了好幾十分鐘，漫漫的才說出話來：

菊隱聽了這一頓教訓，毫不在乎，一個人又出去了，有一天，他在前門外一家鐵床公，司買了一張小鐵床。當小鐵床送到家中的時候，菊隱的妻子用了許多氣力和眼淚，才將它安頓在新近遷移的屋子裡邊，到了晚上，菊隱回家了，他對她說：「給我找一條熱的棉被來。」

今天因爲替你搬那張鐵床，身子疲倦了，明天再幫你找：今晚，你就再在這個床睡一晚吧！菊隱的妻子，用懇求的態度對菊隱說：於是最後的一晚，菊隱仍就在他的妻子那個床上躺了下去。

兄弟

高斯華綏作
何漫譯

『因此落後的向前，在前的落後了。』——聖經

第一章

傍晚六點鐘時候，昏暗的室中孤單的煤油燈在綠罩下把光點投在土耳其地毯上，投在從書架拿下的書面和本打開着的書頁上，投在一隻深藍和金黃顏色咖啡桌上，這是放在一張有東方式花邊的小舊檯上面的。極暗的冬夜，拉搖着窗簾，一排排革製脊面的書卷，橡木雕花的板壁和天花板。他坐着的那爐火前光亮地方也有這麼大，像是沙漠中的綠洲。但這正是甚慈，達倫特所喜歡的，在他一日的工作後——清晨對「案件」的苦思，白日在法庭上的煩惱和緊張，這晚餐前的兩小時才是他的休息，有書，咖啡，烟斗，間或打一小時。他穿的紅色土耳其式拖鞋和舊的褐色天鵝絨外衣，非常適合於那光與影的配合。一個畫家是會食切的領略到他那張分明淡黃的臉，黑色眉毛彎曲在眼上——很難說是淡灰或棕色，和仍然豐富的深灰色頭髮，雖然白天工作時戴着假髮，他那樣坐着時很少想到他的工作，以習常的安逸將對於千頭萬緒等待解晰的論據的長久注意力丟掉——通常，對於他清晰的智力，工作是深有興趣的；他的智力幾乎訓練得本能的排去一切除了那重要的，能夠從要他來細察的無數混亂的手續上人情上細微處選出法律上的要點，然而有時也極煩厭，譬如今天，他懷疑他當事人的證據是偽造，他差不多要相信他必須丟掉他的摘要，他開頭就不喜

歡那衰弱白臉的傢伙，和他神經質狡猾的問答，神氣十足注視人的眼——在今日太普通的一種所謂寬恕和軟弱的人道主義型。這太不好了。

他拿下來的三本書，一本是服爾泰爾（Voltaire）——不管它一切有害的嘲諷，是法國人所有的最奇異的魔力——一本柏敦（Burton）的遊記，一本斯蒂文生的「新天方夜譚」，他排在最後。這晚，他覺得需要一些東西來靜鎮，希望從任何種思想中休息下來。法庭中會擁擠而窒息；他回家時，空氣柔和，吹自西南方，有將來到的濕意，其中並沒有蒸氣，他蘇醒，疲乏，甚至易感，又一次覺得他屋中的孤獨似乎奇異而不舒服。

捨下燈，他轉臉向火。在去特拉遜家討厭的晚餐之前，他或能睡一忽，他希望這正是假期，梅賽能從校中回來，多年的鏟居，他已失去有個女人在旁的習慣，而今晚他切望能和他女兒在一起，她是那麼靈活，有明亮的黑眼睛，有些男人永遠需要一個女人是多奇怪！他的弟弟勞倫斯——完全浪費於婦人，萎頓了意志力！一個在事情邊緣上的人，捱一天吃一天，把天賦才能都遺失了。人會想，蘇格蘭門第可以拯救他，然而一個蘇格蘭人若開始墜落下去，誰能比他更快呢？他們母親的血在兩個兒子身上結果如此不同真够奇怪了。他自己總覺得他是有了一切成功的。

他的思想離開了攪害它的法律觀念的某種事件的切點，他對於通常無所不知的假定並沒有動搖，但無疑他明白他曾給了正當勸告。不錯，一個人如果沒有那種堅決和既便錯誤也非堅持不可的力量，絕不能在法庭立脚，也不能做任何事。他年歲越大越清楚在一切人生事件上有力和決定的動作是初步的需要。一句話，一擊——第一是一擊！疑慮，猶疑，動感情——暮年時代的小孩子哭叫——在他漂亮的臉孔中藏着一種幾乎是惡意的笑——火光的惡做劇是如此之多，在全然睡意中它又凋謝。他睡着了……

突然間他醒來，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暗處，沒有回轉頭，他問：「什麼？」有一種聲音好像在湍氣，他捻亮了燈。

「誰在那兒？」

門外的聲音：

「是我——勞瑞。」

也許由於那聲調中所含著的什麼，也許由於他突然從睡夢中醒來，令他戰慄了一下，他說：

「我剛睡着了，進來。」

可注意的他不曾立起，甚至沒有回頭，他知道是誰，他半闔的眼注視在火光上，等着他弟弟走過來，勞倫斯的拜訪並非是一件純粹的祝福，他可以聽到他的呼吸，覺到他的威士忌酒氣，爲什麼這傢伙連來這裡時也不節制一點呢，那樣的孩氣，缺乏比較和知禮的感覺。他尖利的說道：

「唔，勞瑞，怎麼了？」

總是有些事情的，他奇異那種信任感的力量，使他仍能容忍打擾，負起他這個弟弟的請求；難道是血統的感覺，忠於親友的那種高原人（註）的情感，一種古老的天性，判斷和一半本能告訴他這是弱點，却無論如何使他和這倒楣的傢伙連在一起？他是醉了才一直潛伏在門邊？他較和緩的說：

「爲什麼不來這，坐下？」

他走過來，避着光，沿牆立在燈光射達窗外，從腳腿到腰部最精的，只有臉參雜在陰影裡，像一個黑鬼的臉。

「你病了麼？」

仍然沒有回答，只搖了搖頭，把一隻手從光亮中拾到亂髮下鬼臉的額上，威士忌酒氣更強烈了。基慈想道：

「他實在醉了。讓新來的看門人看趣事，只要他行爲！」

靠牆立着的影子喚了口氣——那樣深沉的從一顆負擔過重的心中發出，使基慈帶着還不能了然於這神秘的沉默原因的某種驚愕而感到了，他立起來，背着火，以一種無寧說是驚奔地忽受不住而非預備過的說：

「怎麼了，你？難道你謀害了人站在，那兒呆得像條魚？」

一秒鐘過去，全無回答，甚至沒有呼吸，然後有一種低微的聲音：

「正是。」

不真實的感覺，它在災禍的瞬間大有助於人，令基慈有力地說道：

「天啊，你醉了！」

但立刻變成可怕的了然。

「你是什麼意思？過來，讓我可以看清你，怎回事。勞瑞？」

突然搖搖晃晃地他離開陰影遮蔽，陷在光圈內一把椅子裡。又是一聲長而碎心的嘆息。

「基慈，那和我沒有關係，真的。」

基慈迅速走向前，看着他弟弟的臉，立刻看出那是真的。沒有人能裝出那種眼神——可怕的昏亂，好像它們再也不能和他們所屬，臉面溶合了，看到它們使人心裂——只有真實的不幸才能變成那樣子，的是那種突然的憐憫變爲憤怒的慌亂。

「看上帝的面，這些胡說是什麼意思？」

但要緊的須放低聲音，又走到門邊看是否闔着，勞倫斯把椅拉向

前，擠在火前面，瘦瘦的身形，疲憊，額骨很高的臉上兩隻藍色深陷的眼，捲曲的頭髮蓬亂着，一張仍然相當美的面孔。基慈把一隻手放在那斜倚的肩上說：

「勞瑞，說罷，自在些，不要說得過分。」

「我告訴你，是真的，我殺了一個人。」

這暴發之吵人的猛烈像一個噴射器，這傢伙要幹嗎——說出這樣的話！但勞倫斯忽然抬起手，絞着，那姿式如是苦痛，使基慈從臉上起一陣痙攣。

「爲什麼你到這來？」他說，「告訴我這事？」

有一會兒勞瑞的臉真是奇異，那麼奇怪發光在臉上閃過！

「我還能向誰說呢？我來想知道我將怎樣做，基慈，自首呢，還是別的？」

在這突然的開端中，實際的基慈覺到心中一陣痙攣。就真是這樣麼？但他極鎮靜地說：

「先告訴我，怎麼發生的，這件事？」

這問題把黑暗可怖幻想的噩夢運到真實上。

「什麼時候發生的？」

「昨夜。」

勞瑞的臉上有（這是常有的）一些孩氣的誠實。他決不會在法庭上取一點微祥，於是基慈說：

「怎麼？在哪兒？你最好從頭告訴我。喝了這咖啡，它會讓你頭腦清醒。」

勞倫斯端起藍色的杯子，喝乾了。

「是的，」他說「就這樣，基慈。有個女子我認識到現在有幾個月了——」

女人！基慈從齒間說：「唔？」

「她父親是波蘭人，死在那兒時她是十六歲，只剩下她一人，和

他們一塊住的一個美國人混血兒叫魏倫的婆了她，或者說打算娶——她長得很美，基慈，——他留給她一個六個月的嬰兒和肚裏的另外一個走了，隨後肚裏的那個死了，他也幾幾乎，她挨了餓直到有人要了她。她和那人同居了兩年；那個魏倫回來了，又使她回到他那裏，這畜生常無原無故的打得她遍身是傷，後來他又棄了她，當我碰見她時她又死了孩子，只要有人要她她就會跟去。」

他忽然抬起頭看基慈的臉。

「我敢說，我從沒碰見過比她溫和更誠實的婦人了。婦人，她現在才二十歲！昨晚我到她那去，那畜生——那魏倫——又找着了，她，他走向我，威嚇吓唬……你看！——他指額上一塊黑印——我用手指着他的鬚子，而當我放開他……」

「喔？」

「死了。我先還不知道直到後來她俯身在他身上。」

他又做那姿式——絞他的手。

基慈乾澀的聲音說：

「你後來怎麼辦的？」

「我們在一——在他旁坐了好久。後來我把他拖着走到街上，轉了一個圈到一拱門下。」

「有多遠？」

「大約五十碼」

「什麼人——有什麼人看見麼？」

「沒有。」

「什麼時候。」

「三點。」

「後來？」

「又回到她那。」

「爲什麼——看天上的面！」

「她孤單，害怕，我也是，基慈！」

「這地方在哪兒？」

「索候，柏若街四十二號。」

「那拱門呢？」

「在手套路拐角。」

「要命！我在報上見到了！」

從玻璃櫃上把報拿下來，基慈重讀那段：「索候，手套路拐角拱門下今晨發現一男子屍體，自該屍體頸部觀之似經兇惡毆鬥，且顯被劫掠，至該屍體究須何人現尙未發見云云。」

這是真實可靠的了！謀害！他自己的弟弟！他轉過臉去，說：「你看見這報紙，你便幻想了，明白麼——你幻想了。」

深思的問答：「但願是幻想，基慈——但願是幻想」

輪到他，基慈也幾乎要絞他兩手。

「你從那——屍體拿什麼東西了麼？」

「這是在我們毆鬥時從他身上掉下來的。」

是一個空信封封面上蓋有南美國家的郵戳，寫着：「倫敦伐瑞爾街席夢旅館，柏垂克，魏倫先生收」基慈心中又是一陣痙攣，說：

「把它放在火裡。」

然後忽然他屈身去抽它出來，由那命令——他自己與這——這事有關了，但他不會抽出來，它已變黑，扭曲，消滅了，又一次他說：「看上帝的面，什麼使你到這兒來，告訴我？」

「你懂這些事，我並沒有要殺他。我愛那女子。基慈，我怎麼辦呢？」

簡單！多麼簡單！問他怎麼辦！只有勞瑞這樣人！隨後他說：

「你想，你沒被人看見麼？」

「街上極黑，四圍一個人沒有。」

「你第二次離開那女人在什麼時候？」

「大約七點鐘。」

「你到哪去了？」

「回家。」

「在菲滋兒街？」

「是。」

「有人看見你進去麼？」

「沒有。」

「以後你又做什麼？」

「坐着。」

「沒有出去麼？」

「沒有。」

「沒有看到那女人？」

「沒有。」

「那麼你不知道她後來做什麼了？」

「不知道。」

「她會賣了你麼？」

「決不會。」

「她會自首麼——由於歇斯地里？」

「不會。」

「你跟她的關係有人知道麼？」

「一個人也沒有！」

「一個人沒有？」

「基慈，我不知道誰能夥。」

「你昨晚第一次去她那，有人看見你麼？」

「沒有，她住在地上那層，我有她的鑰匙。」

「把那給我，你還有什麼與她有關的東西麼？」

「沒有。」

「在你家裡呢？」

「也沒有。」

「沒有照片麼？沒有信麼？」

「沒有。」

「要當心。」

「是沒有。」

「你早上離開她那也沒有人看見麼？」

「沒有。」

「你很幸運，坐下，我要想想。」

「想想！想這可咀咒的事——超乎思想和一切……但他不能想。」

「一點有關係的思想都來不了。她又開始問：

「他是第一面見她麼？」

「是。」

「她告訴你的？」

「是。」

「他怎麼找到她的？」

「我不知道，」

「你喝得很醉麼？」

「我沒有醉。」

「你喝了多少？」

「喝了兩瓶紅葡萄酒。——沒關係。」

「你說你沒有打算殺他？」

「沒有——上帝知道！」

「這是很重要的，你怎會選中了那拱門？」

「那是我第一個碰到的暗處。」

「他臉上看着像被絞死的麼？」

「別問了！」

「像麼？」

「像。」

「面目不清了麼？」

「是。」

「你留神看他的衣服有痕跡麼？」

「沒有。」

「爲什麼沒有？」

「爲什麼沒有？我的天！假如你幹過那事——！」

「你說他面目不清了，他會被人認出來麼？」

「我不知道。」

「當他最後那次和她住在一塊——那是什麼地方？」

「我不確知道。我想許是平利克。」

「不是索候？」

「不是。」

「她住在索候這地方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

「總在這房子裡麼？」

「是。」

「住在那房子裡或那條街上的人有知道她是他的妻的麼？」

「我想沒有。」

「他做什麼的？」

「我想他是個混混兒。」

「我看，那麼他把大部時間浪費在外面了？」

「是。」

「你知道他爲警察所知麼？」

「我沒有聽說。」

「現在，聽着勞瑞，你離開這兒就一直回去，在我明早沒有到你

那之前不要出去，答應吧！」

「我一定。」

「我今晚有飯局。我還要想這事，別喝酒，別和人說話！安逸些。」

「基慈，別讓我老懸着心！」

那慘白的臉。那種眼色，那顫抖的手！在他的反感，恐懼，厭惡一切混亂中帶着一種憐憫的刺激，基慈把手放在她弟弟肩上。說：「鼓起勇氣來！」

忽然間他想想「天！鼓起勇氣來！我自己才正需要這呢！」

(註)基慈爲蘇格蘭人，(故曰高原人。)

第一章

勞倫斯，達倫特離開在愛德非的他的哥哥的房子，向着北面走，迅速的，慢下來，又迅速的走，因爲如果有些人由於意志的迫力一時間做了一件事，也有些人因缺乏意志會以同樣強度忽做這事忽又做那事。對於這種性情被抓住在奈米茲斯(註：Nemesis，司報應女神)之手(它是照顧缺乏自制力的人)是不能更自制了。無寧說是撫育了他們所寵愛的情感：「什麼事情呢？我們明天要死了！」理智令他到基慈那兒去的效果使他放心，疲乏，又觸怒。他前進的步子便適應着這三種情感。她離開大門時決心回家，等着到基慈去看他。他在基慈手中，基慈知道怎麼辦。但他還沒有走到三百碼，就覺得身心都異常疲憊，如果他袋中有手槍，他就要把自己打死在街上。甚至想到那女孩子——有着可異的虔誠的年輕不幸者，她令他最近五個月的生活振作，使他心裡生一種從前沒有的深沉情感——也不能有益於那突然的沮喪，爲什麼繼續下去呢——在他自己天性的仁慈上一個被遺棄者，爲他心中所生的每一陣疾風刮來刮去的一根草？爲什麼不永遠的毀了自己，

到深睡中去取償？

他走近那條致命的街道，在那兒，清早他和那女人緊挨在一起過了許久，想在愛的掩護下暫忘去他們的恐怖。他能進去麼？他已答應基慈不去，爲什麼他要答應呢？他在一家藥店玻璃窗的反光中望到了自己，憔悴，削瘦的動物！他忽然記起他在柏拉街上拾着的一條狗，一條黑白花的動物，和別的狗不同，不是宅們那類中的一個，無賴中的無賴，似乎在那兒徜徉。他把它帶回他住處，違反了這類的習慣，愛得喜歡它；但又把它丟到街上它的同類中，不久親自擊死了它。十二年以前了！而這些爾士其金幣做的袖頭上的扣子，是他從昌色路一家常去刮臉的理髮店中買來給一個女孩子的——美麗的東西，像一朵野玫瑰！他會要求她的一吻做報酬。當她把臉接近他的唇時那種多麼古怪的情緒——在那害羞的頰上的柔和溫暖，在她美麗信任的態度上一種熱情的溫柔與羞怯。她就會委身於他——這樣的人！他却沒有再去！現在想來他也明白爲什麼那樣自制，現在也不知道他沒有摘那朵玫瑰是幸還是不幸。他一定是很不同了！古怪的職業，生活——古怪的職業！——過下去而永不知道你以後要做什麼！呵，基慈，穩固，扣在成功裡面；一個銅鑄鍋，社會的棟樑！在孩子時代有一次他幾乎殺死基慈，爲了嘲笑他，又一次在南意大利他又幾乎殺死一個趕車夫因他鞭打他的馬，現在那黑臉瑪琪的學生，他毀了他所愛的女人——他就這樣做了！殺了他！殺了一個人！

他連一個蒼蠅都不願傷害，在藥房窗前突然一種突然在家裡想過的思想使他安心，這會使他安全，不會被捕。他要不把一些白色小藥片縫在外衣裏子內他決不出門，安息，甚至鼓舞的想頭！他們說人不應取自己的生命。讓他們去嗜受恐懼吧——那般口頭漂亮的市民！讓他們去過過那女孩子所過的生活，世界數百萬人所過的生活吧，在他們口頭禪的主義下！人寧願自殺也比看着這些可咀咒的殘忍好！

他走進藥店買一點臭素劑；在店夥配藥時一隻腳立着休息像一匹

疲憊的馬。他曾從那傢伙勒索過「生命」！還有，每天有十萬萬人失掉生命，大半都向他們勒索過，或者沒有一個人比這可惡的傢伙，每天更應當死。生命！一口氣！一閃光！沒有別的！那麼這又爲什麼冰冷地抓着他的心？

店夥把藥拿來。

「先生，睡不好？」

「不錯。」

那人的眼中彷彿在說：「哼！任性毀壞自己——我知道！」藥店夥計的古怪的生活；整天伴着藥丸和藥粉，好維持人身的構造！特別古怪的職業！

走出來時他在鏡中看到自己的臉，似乎對於是一個兇手的人那是太好了，裡面有一種光輝，陰影中潛藏着柔和；一個做了他剛所做的人事的人怎麼！——怎麼能有那樣的臉色呢？他頭腦覺得輕快，腳也輕快些，他走得又快起來。

在同時愉快和壓制的奇異的情感！可怕啊！——渴望着伴侶，談話，遺悶，而——又怕那件事！那女孩——那女孩和基慈是僅有的不會給他那種可怕的感覺的人。而這兩人中，基慈並不——！誰能和一個永遠沒有錯誤，成功，正直的人相伴呢？一個生成的一點也不了解自己，其麼都不願知道；一個全是實際動作的人。做一條流沙吞下自己的決定是十分壞的！然而像基慈——一切的意志力，大步向前走，踐踏他自己的情感和弱點！不，人是不能和基慈那樣人做同伴的，即便他是你的兄弟！世上唯一的人只有那女孩。祇有她了解並感到他所感受的，愛他，諒解他，無論他做了什麼或對他發生了什麼，他停步，躲在一家人門廊下點一支烟。

他突然有一種可怕的願望去經過他棄屍的那拱門，一種無意識無目的，沒有任何東西的可怕的願望，只是一種想再去看那暗處的瘋狂的渴念，他穿過柏若街到小路上。路上只有一個人，在遠遠的，

那人兩肩拱起迎風而行，短小的黑影穿過街在搖曳的燈光中向他走來。什麼樣一張臉！焦黃，飽經風霜，灰色亂草似的鬍鬚幾乎長到眼邊，灰色的牙，神出鬼沒的充血的，又是什麼樣一種破爛的形狀！——一隻肩膀比另一隻高，一條腿微跛，削瘦。一陣情感來到勞倫斯心中，比他自已還不幸！比他更淪落！

「喔，兄弟，」他說：「你看來不很得意！」

那人臉上現出的微笑很像一個稻草人的：

「得意是不會照顧我的，」他說，聲音粗澀：「我是個失敗者——總是個失敗者。其實——你想不到，你會想到麼？——我還當過一次牧師。」

勞倫斯拿出一先令。但那人搖手。

「留着你的錢，」他說「我敢說我今天掙得比你多，但謝謝你對我生興趣，這對一個淪落的人比錢還有價值。」

「不錯，」粗澀的聲音續說：「像我這樣過下去是不會活多久了，我已失了自尊。我常想奇怪一個挨餓的人即不失去自尊還能活多久，活不了多久。你記着我這話吧，」他單調的格格聲調沒有一些變化，又說：

「你讀到那謀殺案了麼？就在這兒，我曾在這地方看着。」

「我也是！」這話跳到勞倫斯的唇邊，他以一種恐怖將它咽下。

「願你有好運。」他說：「晚安！」匆匆地走了。一種魔鬼似的笑衝到他喉邊，人人都在談論他做的那件謀殺案麼？就連這稻草人也這樣麼？

第三章

有些人的天性是這樣：如果十點鐘被殺死，在八點鐘時他們還能下棋。那種人一定會應上去，他們特別宜於做主教，主筆，法官，調

提，首相，金鐵與領袖，以及將軍；事實上，這些在例外的功績的人是適於任何有權勢的地位超越他們的同胞。他們有精神的冷藏室，在裡面保存着他們的神經系統。這般人很少或者沒有那種像空談，詩，哲學等含混的名詞下的那些流動意識和情感的持續的。實際和有決定的人按意志開闢想像，把感情附屬於理智……人在看着風擺麥浪或燕子飛翔時是不會想到他們的。

基慈，達倫特在泰萊遜家晚宴時是需要那種教養，他從波特蘭的大房子出來已經十一點，沒有雇馬車。他願意走一走可以好好的想，他境況中是什麼樣的粗俗與極端的嘲諷！做了一個聽兇手的譏悔者，他——快做法官了！有着對軟弱的輕視（它使人陷入那樣的深淵，）他覺得一切是如此卑劣，如此「不可能」，他簡直不能把心思放在上面。然而他必需，因了兩種本能——自保與親族的忠誠。

晚間風仍柔和的吹，雨早停了。天氣溫暖，他解開他的皮大衣，沉思的性質加重他面部的酸痛，他的薄而好看的嘴唇常是緊閉着，好像以每一緊閉來壓下每個發生的思想，他沿着雜踏的邊路沉鬱地走去，那種歡樂的結伴而行的情形隨着天黑降在輝煌的街上，激怒了他，他轉到一條較暗的路上去。

這可厭的事！知道了它的真實，他仍不能去注視它。事情在他心裡不像一幅圖畫而是一件無可辯駁的證據，自然，勞瑞並沒有意思這樣做，但還不一樣是謀害。像勞瑞那樣人——軟弱，易衝動，多感，內省的人——他們會明白他們作過的是什麼？那人，那魏倫是死了比活着好，用不着對他費心思，可是，犯罪——這醜事——法律不滿足的！隱藏着犯罪——他自己担當着——然而——弟弟和哥哥！當然，沒有人能對他要求什麼動做，只是勸勞瑞怎樣辦的問題。緘口不言和逃走？那有成功的機會麼？也許——如果對這問題的答案是正確的話。然而那女子！如若死者和她的關係被偵察出來，她能那麼可靠不累及勞瑞麼？這般女人是一樣的，水性楊花——社會的毒菌！還有，也一樣，犯罪未

被察出，終生跟蹤着他弟弟，無論他隱到哪兒秘密跟隨着他，掛在他身上，等待着時一的醜劇，從他喉裡漏出來。想到這是不好了，完全從心裡剷除麼？他的心怔忡。「知名的皇家顧問基慈達倫特的弟弟——我一個娼妓，親手把她的丈夫掐死了。沒有打算謀害——而人死了！把死屍背出屋去，放在黑暗的拱門下！一時激怒！請求寬待！終生的苦役！這就是明早他要給勞瑞的勸告麼？」

他有一個忽然的幻影，許多雖臉刮得乾淨，仍是土色容貌的人，可以說，衰老了，如他有一次去本東維里臨一個犯人時所看到的，勞瑞！他在幼小時他無所關心，孩提時他責罵他；他看過他渡過艱難的大學時代；一次一次的給他錢，一次次的訓誡他，勞瑞！比他小五歲，母親死時託付給他，變成了那些有着像病植物的臉的人們中的一個，大是頭髮只是一叢亂草，在黃色衣服上帶着箭頭的符號。勞瑞！像羊一樣被人牧的人群中的一個，對一個尋常人唯命是從！一個上等的人，他自己的弟弟，過那種奴隸似的生活，被使來使去，一年年，一天到晚。有些東西在他心中嚙咬，他不能給那種勸告，不可能！如不的話，他必得明白他的立場，必得隨機應變，必得知道，這手套路——這個拱門麼？離他當時所在的地方不會很遠，他找個人打聽一下，有個警察站在街角；燈光照着他嚴肅的臉發光，盡責觀望着——無疑，一個好官吏，但基慈却轉過頭，從他旁走過去沒有說一句話。在法律之前感到的那種冰冷不安的感覺是奇異的！可怕的深深感到了這事的一切！於是，忽然他看見向左轉即是前若路，他靠一邊走，穿過對街，又回過來，他走過五十二號，一所小房子，第一層和第二層的無生氣的玻璃窗上貼了些商店名字，地上那層有拉着深色窗簾的，或者這裡的角落正隱藏着燈光？勞瑞是從哪裡轉過的呢？負着那可怕的重物是從那條路走的？從這隱秘的街道走了五十步——狹隘，漆黑，空洞，老天爺！手套路！就在這兒。大街裡的一條小細流，而這裡——！他一直跑到那拱門，一道磚橋連着一個貨倉的兩部，的確是漆黑。「正是啦，

老爺，就是那地方！」他需要全力的自制才能以安逸的態度面對着說話者：「他們就在這兒發見那死屍——就這地方——就在這兒。他們還沒捉着他。最近的事——老爺！」

這是個細細的孩子伸出手擰着一本淡黃色破爛的雜誌。他銳利的眼從一縷頭髮下窺看，他聲調中有着在他的新聞中佔「一角」的那種以老閱自居的人的調子。基慈拿起他的報，給他兩便士。他甚至以這小鬼的在這兒爲滿意，這可知除他外還有些人病態的來看，靠了昏暗的燈光，他讀道：「手套路之神秘勒索案，兇手究屬何人仍未發現，但自死者衣服樣式觀之，似爲外國人云。」孩子不見了，基慈看見一警察的影子迂地走向這街衢之溝來。躊躇了一秒鐘，他立定在那兒，除了這種「神秘」外沒有顯然的理由使他到這地方來，他留在那平靜地注視着拱門。警察走到他身旁，他明白那人當看到他撇着的皮大衣內白襯衫的前胸的閃光時，就把嚴冷發怒的詢問從眼中消失了。握着報紙，他說：

「這就是發現那個人的地方麼？」

「不錯，先生。」

「我看，還是個謎？」

「不錯，我們不能老隨着報紙；但我也不能以爲他們得知得更多。」

「黑地點。有人在這邊房子裡住麼？」

警察點點頭。在倫敦「沒有一個拱門我們不時常從那發現些什麼嗎。」

「在他身上沒有找着什麼——好像報上這麼說？」

「一個銅子也沒有。口袋全翻過來了。這區域有些古怪人物，希臘人、意大利人，各種人，」

奇異的感覺，得到一個警察信任的口氣的歡喜！

「喂，晚安！」

「晚安，先生，晚安。」

他從前若街向回看，警察仍舊在那立着，提着他的燈，因而燈光射向拱門，似乎要讀出它的秘密，

他已看到了這漆黑荒涼的地點，機會對他似乎也更好。

「口袋翻過未！」或許是勞瑞有心做了這件聰明事，不然就是有人在警察未來前走近這屍體，這似乎更可能，一個死寂的旋水渦，又在深夜三點，一天中最荒涼的時候，勞瑞的五分鐘昏暗的來去很不自被人看見！如今，一切關於那女孩，在於是是否有人看見勞瑞到她那去和從他那走，在於如那男子與她的關係被發現，她是否可靠得不說出來。這時的柏若街已經沒有一個人了，乃至沒有一個有燈光的窗戶，他做了寧可說是豁出去的決意，只有那種每天習於立刻担起責任來的人才能有的。他夢到女人那兒去，自己去看他，他走到五十二號門前，顯然是那類只到夜上才關起來的門戶投入較大的鑰匙，正合適。他走入點有煤氣燈的過道，地板上滿是油污，左道一扇門，他站在那不能決定，必須讓他知道一切，至多只能讓他知道他是勞瑞的朋友，不能吓着她，得強迫她說真話。一個敵意的證人——但不能被敵意的看待要細心對付的事！而他的敲門沒有人回答。

他能放棄這嗜病神經的可怕的结果，達到一個判斷的基礎，走開，却告訴能倫斯他不能給他出主意麼？以後又怎樣呢？一定要做一些什麼。他又打門，仍無人應，帶着受挫折的焦煩這對他這是自然的。爲他的生活情形所撫育到極點。他試另外一個鑰匙，扭一下，他開了門，裡邊漆黑，稍遠處有個聲音以一種從屏息解放出來帶着外國腔調說：

「噢，原來是你，勞瑞！你幹什麼敲門？我真吓壞了，親愛的，燈燃亮，進來！」

感到暗中在門邊一轉，他展到胳膊圍着他脖子，一個溫暖細瘦着衣的身子壓向他，於是又迅速地抽回，帶着一聲喘息，極端驚惡的爲

恐怖所擊的低語：「喂，你是誰？」

一陣輕微的顫慄由他脊骨傳下，基惹回答：

「勞倫斯的朋友。別駭怕！」

極端的靜默。他可以聽到鐘聲嚙啞在走，以及他的手在牆上摸索着找開關的磨擦聲。他摸到了，在突然光亮中他看到靠在顯然做爲隔開寢室用的深色帘幕上，女孩子立着，呆了，把一件長而黑的外衣提上，因而她的臉帶着淺棕剪髮得短類的髮，髮稍波曲，有着從任何人分離開的那種古怪的臉色。他臉石膏似的蒼白，因而那睜大着注視，深藍或棕色的眼和那微張的萎玫瑰似的嘴唇，像顏色劃在白面具上，它奇特的文雅。誠懇，動情，像是只有愛苦才能致成，雖不易感到審美的情緒，基惹也被奇異地感動，他溫和地說：

「你別駭怕！我不是來傷害你——正相反。我能坐下談談呢？」舉他起手中鑰匙，又說「效倫斯能不信託我，他不會把鑰匙給我。」

她仍然沒有動。他有一種印象覺得他看到的是一個靈魂——從肉體跳出的靈魂。在這時他好像一點也不奇怪他有這樣古怪的想頭，他向空中迴顧看了一下——潔淨而俗麗，失去光澤的金鏡子，大理石裝飾的，假天鵝絨面沙發，他已有多年沒有到過這類地方了。於是她說：

「你不坐下麼？對不住我剛才注視你。」

但是仍不動，低聲說：「你是誰請問？」

爲那種低語裡所含的恐突然移去了謹慎，他回答，

「勞瑞的哥哥。」

她輕輕嘆出一口被解救了的氣，這聲音直入基惹心中，她仍舉着那件深色大衣直到頸間，走向前坐在沙發上，他看到她的腳伸在拖鞋裡，光着她短短的髮，坦白直視的眼使她看來像個大孩子。他拉過一張椅子，說：

「你一定要原諒我這時候來你這兒，他告訴了我，你知道。」

他預料她要退縮吃驚，但她只把兩手放在膝上，說：

「是麼？」

於是恐怖和不舒服從新在他心中升起。

「糟糕的事情！」

她的低語回響：「是，噢，是噫！糟糕——糟糕得很！」

基惹忽然意識到那個人一定正在他坐的地方倒下死了，他突然沉默，注視着地板

「不錯，」她低聲說：「就在這兒。我正看見他老是倒着！」

她怎麼說那個！帶着一種什麼樣奇怪輕微的絕望！在罪惡生活中的這女孩，她給他們帶來這悲劇，什麼使他生出自願的憐憫呢？

「你看來很年輕，」他說。

「我二十歲。」

「你喜歡——我弟弟？」

「我願爲他死。」

誤解她的聲調，她眼中的神氣，那真實深沈斯拉夫民族的深棕色的眼，（並非他最初所覺得的藍色）是不可能的。臉異常美麗——她的生活既不會食蛀食了它，而最近這數小時的苦痛也沒有洗去那特點；也許這是對勞瑞的虔誠。他感到特別的茫然，同這二十歲的孩子坐在那，他，已過了四十，一個飽經世故的人，職業的習於人性的各方面。但他稍有點訥訥地說：

「我——我是來探詢你能對他有多大幫助，聽着，回答我問你的問題。」

她招起手，絞着，含糊不清地說：「唔，我會回答你問的任何事。」

「這個人，從前你——你的丈夫——他是很壞的人麼？」

「一個可怕的人。」

「昨晚他來這之前，你沒見他有多少日子了？」

「十八個月，」

「你最後見他時你住在哪兒？」

「在平利克。」

「這兒附近的人知道你是魏倫太太麼？」

「不知道。我的大女孩子死了，我住到這兒來，我過着很壞的生活，完全沒人知道我，我十分孤獨。」

「他們若發現他是誰，他們會找他的太太麼？」

「我不知道。他不曾讓人們知道我和他結婚了。我還太小，我想像我這樣人他待過很多。」

「你以為警察認識他麼？」

她搖頭。「他是很信俗的。」

「你現在的名字是？」

「凡達，黎文斯加。」

「你結婚前人們都知道你這名字麼？」

「凡達是我的教名，黎文斯加——我才取的。」

「我想是從你住到這來後？」

「是。」

「我弟弟昨夜以前見過這人麼？」

「從沒有。」

「你告訴過他那人怎麼待你？」

「是，那人先向他找事。」

「我知道這點，你想有人看見我弟弟到你這來麼？」

「我不知道。他說是沒有。」

「你能說有人看着他背那——那東西出去麼？」

「我看見來着，街上沒有人。」

「回來時也沒有？」

「沒有人。」

「早晨從這走時呢？」

「我想沒有。」

「你有用人麼？」

「有個女人，她早上九點鐘才來給我做一點鐘事。」

「她認識勞瑞麼？」

「不認識。」

「有朋友麼？有熟人麼？」

「沒有。我很靜。我認識你弟弟後就沒有見過別人。很久以來除了他沒有別人來。」

「有多久了？」

「五個月。」

「你今天出去了麼？」

「沒有。」

「你做了些什麼？」

「哭。」

這是以某種可怕的簡單說的，她把雙手壓在一塊，又說

「他在危險中，爲了我。我爲他怕極了。」

舉起手止着他的情感，他說：「看着我！」

她把那深色的眼看着他，從她赤裸的喉間，（外衣從那兒向後披

）他可以看見她決心地把她的激動嚥下。

「假若結果弄到最壞，由這人追跡到你，你能保不拉出我弟弟麼？」

？

她的眼發光。立起來，走到爐火邊：

「你看！我把他給我的一切都燒了——甚至他的照片。現在我沒

有一點他給的東西了。」

基慈也站起來：

「很好！還有一個問題；警察知道你麼？由於——由於你的生活

「？」
她搖頭，用那苦痛真誠的眼深沉地看着他。他覺得一種羞愧。

「我不得不問。你知道他的住處麼？」

「知道。」

「你不要去他那，他也不要到你這兒來。」

她嘴唇顫抖，但她低下了頭。忽然他覺得她離他很近，幾乎用一種低語說：

「請別讓他離開我。我一定很謹慎，我不會做任何有害他的事，要是我有些時候不見他，我將死，請別讓他離開我。」她兩手抓着他的手無聲地緊壓着它。過了幾秒鐘基慈才說：

「交給我吧。我要去看他。我已安排，你交給我吧。」

「但你能寬容麼？」

他感到她嘴唇吻他的手，濕而柔軟的接觸給他一陣奇異的感覺，愛護的而却有一點獸性的，其中有一種肉慾的戰慄。他抽回手。她卑微地縮回身，好像警告了她壓得過重，但突然她又轉回身，全然僵立着，幾乎聽不見地低語：「聽！有人在外——在外面！」從他旁迅速地走過去息滅了燈。

幾乎同時有人在門上敲，他能感到——確實感到黑暗中在他旁邊的女孩子的恐怖，而他也覺得害怕，能是誰呢？她說過除了勞瑞沒有別人來，那麼能是誰呢？又來了敲門聲，更大些。他感到她低語的出氣衝他的臉！「若是勞瑞，我要開門。」他退身靠牆；聽到她開門，微弱地說：「來了，請問，是誰啊？」

一條移動的光印在對面牆上，一個聲音（基慈熟悉它）回答：「喂，小姐。你外面的門開着啦，天黑後你應當把它關上。」

「天！是警察！這是他自己幹的，進來時忘了把門關上，他聽見她用她的外國腔怯怯地回答：謝謝，老爺！」警察退出去了，外面的門關上，覺到她又回到他身旁，那令他保持着溫和的在她年輕異常的漂

亮中的某些東西不再能減少他的激怒了，現在他看不見她。這般女人，她們都是一樣的；不能說實話！於是他魯莽地說：

「你和我說過他們並不知道你！」

回答的聲音像嘆氣：「我以為他們不知道，先生，我沒有到外面去是很久了，從我得到勞瑞以後。」

一直深深在基慈心中煎沸的反感為這幾句話所湧出，他的弟弟——他母親的兒子，一位紳士——是這女人的財產，被這件不可言說的事件和她身心縛在一起！但她捨亮了燈，難道她直覺到黑暗是在反對她？不錯，她漂亮，有柔和的面龐，除了唇和眼臉色白淨，就是那面；如此令人想去觸摸，那樣無法計算地美好。如一個孩下的。

「我現在走了，」他說「記着！他不應到你這來，你也不要去。明天我要去看他。如你像你說的那麼喜歡他，你要小心，小心！」

她嘆息：「是的，嘆，是的！」基慈走到門邊，她背向牆立着，隨着他的行動她只移動了一下頭——那鴿子似的面龐，兩眼中有着全生命命似乎在說：「看我們吧，什麼也沒隱瞞；一切——一切都在這兒了。」

他走出去。

在過道中，沒有開大門之前，他停着了，他不願再碰見警察，那傢伙現在在外面街上巡視很可以把他的清楚的看見。謹慎地轉動門把，他向外看。看不見人，他立了一會，猶疑着是應當往左還是往右，敏捷地走到對面去他右手邊一個聲音說：「晚安，先生！」

在那邊門廊的陰影下警察站着，這傢伙一定看見他出來了！不能制着已經出口的一聲低語：「晚安！」基慈急速地走了。

他走了足足四分之一哩才消失了那種在將他的基慈達倫特當做一個私娼的熱客的免強的激怒中被注視和不安的感覺。整個事——整個事——一樁卑劣而討壓的事情，他心中感覺污穢透不出氣；他的從精神內抽出的精神慢慢溜回到裡而他才能集中和重新適合他的理智能力的

確，他得到。所知道的。事情比他所想更少危險，那女孩子的眼睛！不能錯會她的虔誠。她不能帶累勞瑞。是的勞瑞必須躲開——南美——東方——都沒關係，但（並不覺得解救，那賤價和俗麗的屋子以它昏暗的愛情氛圍氣和爲它激起的情感把那些禁錮於淡黃牆壁和紅色傢俱中的情慾包圍了他的幻想，那女孩子的面龐！虔誠，真實，美麗，嵌鑲在黑暗與恐怖中，在罪惡與亂七八糟的巢穴中是稀有而動人……：漆黑的拱門，街頭報販快樂的。「他們還沒把它移走；」那赤裸的，臂圍着他的頸，黑暗中恐怖的低語，還有，一次一次的她孩子似的險看着他，那樣誠實！他忽然馬上立定在街上，看上帝的面他要到那裏去啊？這時秩序與習慣的力量，他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走向他掃去，面前的一切。那是個夢——夢囈——不是真的！這是可笑的！究竟會和那類黑暗奇異的事連繫在一起！

他現在已走到斯傳得路，那條他每天到法院去，到他的工作處去經過的街道，他的工作是那樣高貴，合法，那樣無可責難和充實，不！這件事只是一樁可怕的惡夢！只要將心思集中在周遭通常事務上，念那些商店的名字，看看過往行人的臉孔它就會消失了，他看到大路那邊古舊的教堂的輪廓，再遠處是法院的模糊暗影，救火車鏽聲在嚮，馬從旁跑過。帶着閃光的鞍具，蹄聲得得，粗聲的喝喊，這是真實，無害，高貴而習常的感覺，一個女人在路角賣弄地望着他，斜着眼睛說：「晚安！」甚至這也是習常，可忍受的。兩個警察過去了，夾着個醉鬼，爭扎，謾罵着，這情景也是舒適的，一件尋常事，帶來過往的煩擾，趣味，厭惡。天起始落雨，帶着快樂他從臉上感覺到——確確實實的事，不越軌，每天都發生的！

他走過街對面。這時馬車瘋狂地疾馳，最後的一趟公共街車已停了，如每天一樣，令他分心做這真實而習常的穿越。雨點打在他臉上，馬車呼喝着過去，當他穿過斯傳得街時，他第一次恢復他的堅定，搖落了會陷在什麼事間的那種不真實的感覺，決心地走向轉向他家的

拐角，但當走進較暗的小巷，他又立着了。在那面有個警察也正轉入這條街。不會！決不會！！荒唐！看起來他們都相像——這般傢伙！荒唐！他勇猛地前進，走入他住的房屋。但在他上樓梯時他忍不住將臨街窗戶的窗簾揭開一角，向外看。警察仍莊嚴地向前走，約在廿五碼外，顯然沒有對任何事有所注意。

第四章

基慈，如他日常習慣，五點鐘醒來，沒有回憶，但當他走進書房，可怕的暗影又升起，書房中油燈亮着，火爐仍燒着，咖啡已預備好，正如昨天傍晚勞瑞靠牆立在那兒時的情形，他一時與現實相鬥；於是喝了咖啡，惱怒地坐在桌前做着每日習常的三小時案件研究。

他寫的摘要他一個字也看不下去。爲模糊的印象與了解所混亂，整半點鐘他忍受心之麻木，遂後由於必須知道些十點半將要開庭的案件，強迫他集中，這從未十分克服過他心底裡那種病前不舒服。雖然當八點半他立起來走進浴室時，他已在這意志力的勝利中得到了暗淡的滿意。九點半他一定要到勞瑞那裏。明天有一隻船離倫敦開往阿姆斯特丹，如若勞瑞立刻動身，必須安排好。早餐時他讀到報紙中段；這

「索候謀殺案」

警局昨夜之偵察已將昨夜手套路拱門下棄屍之姓名查明。並捕一人云。

萬幸他已吃好早飯，這段新聞使他身體上不舒服。勞瑞可能被監視，等着控告——甚至可能在他自己去訪那女孩子以前被捕了。假如勞瑞被捕了，他也必被牽連，那麼他的地位又如何呢？傻瓜才去看那拱門，去看那女孩子！警察真個跟蹤着他回來的麼？事後的同謀！基慈達倫特，皇家法律顧問，有名人物！他以多少有點英雄的力量制着這種恐慌的感情，恐慌不是好事，他要面對着它。他甚至拒絕匆忙，鎮靜地檢着今天所需的文件，看了一兩封信，然後坐上一輛街頭馬車

他到非滋兒街。

在暗淡的早晨他在外面等候着。鈴的回答，他看到了那個知道他的心的人，一個有決心的人。但也需要全部的意志力才能不發顫地問道：「達倫特先生在家嗎？」聽到沒有任何特異的回答：「先生，他還沒起床。」

「不要緊，我進去看他。我叫基慈達倫特。」

在走向勞倫斯臥室的途中，他完全放心，有把握地想：「這逮捕是極好的事，使他們的鼻子去嗅錯誤的氣味直到勞瑞走開。女子也必須離開，但不能同他一起，」十分堅決了他的決意，恐慌沒有了。他帶着厭煩的感情走入寢室。這傢伙躺在那兒，光光的胳膊枕在紛亂的頭下，注視天花板，吸着烟，烟蒂頭散滿旁邊的椅上，烟氣薰污了空氣，蒼白的臉，凸出的額骨，兩種深陷，藍色的眼也陷進了——

他隔着烟霧仰看基慈，平靜地說：「喂，哥哥，怎樣判呢？——終生流亡科以四十磅之罰金」吧？」

這種無禮觸怒基慈：這完全是勞瑞！昨晚還恐懼，惶惑，今早，「滿不要緊」而且得意。他冷冷地說：

「唔，你現在能說笑話了？」

勞倫斯把臉轉向塔：「必須這樣。」

聽天由命！這種性情有多可恨！

「我去看過她。」他說。

「你？」

「昨天晚上。她是很可靠的。」

勞倫斯笑了。我告訴你說過。

「我自己去看的。勞瑞，你一定得走開，她可以乘次一班船去找你，你們不能同走，你有錢麼？」

「沒有。」

「我可以付你一切花費和將來一年的生活費。必須乾乾淨脆，等

你到那兒後你的行止只能讓我一個人知道。」

回答是一聲長嘆。

「基慈，你對我太好了。你常常對我好，我不知爲什麼。」

基慈乾乾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明天有船開往阿根廷。你很運氣，他們捉着了一個人。報上登出了。」

「什麼？」

烟捲一端垂落，細瘦穿睡衣的形體曲捲，抓着床欄站在地上：「

什麼？」

煩亂的思想基慈腦中一閃而過：「我真是傻瓜。他聽到這事很詫

異，現在怎麼辦？」

勞倫斯把手掠過額際，坐在床上。

「我沒有想到，他說：『它毀了我』

基慈瞭然。被他的不是勞倫斯，他覺得放心了，然而勞倫斯可不

這麼想。什麼樣的傻瓜！

「怎麼啦？」他很快地說：無辜的人是沒有危險的。他們常先捉

着錯誤的人。這沒別的，一樁大幸事，它給我們時間。」

他沒有看見勞倫斯臉上有那種表情，深思，懷疑，好像試想以他

——基慈的眼來看，試想提到到更好的判斷上有多少次了？於是他幾

乎溫和地說：

「勞瑞，你看，用不着這麼嚴重地關心這種小事。別爲這不安，

把它交給我，就預備離開的事吧我去給你定座位，準備一切，這錢你

拿去購置行李。五六點鐘時我再來，告訴你。喂，自在些。一等那女

孩子到海外，你們最好再到智利國去，走得越遠越好。我得走了，到

法庭去之前我還得到銀行去一趟。」於是堅定地看着他的弟弟，他又

說：

「來吧！在這事上你應當想着我和想着你自己一樣。不要對事情

猶猶疑疑的。明白麼？」

勞瑞仍舊以深思的懷疑望着他，還沒等他再問「明白麼？」就已得到了「唔，」的回答。

走開了。他想：「古怪的傢伙！我不明白他，也永不會明白他！立刻又回到實際處治上來。他在銀行取了四百鎊，等着拿錢時，他覺得後悔，怎麼笨的做法，若有更寬裕的時間多好！」事後同謀的觀念這時感染到一切事上。錢票會是印跡，可是沒有別的法子使他馬上離開。人只能取較少危險的而避免較大的危險，離開銀行他到輪船公司去，他告訴了勞瑞他要為他定安座位，但他現在不這麼做了，他只須匿名的問一餐是否有座位，知道了有空座位時，他就趨車到法院去了。他若能有一早半天工夫，他會去警察法庭看他們的審問，但此事也不很安全，他是太容易被別人認識了，這次的逮捕會有什麼結果？一定的，毫無結果！警察常先捉起一個人，使公眾安靜。於是他突然又有了這一切不過是做夢的感覺，勞瑞並未做這事，警察捕到的是真兇手！但立刻來了那女孩子嚴重的面孔的記憶，她擠在沙發上的形狀，和她說的：「我看見他老在倒着！」天啊！一樁什麼事啊！

那早上在法院他感到從未有過的頭腦清楚和有力量，吃中飯時他買了最愛發動鐘表的晚報，然而要知道消息還太早，他回到法院關於這逮捕並沒有更聰明點。最後他除下了假髮和法官外交，開了次會議處置了些必要的工作，他到昌色路去，在路上買了一份晚報，於是他就叫着一輛馬車，再趨往菲滋兒街去。

第五章

勞倫斯一直留着坐在床邊上許多分鐘。無辜的人是沒有危險的！基慈會這麼說——有名的法律家！他能信任這話麼？他和女孩子走出

八千哩外去，讓一個人為他自己所做的事陷於道德的危險中？

在靜一天晚上，他想他的不幸已到了頭，預備面對任何事，基慈進來時他會接受「你自首吧！」的勸告而不一聲，他預備擲去他生命的末端如擲掉他的烟蒂頭，聽到了暫時緩和的那聲長嘆也只給他一半的放心，後來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迅速他心中感到不可言說的快樂與希望的感覺走開！到一個新地方，新生活中！那女孩子和他！到那邊他不會再擔心，甚至把這樣一個討厭的傻瓜的生活壓碎也會快樂。到那邊去！在新的太陽下，哪兒血流得比在這為霧所罩的地方快，人們皆將正義握在手上。因為即使他殺了那畜生，他也是公正的，於是去聽聽這逮捕！他們今天要審他，他能夠去，去看這可憐的東西被誣為他自己做了的事的兇手！他笑了。去看看他們怎樣能夠絞殺一個人來代替自己？他穿好衣服，他的手還顫抖不能自己刮面，他走到一家理髮店去。在哪兒他看見基慈看過的報，報上把逮捕他的人名登出了一約翰」。伊萬。無佳處。」在弓街被捕的。是的！捕一定得去！他從法庭前走過去一次兩次三次。才進去，混進人羣中。

法庭中異常擁擠，從四圍人們的低語中他可以說因了他這特殊案件才引來這麼多人。他昏迷地看着一件輕快敏捷處理的審問，然而。們永不達到他的那樁麼？於是突然他看見昨夜遇到的小稻草人被夾在兩警察間走入犯人席，在日間更為破爛和破碎，像為精神變化的獵犬圍困着的一頭蓬鬆有病險沉的動物。

四圍發出一種滿足的低鳴勞倫斯恐怖的感覺到這個——這就是被誣為做了他做的事的人——這古怪被擊毀的不幸者，他曾給與過隣間的友誼。隨後一切感覺為可驚的傾聽的興味所掩滅，證據很短，魏倫所住的旅店主人供認證明他在當夜晚餐時手上戴一蛇形指環，某當舖主人供認昨晚第一件當物即為由犯人所送當之此指環，一警察供認曾在手套路注意過這伊萬數次，曾兩次在拱門下睡覺中弄醒他，另一警察供認，當中夜逮捕時伊萬曾說：「不錯，我從他手指他上除下這戒指，

我發現他在那已死了……我知道我不應當做這事……我是受過教育的人，去當這戒指是太傻了。我發現他口袋已翻轉了，」

坐在那看着這他自己應當在那位上的這人是迷惑而可怕的，不安的怕那亮而灰充血的小眼睛會偵察出他來，他如何能遇到那眼光呢，那小人物站着像一頭被餌的泥熊，縮在一角，悲傷，嘲諷，發怒，隆起黧黑的苦臉，蓬亂的鬚和髮，他的眼時時巡邏到人羣中。但勞倫斯以全力保持着使臉不動，隨後聽到「還押」的宣告，那人被帶走，比前更像一頭被餌的獸了。

勞倫斯坐着，額上集滿冷汗。在約翰伊萬沒有拿走戒指之前另外有人來這屍體前把口袋翻過了。像魏倫那樣人晚上出門是不會不帶錢的，此外如伊萬在屍體上找到了錢他也不會冒險去當戒指。是的，另外有人先走近這屍體了。那個人若是向前證明當他離開屍體時手上還有戒指，就可以洗清伊萬。他緊持着這思想，似乎使他對這小人的地位責任離遠了，把他和他自己做的事移後了一步，如若他們找着拿錢的人。擊就可證實伊萬的無辜，他昏昏昏迷迷的走出法庭，一種渴望一醉的願望襲他。不以忘掉來解救人是不能過下去的，他只要能够醉了，一醉醉到這事情決定，他知道他是否必須自首，他全不怕人們懷疑他，只怕他自己——怕他自己會去自首，現在他可以去看女孩子了，比起由他自己內心所生的危險來，這種危險並不大。他允許了基慈不去看她，基慈是合禮的忠誠的對他——好基慈！但他決不了解這女子現在是他生活中最珍愛的，他寧願喪失了生命也不願離開她，她不但不越來越離越遠他反而更離不開他——奇異而感人的經驗！她從深深的不幸中生長出快樂——由於他；從卑賤不定的生活中恢復了和諧與生氣，由於赤心對他——世界所有的人中的他！這是奇蹟，他並不要求他什麼敬愛他，好像世上女人從沒這麼做過——也就是因了這他將自己這直駛的船投了錨；因了這——而地真實溫和的智慧，那女人的熾熱的溫情，這人從來為男子親做洩慾獲的，現在終於有了

愛。

忽然，克服了打算一醉的願望，他走向索候，他把鑰匙給基慈是太傻了。他一定要為他的拜訪驚吓，或者更加倍的不幸了，知道得少而想像一切！基慈一定吓了他，可鄰的小東西。

走下他會負屍經過的街他幾乎跑到他屋下找遮蔽，門沒有敲就開了，他兩臂圍着他項頸，嘴唇壓上他的唇。火已熄了，好像他不能記着使火一直旺着，一張凳子拉到窗前，顯然他曾坐在那裡，像籠裡的鳥，望着灰暗的街道，雖然告訴過她他不來，本能讓她在在那；不然便是由於悲傷痛苦的希望的與希望的鬥爭，愛人們永離不開的。

現時他在那兒了，他最先的意思就是使我舒服。火升起來，他要吃，喝，吸烟。在他做一切中從沒有如許多結過婚的或同居的夫婦那種我在為你做事，你也應當為我做點事。」他像個赤心的奴隸，那麼受着他的鎖鏈以至從不想到她是戴着它，對於勞倫斯呢，他對於財產觀念如此淡薄這不過更加深了溫柔和他對他的勢力。他會決心不告訴她在他良心上的那種新的危險，但決心對於他這人不過是確要來的事的反面，終於這話，

「他們捕了一個人。」吐露出來了。

從她臉上他知道他馬上抓到了那危險，在他未說前已料想到，但她只把兩臂圍攏他，吻他的唇，他知道她是請求他把對她的愛重於他的良心，誰會會想到他對這為許多人擁抱過的女孩子所能感動的呢！在有些人對心愛的女人受辱和受苦的過去覺醒了的只是俠義感，另一些人（更高貴的）則對過去給與別人的生出兇猛的發癢和仇恨的嫉妬。有些時則兩種情形都有。當他擁她在臂間時他決不悔恨會殺了毀壞她的那粗魯漂亮的畜生，他野蠻的享樂着它。但當她把頭靠在他肩窩上，把她白色的臉孔，在微開的兩唇和臉頰，眼皮上淡淡着色的臉轉向向；當她在放縱的快樂中把她深而大睜着的棕色眼望着他時，他只感到溫柔 and 愛護。

他五點鐘離開她，還沒有走了兩條街，記憶中那陰暗矮小的遊民，縮在犯人席上遠遠的一角如一個被餌的沱熊，他的陰沉格格的聲調，又佔有了他，一個並沒有意思去傷害任何人的人要如此受折磨，一種靈性升入他腦中去反抗這樣的世界。

在他住屋門前基慈正從一輛馬車上下來，他們一同走進去，兩人都沒有坐下，基慈背對着小心關上了的門，勞倫斯背對桌子，好像他們知道要有一場掙扎。於是基慈說：

「船上還有空艙位，在沒關門之前去訂好吧，這兒是錢！」

「基慈，我不想離開，」

基慈向前走了一步，把一捲鈔票放在桌上。

「勞瑞，你看。我讀了警廳的記錄，裡面一點沒關係，釋放或監禁數星期，對於那類夜貓子是全一樣的。把它從你心裡去掉吧！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判決，這給了你的機會，像個人樣的拿去，爲自己創一個新生活。」

勞倫斯微笑，笑中有一點瘋狂和惡意，他拿起鈔票。

「走開好保持基慈的名譽。」把它放回你的口袋裡，要不我會投在火裡了。來，拿去！」於是穿到火爐旁，他把它拿到鐵條前。「拿去吧，要不我就扔進去了！」

基慈拿回鈔票。

「基慈，我還有着一一些名譽，假若我走開，我會一點什麼也剩不下了。這對我比走開要有價值得多——但我還不能說——我還不能說。」

基慈回答前有一陣長的沉默。

「我告訴你，你錯了，審判還沒有定罪。既便他們定了罪，法官也不能爲此殺了他，那魔鬼他能扒奪死屍就應當監禁。他所幹的比你壞得多，如果你到了他的地步。」

勞倫斯抬起臉。

「哥哥，別判斷罷，」他說：「心是一口黑暗的井。」

基慈淡黃色的臉變得紅漲了，好像忍着陣咳嗽的發癢。

「那麼你以後怎麼辦？我想我可以請你不要完全忘了我們家門的名聲，或許這種想頭不值你的注意？」

勞倫斯低下頭，這姿勢比話還清楚：「不要落井下石吧！」

「我不知道我怎麼辦——現在沒有什打算。我是非常對不住基慈，非常的對不住。」

基慈看着他，沒有說一句話，就走了。

第六章

對於任何人，除了哲學家，沾辱門庭的名聲和個人自己遭白眼差不多一樣可以危脅人的名譽。基慈的本能總是積極地對付着危險。但這次的打擊，無論以被發覺或自認降臨於他，是不能反抗的。光是從誰也不知道的地方照在玫瑰上，謠言的陰霾也曾落在他身上，沒有反應的可能！甚至不能從底下蠕動一下！一個受絞刑或終身監禁的兇手的哥哥！他的女兒是兇手的姪女！他故去的母親，也成兇手的母親，而一天，一禮拜一禮拜地等着，不知打擊是否會降下，是一樁極端殘酷的懲罰，對一個公正的人它的不公正似乎一天天可怕。

還押後又有了證據，證明死者在那天晚上會喝得很醉，又證明那嫌疑犯是無家無業的遊民，還知道手套路的拱門很做了些日子他晚間常去的心愛的地方，正月裡他曾犯事被審過。這次不管別人誤解，基慈去了警廳法院旁聽，他大爲放心的是勞瑞沒來，但那個在他去拱門時走過來，後來在女人屋中又嚇着他的警察却是這嫌疑犯的主要證人。基慈雖把他的絲帽端得很高，仍然不安的感覺怕警察會認識他。

令這人被兇手的嫌疑，他的良心所受的苦痛如有也極少，他明敏

地相稱，還不足定判；也不在意一個遊民受幽囚的苦難。這流氓抓獲是罪有應得，而無論如何這樣一個稻草人與其十二月裡睡在拱門下，還是住監好，多感在基督的性恪中是陌生的，他的正義是那些弱者與猶疑不定者的命運從屬於強者及有地位者最高的需要。

他女兒回家來度聖誕假日，離開她明亮的眼和紅潤的頰而看到這陰影懸在他平靜有序的生活上，如一個人在有生氣的屋中會觸及一片俯懸的黑暗像從天花板角落裡引來的一張蛛網，是苛刻的。

聖誕前一天傍晚，由於她的希望，他們到索候一個教堂去參加那兒舉行的聖誕音樂演奏。離開時，偶然拐錯了灣走到柏若街上。嘿！那凝視的瞬間當那女孩子在暗中接近他，和她那緊張恐怖的低語：「噢，你是誰？」又跳到他眼前。總是這種事——可怕的事！審判後他要再設法使她們走開，於是他把手臂伸到他小女兒胸裡，帶着她急走，走出這條陰影充滿冬日的空氣的大街。

但那天晚上他女兒睡後他感到制不住的安息不下，他有幾個禮拜沒有看見勞瑞了，他的情形如何？他紊亂的腦中畫着如何的絕望？他很悲慘或者陷入放蕩的昏迷中？他心中一種愛護的舊感情升上來了，很久前聖誕夜的一種溫情，那時他們有聖誕老人夜間給掛上的充滿東西的襪子，老人的手從未失敗過使他們上床捲臥，老人的親吻夜間送他們入睡。

遠遠的河上星星閃爍着，天空冷冽的清楚而漆黑，鐘還沒有開始敲打。服從着一種模稜深沈的衝動。基督又穿上他的皮外衣，把一頂便帽拉到眼上，走出去了。

到斯傳得路他雇了輛馬車去菲波兒街。勞瑞的住屋中沒有燈亮，他在紙片上看到「招租」的字，走了！難道他終於永遠離開了？然而怎麼能——沒有錢？那女孩子呢？教堂的鐘聲在寂靜的霧中響了。聖誕夜！基督想道：只要這倒幕的事離開我的心思！人為別人的錯處吃苦太可怕了！

他選了一條引他到柏若街的路走。那兒極荒寂，他在遠遠的一面決心的走下去，用力看女孩子的屋窗，那兒有光亮，窗簾離開一條縫，因而有一線光漏出來。他橫過街去，迅速上下看了一眼後，小心謹慎地觀看。

他只在那兒立了二十秒鐘，但一瞬間視覺蒐集的記錄往往超過幾小時幾天的幻影。電燈沒有亮，但在屋中央，女孩子穿着夜服跪在一張小桌前，桌上燃着四支蠟，她兩臂交叉於胸前，燭光投在她好看的短髮上，她頰和頰的側面上，和弓着的白色脖頸上，有一會兒他想着她是獨自的，隨後在她身後看見。弟弟穿着睡衣靠牆而立，兩臂相抱，注視着。正是那種表情把一切事印在他臉上，因而常常此後他能看到這情景——那種表情好像只要稍微意識到有個任何的生物在注視他，就決不會在一個人臉上現出來。好像勞瑞的整個心和感情都走出來了。切望，嘲弄，愛，失望！他對這女孩子的情之深，他心神的壓制，恐懼，希望，靈魂中殘餘的善與惡，都在那變了形，洩洩而難忘。燭光照上他的臉，為最奇異的微笑扭曲；他的眼睛，比臨死時應有的眼更暗更沉思，似在對白衣的女孩子懇求，嘲諷，那女孩全不感到，不動地跪着像一虔誠的雕像。好像這樣的話從他嘴裡流出來：「為我們禱告吧！好啊！喂，為我們禱告吧！」基督忽然見她伸出兩臂，帶着狂喜的表情抬起臉，勞倫斯向前一跳。她在燭光外看到了什麼呢？將幻影給與如此清晰是想不到的。基督在這陰沉非法的巢中所能看到的再沒有更奇異的了。然而在十分恐慌中。唯恐被別人看到他這樣窺覷，他回轉身，匆忙地走了。

勞瑞是和她在了一起了！到了時候他仍能找着他。

在走進去前他斜倚在他住屋前台欄杆上是有五分鐘，注視有星的嚴冷的夜空，河水為樹叢蔽成黑暗的水池，為沿岸的燈光所油污。深深的在他僅有的思想後面，他痛楚着——不知怎麼，不知什麼地方痛楚着，他知道他所看到所聽到想到的以外有着他不能達到的。然而夜

總是寒冷的，鐘聲緘默了，因已敲過十二點，他走進去，偷偷爬上樓梯。

第七章

在手套路謀殺案終審前這六個禮拜如果對於基慈是在與不安和暗換相搏鬥，對於勞倫則是自他少年時以來最快樂的時候了。從他離開他的房子去和女孩子一塊住後，一種平和與興高采烈佔有了他。他並非以任何意志力拋棄了俯懸於他的那種噩夢，也並非為愛情迷醉，他是在一種精神的類病痛中，達到他意志所不能把握的命運，他的煩擾，熱心甚至心神不安都停止了。他的生活浮遊在「要來的，來吧。」這種氛圍中。他的精神有時從這種類病痛中出來一頭投入暗水裡，聖誕夜那晚他正於這樣的漩渦中掙扎，當女孩子立起來，他問道：

「你看見了什麼？」

她緊挨着他，將他拖到燭光前地上，他們坐着，他們坐着，兩膝灣起，扣着手，好像打算看過世界邊緣的兩個孩子。

「我看見了聖母。她靠牆立着微笑，我們不久將會快樂。」

「凡達，我們死時，」他突然說：「要在一塊。在那邊我們將彼此溫暖。」

她搭着他低聲說道：「是的，唔，是的！你若死，我不能再活下去。」

正是這種完全依靠於他，這種他曾拯救了些什麼的感情，給他安然泊定的感覺，這和着隱居在這兩間屋中的他的埋葬了的生活。只有早晨九點至十點這一個鐘頭女人會來，整天沒有別人。他們從不一塊出去，凡達出去買他們一天所需的食物，他很妥的躺在床上；他躺著，兩手壓在頭後，回想她的面孔，她的纖弱，圓潤，柔和的身形的動作，在他眼前穿衣服，重感地留在他唇上的親吻，她柔和的眼光

，她的眼睛在那樣一張美麗的臉上那麼奇異的黑，他在一種出神中會輪着直到她回來，隨後他起身，快中午了才吃他的早餐，他所烹調的食物，喝咖啡，下午他獨自出去，「整點鐘走着，任何地方，甚至遠到東部。東部常看到的是受苦，常使他有着他和他自己的煩擾不過極小的一部分因而舒適些；常有這麼多煩惱和陰影似的生物活着，他也不獨孤了，往西部去是鼓勵起沮喪。西部住的人全如基慈，成功，無疵，有秩序，有決定，他會疲倦歸來，看她們的簡單的晚餐，晚間則給與了撫愛，古怪的昏迷的生存，兩人皆怕破裂。她沒有一點表示需要那種女人們過過像她的生活甚至幾個月也應當需要刺激，他從沒有請求我帶她到哪兒去，從沒有，用言語，行動，表情，好像一切都是快樂的滿足。然而，他也知道，她也知道他們只是等着，看命運是否將我的姆指按到他們身上，這些天他沒有喝酒，他得到他一季的收入，付了些債——他們化所的那有限，他沒有去看基慈，沒有給他信，很少想到。他躲開那些鬼影——魏倫輪着斷了氣，以及那短小灰色被追趕的動物在犯人席上——好像只有一個不躲就要被毀壞的人才能，但他每天買一份報，熱心而細細地細讀每一欄。

第八章

正月二十八日午後，基慈從法院出來，是在一件無望地掙扎的案子勝利的結束後，看他到招貼上的字：「手套路謀殺案：終審完畢，已定罪。」帶着一陣沮喪，他想：「老天！今早我還沒看報！」一秒鐘前充滿心中的得意，整兩天來他聚精會神於這案件好容易得了勝利。好像忽然間異常平凡。他做了世上什麼事能忘了這可怕的事情甚至一瞬間呢？他定立在十分擁擠的鋪道上，不能夠，確實不能夠去買一張報，然而當他走向前，拿出錢來，他的臉像一塊鐵。正在這後消息傳來：「手套路謀殺案，法官復判決有罪，已決定死刑。」

他最初的感覺是簡單的憤怒。他們怎麼來罪及這樣一個瘋子？可怕！那證據——！隨後讀這報告的徒然無用，甚至想到他們如何記錄這樣一件判決案以野蠻的突然打擊他。事實已經如此，他既便說能作也改變不了，攻擊這判決也無助於更改，的確！情形是絕望的。從法院走到他家那五分鐘是他經驗過的最長的了。

性格決斷的人很少預先知道他到某種意外該怎麼辦。因為這種人的想像不能對稀少的意外給與充分的現實性。基慈確是沒有準備如果這個人被判了罪該怎麼辦，在過去數星期中他常對自己說：「當然，他們如若判他罪，那是另一樁事！」但現在他們這樣做了；他正又被那同樣舊有的爭鬥和情感所圍攻，那同一的木能，對勞倫斯和對自己的忠心與防護，為這危機的可怕迫切所加重。然而，這個人却要因一件不是他做的事被絞殺了！什麼也救不了！可是啊他是那麼個無價值的流氓，一個五死屍的鬼。如若換了勞瑞被定罪難道錯誤執行就更少些麼？由於把你的手指在他咽喉上過久一點這偶然事件勒死了一個毆打你的畜生，就有更多的罪麼——！就和熟思之後從死屍身上偷竊甚至一樣多的罪麼？尊重秩序，正義和建立事實是常與天性中的奸詐（成功對他們是生命）並行不悖的。

在到樓梯去的那條石子狹道上，一個朋友向他喊：「好啊！達倫特！一鳴驚人！恭喜，恭喜！」帶着微微的苦笑基慈想道：「恭喜！我！」

他盡可能地匆匆回到斯傳得路，叫着一部馬車，告訴他拉他到離柏若街極近的一個拐角處。

女孩子來開的門，她監視着，叩着她的手，穿着黑襯衫和一件褪色的玫瑰紅絨質短外套的她在基慈看來很奇怪。她的圓潤或可說較長些的脖子光着，基慈還易怒的看出她戴有金首飾，在她白白的臉上的黑眼睛，她捲曲在頸間好看的短髮似乎都在搜尋和懇求。

「我弟弟呢？」

「他沒回家，先生。」

「你知道他在哪麼？」

「不知道。」

「他現下和你在一塊住着？」

「是。」

「那麼，你仍和從前一樣喜歡？」

她好像不能用一種言語而用一種動作，把手放在心上。於是他說：

「我知道。」

他有着與在第一次訪她時和從窗簾間窺見她跪着時同樣的情緒——憐憫中帶着些輕微的性的感動。他橫身到火爐旁，問他道：

「我能在這等等他麼？」

「噢，可以，你不坐下麼？」

基慈搖頭。她屏着呼吸，說道：「你別把他帶走。我會活不下去。」

他轉臉向她，銳利地說：「我並不想把他弄開。我來幫你保着。」

「你預備無論什麼時候都能走麼？」

「是的，噢，是的！」

「他呢？」

她幾乎微語着說：「是的。但還有那個可憐的人。」

「那可憐的人是個盜墓賊，一個兇惡的畜生，魔鬼——值不得關心。」

他為他聲調中的粗厲吃驚。

「唉！」她嘆氣：「我很替他難過，也許他為了飢餓，我會挨過。」

「那時你會做你不願做的事。也許他已沒有人讓他愛；如果你沒有人去愛的話你能很壞，我時常想到他，關在監裡。」

基慈在爾爾含糊的說：「勞倫斯呢？」

「我們從沒談過他，我們害怕。」

「那麼，他沒有告訴過你終審的事？」

她的眼張大了。

「終審！啊！他昨晚很奇怪，今早也是，他起得很早，那——那審完了麼？」

「不錯。」

「怎樣呢？」

「有罪。」

一剎時基慈覺得她要昏倒。她閉着眼，身體搖擺，他趕前一步，用手抓着她的胳膊。

「聽着！」他說：「幫着我，別讓勞倫斯離開你，我們一定來得及，我要去看他們怎麼辦。他們不能就絞死這人。我跟你說，我一定來得及，你一定得阻止他去自首。」

她張大着眼睛看他說話，僵立着，瞪視着他的臉，而他手仍握着她的胳膊，隔着絨質的衣袖抓緊她柔軟的臂肉。

「你明白了麼？」

「明白！要是他已經去了！」

基慈感覺到通過她身上的戰慄，於是這樣的思想閃過：「老天！我在這兒假若警察來了！」他放開她的胳膊。如果勞倫斯真的去了！無論如何他沒有理由更多被牽連！要是兇案發生後在這兒看見過他的那警察又在判決後在這兒看見他！他幾乎暴燥地說：

「我能託付你不讓勞倫斯離開你麼？快點，回答我！」

她把兩手放在胸前，卑微地答道：「我盡力做。」

他不能支持着受感動，却更粗率地說：

「如果他還沒去過，你要像一頭山貓似的看着他！不要放他一人出去。我明天一早就來，你是天主教徒，不是麼？對我發誓在他沒有見我以前你不讓他去做任何事。」

她沒有回答，眼光越過去看着門，基慈聽到鑰匙在門紐中轉動聲，是勞倫斯自己，手中握住一大把淡紅色百合花和白色水仙。他臉色

蒼白而憔悴。安靜地說：

「喂，基慈！」

女孩子沒有動，她眼睛緊盯着勞倫斯的臉。基慈從這個看到那個，知道他需要萬分謹慎。

「你看到了麼？」他說。

勞倫斯點頭，他的表情仍然那麼一種情感的不寧，令基慈完全困惑。

「怎麼樣？」

「我頂不會這樣。」

「這事靠不住——確實這樣。但我必須有工夫去細看報告，我一定得有工夫看我做什麼，你明白我麼？勞倫斯——我需要時間。」

他明白他是在胡說，要緊的是馬路上不讓他去自首，但他不敢說。

「答應我在明早我見你以前什麼也別做，甚至不出門。」

勞倫斯又點頭，於是基慈看着女孩，她會——她能看着他不失信麼？她眼睛仍舊不動的盯視勞倫斯的臉，基慈覺得他不能再呆下去，轉身離開。

「答應我。」他說。

勞倫斯回答：「我答應你。」

他微笑着。基慈不能明白那微笑以及在女孩子眼中的表情。他說：「你答應了我，我很相信。」他走了。

第九章

不讓任何所愛的女人知道她們愛人的心情是不讓音樂感動人的心一樣難。然而當那個女人一向生活於苦痛中，第一次知道了愛的舒適，那麼就是愛她人盡力掩飾他的心——沒有用！而由於聰慧的克己美德她，常能夠不令他知道她已經知道了。因為一個男人的性情，不論多麼飄浮和無賴，是會喪失在他自己的決心中；不知道他的整個心已爲

人看透了。

基慈走後，女孩子沒有出聲，也沒有發問，處理得勞瑞不會他疑惑她的直覺。整個晚上她的動作都好像一點也不知道他心裡所準備的，和由於知道了他後她自己的心情。

他說的話，他的親熱，和他幫她預備盛饌，收拾他買的花和爲他喝的酒的那種熱烈，他的避免說任何足以破壞他們的快樂的話，這一切——一切皆在告訴她。她是太過份的快樂和愛戀了，在她並非如此——對於她每一句話每一吻都神秘地有着最後的話和吻的極端的價值——她不肯用任何表示或姿式避免這些，這種表示或姿式能洩露她的預知。可憐的人——她全明白，會明白得更多，一百倍的多，她不想喝他給倒在她杯內的酒，然而帶着一個過過她那種生活的女人所學習到的苦痛的接受，她沒有拒絕。她從未拒絕他過任何事，她已被所痛恨的要求過那麼多，只要是爲她所愛的人的要求她都認爲是榮幸。

勞倫斯深深地醉了，但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清楚過，從來沒有看事情這麼明白。酒給了。所希望的，沾有數小時的快樂，精力的耗費，它還把他憐憫的意識弄遲鈍了這憐憫正是他所怕的——爲了他自己，也爲了這女人，一種對於美的渴望佔有了她——甚至使這俗麗的屋子看來美麗，有爐火，有燭光，玻璃杯中深琥珀色的酒，高大淺紅的百合現出橙黃色，放散着熱香——使她甚至他自己也能看來以爲更好的一種渴望。而地心裡像鉛一樣沉重，爲他安排一切，任他給她撒上花朵，她自己與它們同歸於盡，他們餐宴時甚至連音樂也不缺乏，有人玩着，一架鋼琴自奏機從街上走過，那聲音，極微弱，當她們靜默時偷偷流進來——高揚，低抑，快樂，悲傷，有着它自己的遼遠的生命，好像火焰的顫動，（在之前們擁抱着輪着，）或是燭光間微抖的百合花。傾聽着音樂，他輪着以手指撫摩她胸間微細的筋脈，好像一個從暈厥中醒來的人。不要分離，不要！只睡着如火焰熄滅後光亮的安息，音樂息在荒涼的琴弦上，

女孩子注視着他。

她讓她去睡時已快十點了。他順從地走進臥室後！他從爐旁拿來紙和筆，使他自己奇怪的是三心二意，沒有準的人，無所謂者竟沒有猶疑，人會想當他到那種時候他會失敗，一種狂怒刺他向前，如若他活下去，承認了，他們要把他關起，把他唯一所愛的拿走，與她隔離，堵塞他唯一的清泉，咒罵她們啊！於是他坐在光亮前，兩腿相疊着寫，火光將白色的紙弄柔軟了，同時，女孩子穿着睡衣，靠着深色的窗簾立着，忘記了寒冷，注視着他。

一個人要溺死時，想到過往。如已故的詩人曾「隨風而去。」現在——輪到經驗着了，他之不猶疑也不真是那麼十分奇怪，人能意識的或半意識的猶疑許多禮拜，甚至在夢中也如此，直到那唯一不可能的事繼續着不能解決的時候，法官的黑帽子。那矮小被追迫的灰色人一種憤懣仰望着——猶疑停止了。

他已寫完，深深地凝視着火焰。

「完了，完了，月亮已死去，

看着所有在上面的人；

美麗少女撒花於床間，

吾人半分鐘後就要去。」

爲什麼一首至詩能那樣動人心呢？凡達！這朵野花——這樣稀有——他不會與她分離！爐火，燭燭，和火光——已不再有火焰和跳動了！而，在深色窗簾旁，女孩子注視着。

第十章

基慈走出去，沒有回家，却到俱樂部。這時待客室裡已經空了，他坐下來，讀審判的報告，那傻瓜幹的事似乎很無希望，在柔軟厚厚的地毯上（走在上面不會出聲音）他來回來的踱了好久，想着。他

這看被告律師，當做一個認爲其中冤枉的專家他一定要那樣做，他們應當上訴，在最後結局上也應當提出請願書。這件事仍然能夠！一定妻駁正過來，可惜勞瑞和那女孩子滿又有關係！

他沒有胃口，但晚餐的習慣太強了，他吃飯時激怒地環顧他的同伴們。他們看來仍那麼安逸。不公平！不公平！這黑雲却懸在和他們之中任何人一樣無可責備的一個身上！一個朋友，那種事情的鑒賞家！法官！特別走來表示對那件需要毅力的案子的讚美。今晚他有對於嬌傲的真正寬恕，但他一點也覺不到。然而在這暖和安全靜有牛氣的屋裡，滿是漂亮的食物，談吐漂亮的人物，他不知不覺的得到些舒適。這才是現實，那件陰影似的事情正像凄慘的風聲，人必須要除在尾外！如同貧窮與污穢不存在於安全和興旺。他喝了香檳酒。帮他堅固了現實，令陰影更像陰影。於是走到吸煙室裡，坐在爐火前，一張令人陷入飯後的睡鄉的椅中。他得到了休息。他在那睡着了，到十一點起來回家。但當他一走下大理石面的石階，穿出不通風的旋轉門，他即爲恐懼所降臨，好像他將它同正月風的氣息一齊引來，勞瑞的面孔，那女孩子注視着他！爲什麼她那樣注視他呢？勞瑞的微笑；還有他手中拿着的花？那種時候買花！女孩子是他的奴隸！他無論告訴他什麼，她會做。然而他決不能止着他了，這時候他會去自首！

他把手深深又在皮大衣口袋裡，忽然觸及一件冷東西，當初勞瑞給他的鑰匙，那從次用過後它們就被忘却了。這偶然的接觸令他決心。他轉身朝着柏若路迅速走去。他不能再去看一下。他得知他把手塊放下沒有轉動，才能安心的去睡覺，在那黯淡的街道角落裡，他等着四圍沒了人才走到那個他現在以極端的憤惡厭恨的屋子前，他開開外面的門，進去後即刻關上，他不能再犯錯誤。過道中仍是那昏暗的煤氣燈，同樣的油布氣味！他敲門，無人回應，或許他們已睡着了。他敲了又敲，於是開開門走進去，小心把門關上。蠟點着，爐火很旺，枕頭擲在爐火前地板上，上面撒滿花朵！桌上也盡是花，還

有一份殘餘的飯。他從半拉攏着的窗簾間看見內室也亮着燈，難到他們走了，把一切東西這樣棄置着？走了！去幹嗎呢？他的心怔忡的跳。酒瓶！勞瑞喝了酒！

難道這事情真來了？他許帶帶着這種愁悶回家去，知道了他弟弟是一個自首的喝醉了的兇手？他趕緊走到半拉攏着的窗簾前，向裡看，屋角靠牆放着一張床，兩人都在上面，睡熟了。他在驚異和放心中退縮回來，睡熟了！睡熟了而窗簾未拉攏，讓燈亮着？他那樣敲門還熟睡着，他們兩人一定都醉了。血湧到他頸上，他立在那發顫，睡熟了！於是他突然走向前，喊道：「勞瑞！」在木器上大聲擊打。他喘息着走到床邊，又喊：「勞瑞！」沒有回答！也沒有動一動！他抓着他弟弟的肩膀用力搖，已經冷了，他們互相枕着彼此的胳膊，胸貼胸，唇對唇。床脚梳裝桌上一盞電燈照着他們慘白的臉。那樣的戰抖打擊着基慈，他不得不抓着鋼床欄的上面，隨後他灣下腰，弄濕了手指放在兩人唇間，昏厥？不能兩人那樣完全的昏過去，就是喝醉了也不能睡那麼熱。他濕潤的手指覺不到一點氣息，他們也沒有任何掙動，沒了氣！死了！女孩子的眼合着，她現在顯得奇異的天真！勞瑞的眼張着似乎在看着女孩子合着的眼，但基慈看出它們已經無光，他帶着一種啜泣把勞瑞的眼皮合下，隨後，由於一種他所能解釋的衝動，把一隻手放在他弟弟頭上，那一隻放在女孩子髮上，她的衣服稍稍從光着的肩上退下一些，他將它拉上，好像讓他暖和些，他看到一個一個金屬物的閃光，是一個不比大姐指蓋大的銀邊十字架，從她胸間滑落到爲勞瑞所枕着的胳膊灣中，基慈把它挪入衣服裡。隨後他第一次注意到一個信封別在被單上，低下頭，他讀道：「請立刻將此信交與警察——勞倫斯，達倫特。」他抓下來，放在口袋裡。於是好像有彈力的東西拉長到極點，他的理智，意志，精於打算和決定的能力向回拉他。他以不可言說的迅速想道：「我必須與這事無關，我要走了！」他幾乎還不知道他已移動，而已又走出到街上。

他永不能說出當他走回去時他想到的是什麼，直到他回到他的書房他還不能恢復清醒。他在那以顫抖的手爲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酒，喝乾了。如果不是他偶然去那兒，第二天女用人來時會發現他們，會把那封信交給警察！他把信拿出來，他有權力——有權力知道裡邊寫的什麼！他撕開它：

「我名勞倫斯，達倫特，將自殺而死，這是莊嚴真實的自白。我承認做了爲衆所知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手套路謀害案的兇手，情形是這樣：」他看下去，看到最後——「我們並不願死，然而不能忍受分離，也不能坐視無辜的人爲我而受絞。我沒有別的路可走。我請不要對我們的屍體做死後檢驗。我們所吃的毒藥可在梳妝台內找到。請將我二人葬在一塊。」

正月二十八日約下午十時勞倫斯，達倫特絕筆——

基瑟手裡拿着信紙立着是有五分鐘，鐘滴答的響着，風在外面樹上嗚咽，下面爐火中火焰以它們充足遙遠的生命力爆炸與愛幻滅着木柴。隨後他恢復知覺，坐下來又把它讀了一遍。

就這樣，正像勞倫斯在向他訴說——什麼也沒隱瞞，非常清楚，甚至對一般人們，他們也能明白這女人是會爲現倫太太。會深信這樣。是的，會深信這樣！

紙頁從他手中落下，漸漸地他抓着這驚人的事實，躺在爐椅旁邊的這東西還關係着另一人的生死；他拿着這自白無疑把那已判決死刑流氓的命運置於手中，他要還他生命就得惹上那醜惡的污點，甚至危及自己。他若讓這自白達到當局，他不能逃脫這兩個月來是知道整個事情的嚴重嫌疑。他若被審問，會爲那警察說出會去探看這屍體的拱門，曾在謀殺發生那天晚上去訪問過那女人。對於是兇手的哥哥，誰會相信他去找那女人僅僅是，在那時候，但除了這種嫌疑外，同時這樣一件轟動一時的事件製造出的可怕的謠言會毀了他的事業，他的生活，以及他小女兒的生活，勞瑞和這女孩子的自殺已足夠轟動，雖然不會更有別的。這樣的死有它的浪漫，只能使他被認做一個悲觀者，甚至說不定可以隱匿起來。不然的話——不能隱匿，也不能阻止開得滿城風雨，他十分受刺激的從椅上立起，在屋中徘徊了許久，不能讓他的心担起整個事情來，幻想在他前面跳動，那個每天遞給他法官衣服和假髮的人的臉，浮腫而好奇，連着他一種所從未注意過的斜視；他小女兒的臉，眉

毛揚起，嘴垂下，眼光迷亂；那小小的銀邊十字架在死女孩子臂肘中發閃！勞喘合上的眼睛的無光的樣子；甚至看到他的姆指將眼皮壓下來的，隨後他又看見一條街，無終盡的人走過，回過頭來看他！停止了他的幻遊，他大聲說：「謀他們都到地獄去吧！不過七天的驚異！」他沒有受託於那自白！受託！無論如何他沒有做可恥的事，即便他將事情隱瞞起來，一個哥哥！誰能責難他？於是他拾起信紙，但後來，謠言他像一隻大黑手在他四周自己散佈起來，它粗嘔不祥的聲音似乎喊：「看報啊！……看報啊！……手套路謀害案！……有名的皇家法律顧問的弟弟自殺承認了啊！……有名皇家法律顧問的弟弟！謀害又自殺！看報啊！」他能放鬆這污流嗎？難道他，無辜的他，去沾污他自己的女兒的生活，去沾污他們已故的母親，已死的弟弟——乃至他自己，他自己重要的前途？只不過爲了一隻老鼠，一隻陰溝裏的老鼠！讓他自己受絞吧，如果他必須如此就讓他自己受絞吧！而且那還不一定。上訴！請求！他能！他應當被救！弄到那麼遠，於是山他自己的動作，顛覆了他自己！

他以突然的動作把自白信丟進在燃燒着的煤火中。微笑詭譎着他的黑臉，正像火焰詭譎着紙頁直到它們萎縮而變黑了，他以靴尖踢散燒焦捲曲着的紙片。踏進去！踏進那個人的生命！燒了！沒有什麼疑惑，再沒有痛楚的恐懼！燒了麼？一個人——一個無辜者！陰溝中的老鼠，毒藥，他從爐邊退回，抓着他的額。額際發燙，好像在旋轉。

不錯，這事完了！只有無意志和目的傻子才後悔，忽然間他笑起來，這樣，勞倫斯的死是無關係的了！無關係！他沒有意志力，沒有目的，他死了！現在他和女孩子可以在另外一個世界裏溫暖的夜中過活，相愛；不是死在這兒的嚴寒的夜裏，傻瓜和弱者才後悔，受良心和悔恨的苦楚。人堅定的向前走，抓着他的目標，不管一切！

他走到窗前，拉下窗簾。什麼！那是什麼？空中一架絞台，懸着一具屍首麼？啊！原來是樹！黑色的樹！冬天脫了葉的光樹！然而，退回來，他坐在爐火前椅子裡。是的！正像這樣發着光，燈頭旋轉得很低，他的椅子拾起着，當兩月前那個晚上勞瑞走進來。唔！他不會再來了！一個噩夢。他睡着了，他的頭燒得多利害！跳起來，他看着玻璃櫃上的日曆：「正月二十八！」不是夢！不是夢！他臉色轉嚴肅而發黑。活下去！不要像勞倫斯！活下去吧！

(完)

世界文藝短訊

揚塔

汎美亡命作家會

一九四〇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超越世界上一切文學獎金有着國際性的諾貝爾獎，此次由諾貝爾獎委員會中止一九四〇年度的授獎，過去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一九一四年及大戰終止一九一八年以及一九三五年，只此三年無得獎者，此次當爲第四次，自諾貝爾獎成立以來。

去年十月十七日於紐約康曼勒旅館(Commodore Hotel)爲亡命作家招開美午餐會。出席者：墨西哥大使，智利總統，W. 多米尼嘉公使等；作家側有裴珍珠，法珀(Edinger Fisher)，維廉，沙羅姆(Wilham Sarogan)，魏易斯，勃姆非爾德(Louis Bromfield)等參加。通過美國作家聯盟亡命作家委員會，現時代(Modern Age)出版社，「大衛誌」(Street Magazine)洛當姆公司(Roulton House)，Working Place，等關係者，募集義捐金。

蘇聯國立文學藝術科學院函稱
最近本年一月蘇聯莫斯科由政府頒行國文獎金二種，賞與文學，藝術科學一切分野中最重要有創作者，獎金分二萬五千盧布一種，另一種爲十萬盧布。

「戰爭詩人在那裡」

英國「世界評論」(World Review)刊有詩人兼批評家吉卜孫(Wilfrid W. Gibson)題「戰爭詩人在那裡」一文：前次大戰多數戰爭詩人輩出，考察此次戰爭差不多沒有戰爭詩人出現的理山。他的

理由之一：前次大戰當時的詩人疎於世界情事戰爭恰如閃電突然發生其事多過於戲劇的，抒情的感動的退出。但此次戰爭發生時，後繼危復繼起，在戰爭勃發時詩人的感覺麻痺了，陷於沒有得到顯示看硬化，冷刺的反射狀態。吉卜孫結語相信當現在的英國孤立戰爭，到某時期詩人們的最高貴的靈感將會出現在作品中。

「Partisan Review」將更名

英國「Partisan」最近發表了想變更新誌名的希望。「The Fortnightly」(一九四〇年代之意)當似注意，另一方面他有着四十歲的人的意思，不過尚未決定。此外尚有新十年(The New Decade)，生命三點鐘(The Vital Point)，「集合點」(Focus)，The American Criterion (美國規範)，「半世紀」(Mid-Century)，The Long View (展望)，「先鋒」(The Vanguard)，「反攻」(Counter attack)，Crisis, Surge, The Watchman 等名字爲候補採用。

劉易斯的新著預告

曾獲得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劉易斯，近頃業由從事演劇工作回到執筆再繼續寫作小說，其名著「大衛」(The Main street, 1929)業已中論過去出版劉易斯作品公司爲Harcourt Brace未幾改由 Doubleday Doran 出版，最近又改由洛當姆公司出版，此公司近預告將出版劉易斯氏：「靜靜的心」(Quiet Mind)內容係取材美國中西部的長篇小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新文學季刊

第二次世界大戰炮聲中誕生的新文學季刊爲「阿克萊誌」(Accents)於去年八月中出版，創刊號。發刊地在意大利諾州的亞巴那寄稿者：理查，奧丁頓，李德(Richard Reed)J. T. 法勒爾等名家，

一年定價美金一元。

暢銷十六版的書

R·李維林 (Richard Jefferies) 的長篇 *How Green Was my valley* 在美國已重版十六次，發行者為麥克米蘭 (Macmillan) 售出已達十五萬四千冊。李威林最近服務於英國軍隊中，任命為陸軍士官。

黑色的消息

「攸力極茲」作者過逝

名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易斯 (James Joyce) 於本年一月十二日逝世於 Zurich。喬易斯曾以世界傑作「攸力極茲」(Ulysses, 一九二二) 知名，當此作問世時曾遭英國及其它等國禁售；并引起自 Osian 和 Chatterton 的偽書以來在英國文學史中未曾有的論戰，其小說特質；在近代科學之光下，很徹底的暴露人類的本質，以 Freud 的「真的人格在於潛意識的活動」為前提。因為「攸力極茲」對於一切醜惡迫於真實而詳密的描寫，另一部人罵詈；「放肆而猥褻的小冊子作者，」但喬易斯終被批評家公認為自莎士比亞以後在一種新藝術創造者的名下是最偉大的作家。喬易斯最後問世作品為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菲尼甘醒了」(Finnegans Wake) 喬易斯生於一八八二年。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去世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最近於一月五日故去，柏格森生於一八五九年。曾於一九二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思想：真實在是不會復返，而為無限的創造變化的生命之不斷的流行；而思惟是以這流動不居具體的實在，加以抽象使成爲固定的東西的，物質是生命之流。著有「笑」、「創造的進的」、「物質與記憶」等。

流浪者自傳作者逝世

W·H·戴維斯 (W.H. Davies) (一八七〇年生英國詩人) 於去年九月二十六日死在 Naisnorth, Gloucestershire 自宅中。戴維斯爲生來具有流浪癖的流浪者，做過行商人，流浪於英、美、各地。一九〇五年前後，被公認爲有本性的抒情詩人的才能，尤以非常浪漫的詩材，漸次增加愛讀者，而確立了他的做爲流浪詩人的特殊的地位。其自敘傳「流浪者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ip, 1908) 已有中譯，此書最著知，在他的作品裡。

斯忒黎黎戈渥教授故世

以講授藝術史講座著名於世的維也納大學教授斯忒黎黎戈渥 (Joseph Strey Gower) 於本年一月七日逝世，享年七十歲。斯忒黎黎戈渥教授專門探討東方藝術在歐洲的影響。并著有數部關於東羅馬藝術，及印、德在東方的文明。

美國新刊書

「New Direction, 一九四〇年版」發行。爲「超現實主義的價值評價」特輯，其中以納瓦爾 (Gerard de Nerval 1808—1855) 到克萊格等三十五個超現實主義者的作品的翻譯。(New Direction 版)。

韓斯·奧將，斯德洛姆的長篇小說「第十」是在這十年裡出版的最優秀作品之一，作者爲奧卜來恩所編短篇選集中知名的人，也可以說是小說的傳統，處理一個人的人生教育「第十」使人聯想起羅曼羅蘭「悠恩，克里斯多夫」和桑塔雅那 (George Santayana) 的「最後的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第十」的意思是主人公愛里克，馬爾斯丹學習航空術被教與解過十次降落傘的紐，而不馴於此事得名。描寫被教與的機械，神的存在是不被教與的現代的精神的

背京。

瑟武·安得生 (Sherwood Anderson) 最近出版了「生長的城」，爲 American Face (美國之願) 叢書之一，插有農村保全寫真市俱樂部員攝寫真一百四十二張。

英國女小說家馬可麗 (Roget Macaulay) 寫「誰都不走正常意識。」以一九三九年夏西班牙爲舞台，探尋投到西班牙共和軍內的兒子的行踪的英國自由主義的家族的故事。

「Transition」編輯者友琴·喬辣司由洛契特 (Rochester) (紐約州)「黑牧手神」出版部出版了題名「垂直線，浪漫的，神秘革命的製作所」的翻譯集。內收阿鮑利埃 (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克洛戴爾 (Paul Claudel)，保羅·安克耳等人詩作及散文。

林語堂繼「瞬息京華」之後新作爲「變愛與玩弄」，仍由 John Day 公司出版。

詩人維廉·卡羅絲·維廉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由 New Directions 出版了「在洋鎚中」(In the Money)，描寫防止偽造，須要極端細心的注意經營匯票的一家印刷所的小說。

蘭斯洛德·霍根 (Lancelot Hogben) 在腦威首都奧斯羅講演中因爲德軍侵入，沒有檢查證逃到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進東京渡美。其

中一部事情和他的會見記由「紐約，泰吾斯」發表於書評版上，寫成這種紀行的一冊是「通過作家」，原題爲 Author in Transit。

英國新刊書

米亥耳·梭羅河夫自其兩部未完傑作「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先後有英論後，近著頓河流入海」也亦有英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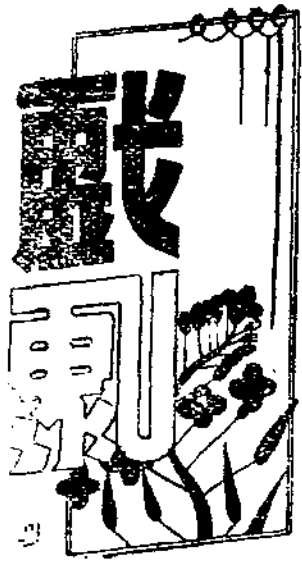
威廉·安普生 (William Empson) 的新詩集「集合之嵐」(Walter and Faber 公司出版)。

查理·莫甘「旅」(Macmillan 版) 是處理單純的葡萄栽培者提奧菲耳·亞非爾，他的愛人巴黎貢色咖啡館的歌女狄勒治，透絲卜露的戀愛，做評一變舊作的文體的新作風小說。

T. S. 愛略志 (T. S. Eliot) 的新刊爲「Eat Coker」這一本詩和他第四年開始寫的詩 "Burnt Horton" 同樣形式的長度 (Faber and Faber 版)。

會刊過「一歲見」(Yearning) 一書的 M. K. 羅凌 (M. K. Kanings) 近刊新作「Nehen the Wehippoorn ill」Hein mana 版

C. 台劉易斯 (C. Day Louis) 發表了「佛吉耳的農業詩」的新論。農業在現在不過是產業的一部，舊時代才是以農業爲主要的產業。而泰吾斯文藝附錄的批評家懷念往昔說永遠幸福的書是在紀元一二〇年以前寫的。



新婚之夜

獨幕劇

(一)人物

- (1) 金春花，新娘，二十一歲，身體碩長健美，面目秀麗風流，雖受過初等教育，而胸懷磊落，果敢決斷，頗似一個飽經世故風塵中的女子。
- (2) 錢福壽，新郎，十六歲，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因發育不全看來彷彿十二三歲世故未通的小孩子。
- (3) 朱道明，新娘的表哥，也是新娘的情人，同時又是新居的鄰居，與錢家有世交之誼。他是個師範畢業生，二十一歲多情而快暢的青年，家境並不富裕，而衣履整潔，油頭粉面，是一般人極所喜歡的男子。
- (4) 錢子車，新居的父親，有名的富商，約五十餘歲。
- (5) 錢太太：新居的母親，約五十餘歲，一般妻子如命，誠懇樸實的婦人。

心 粉

- (6) 金福風：新娘的父親，年約六十餘歲，卸任小官僚。
 - (7) 金太太：新娘的繼母，年約三十一歲，風流浪漫，服裝妖艷，毫無顧忌的女子。
 - (8) 女 僕：李媽，四十餘歲。
 - (9) 田德培：新郎的同學又是新郎的鄰居，年約十六七。
 - (10) 王長有：新郎的同學，又是新郎的鄰居，年約十六七。
- (二)地 址：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城池。
- (三)時 間：春風的一个夜晚。
- (四)佈 景：這一間花燭之夜的洞房，左邊一個門口，是黑色的二合門，每扇上皆貼有雙喜字(金漆紅底)，門是開着，懸上紅綢門簾，左邊

有一個二扇門的小門口，通耳房。

(內室)中間為一個兩扇的洋式窗戶，每扇有三格，上部鑲有不透明的磨沙玻璃，貼有紅紙剪成的喜字，下部為透明的普通玻璃，閃閃着綠紫窗簾，所以看不見外面(即打開窗簾，因在夜晚，外暗內明，只能看見窗前站立人物的面孔，而不能窺見窗外的景色)窗前放着一張八仙桌，桌上鋪着綉花的緞紅桌布，桌上陳列一架坐鐘，兩花瓶，及四盤點心水果糖果，香燭火盆，小刀等，桌旁有兩把太師椅，椅上有紅綉及藍青，椅旁放兩雙小凳，桌左有一梳粧台，台上放有貼喜字的鏡子，香水，粉盒……等等化粧品，台旁放一茶几，几上有貼喜字茶壺茶杯等，右邊設一床，用紅綉作床圍而無帳，床上蒙大紅床氈，有四床紅綉被褥，一對鴛鴦枕，牆上略懸喜聯錦幃等。

開幕時，新娘衣綉着素綉旗袍，平底綉花鞋盤腿坐於床之一角，面向台前，垂首若有所思，而不時的翹首四望，目光流盼，伸腿舒展；本來他是個活潑的人兒，怎能够作這木雕泥塑的羞娘！

新郎，衣藍袍青馬褂，胸前掛着大紅花，正在桌前，亂抓糖果，大嚼點心。
新郎：我爸爸今天真大方，買這些糖果白白

的放差（回首視新娘新娘報以睜睜的冷笑）喂！你吃點不？甜的很（拿一塊糖送到新娘嘴邊）吃一塊吧（新娘回首向裏）您今天還沒有吃飯，可別乖壞了（新郎見她仍是不理，無可奈何的仍回八仙桌上大吃大嚼，悶得杯盤狼藉）

女僕李媽上

女僕：（青布褲，白布褂，頭插紅石榴花）：

我的少爺，可了不得（目視紛亂的糖果）您應當學規矩點，今天娶了媳婦就是大人了，你把這個弄得亂七八糟，一會兒親家太太來了要笑你的，（吃吃的笑着，整理糖果）

新郎：誰敢笑我？我是叫少奶奶吃啊，叫她女兒吃來啊（跑到梳粧台前弄化粧品）這是真正雙美人的雪花膏，真香！（往臉上擦上些又弄那帶噴霧器的香瓶水子）好香，好香，還是什麼玩藝？好香！老李，我給你洒上點（對女僕衣上噴香水）！

女僕：哎喲！我的少爺，我可沒有這麼大造化，這是少奶奶用的。（仍整理糖果）

新郎：我給少奶奶噴上點（對新娘噴來，

新娘又回首向內，他便在她的背後大噴起來，）子……子……還有點

像救火機，好玩麼？好玩麼。

（金太太及錢太太）

（錢太太衣舊式女藍綢襖，青綢裙子，十分舊式太太的裝束，金太太衣淡綠色的旗袍電燙頭髮，高跟鞋，口啣紙煙。）

（新郎見其母至急將香水瓶藏於背後，站在床側）

錢太太：好香，好香，親家太太你們的嫁粧

真不錯呀！

金太太：（看一看梳粧台）這都是我親自到北京中原公司買來的，女兒雖然不是我

生養的，我可當親女兒看待。

女僕：親家太太，您喜酒吃的好？這邊坐

（金太太錢分賓主而坐）

金太太：吃好了，您貴姓。

女僕：我娘家姓李，婆家姓金，隨您叫老

李老李都行呀！您喝杯糖水，（奉

上糖水）

金太太：李媽，以後對我女兒請多關照些，一年三節，我有賞錢的，她雖然不是我的親女兒，我可不能叫人家說後媽的不好呀。

錢太太：親家太太，您放心吧！我就這麼一

房媳婦，沒有妯娌，沒有大姑小姑，我那能錯待了她！

女僕：我們太太人可善啦，初一十五吃齋

念佛連個螞蟻都不敢踩死，您想，他們老倆口子就這麼一個少爺，我說句不好聽的，對媳婦還不當祖宗看待，您真安吧！

錢太太：您請用點糖，（看糖果紛亂，頗詫異）李媽，誰吃糖來？這多不成樣子……還有嘴裡吐出來的。

女僕：左不是少爺吃來。

新郎：你胡說，我沒吃；是新娘吃來。

金太太：什麼？豈有此理，沒有那八宗子事

，我女兒雖沒有親娘，可有我這後媽，受過娘的訓教，受過家庭教育，那能作着媳婦亂吃東西？

新郎：（口吃）不……是……是我……她吃來……她可……並沒吃。

錢太太：（目視其子意思是不讓他再說）李媽你快到我的屋裏，再拿來，（李媽說聲是隨下）

金太太，我這孩子，可是個好閨娘，不苟言不苟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見了男人先紅臉，一句話也不能說了，可不像那一般的女學生們，見了男人話就多了，她自從小學畢業後便

在家裏跟我學針線，習作茶，我常常教她怎麼孝順公婆，怎麼侍候丈夫，她爸爸還怕她書底不夠用，請姑娘的表哥教她念四書，什麼論語，孟

子呀都念的順嘴流。

錢太太：唔！她表哥給她講書？這位表哥多大歲了？

（新郎坐在床邊閉目打盹）

金太太：你可別誤會呀：姑娘的表哥雖然只二十掛零，可是個規規矩矩的老實孩子呀！況且她們念書的時候，我一步也不敢離開就怕別人說長道短呀；說起這位表哥，您也許知道，就是朱道明，姑娘親娘的侄兒，聽說朱家與府上也是至交，不是也在這條胡同裡住嗎？

錢太太：朱道明啊！他小名叫金子，就在我們東邊住。他媽人可不錯，不過這孩子可有點……

金太太：可有點什麼呀？

錢太太：可有點不老實，聽說他整天價講戀愛，妍女人。

金太太（心虛不自然）沒有的事，那都是謠言。說真的，朱道明真算漂亮，白白的臉蛋，高高的身條，配上那媚人的眼睛，追他的女人倒多啦，那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他不要的女人們便造謠生非了，真該千刀萬剮爛舌根，還說……什麼。

錢太太：還說什麼？

金太太（自知失言）沒有什麼啦……就是有

，今天新結親也不便說了，您聖明，他反正是個好孩子。

（新郎在床邊打盹，不慎跌倒於地）

新郎（在地下）：我的媽，好疼……

錢太太：怎麼呀！我的兒子，大喜的日子，怎麼會跌倒，別是中了邪吧！阿彌陀佛（合掌站起）

新郎：我坐飛機來，在大海裏飛，飛！飛，高極啦，我看見一隻大金魚，好大的金魚，兩隻眼睛像電燈泡……我想捉他一伸手，跌在海裏……我才醒了，好大的金魚，（已經站起來）

錢太太：我的孩子，你是累了。

新郎：（欠伸）我要睡覺，我要睡覺！

錢太太：（扶持他）我的孩子，你等一會兒，你聽話。

新郎：我要睡覺，嘿……我蓋這新被窩的（將被褥弄亂，把方才手中弄着玩香水瓶摔在地下，金太太及新娘匿笑新娘轉臉向內，一會再轉而向前）

（女僕持糖果上）

女僕：哎呦！我的少爺，幹麼這末着急啊！客人們還沒吃完飯，就入洞房啊，好不害羞（一指弄臉蛋）

錢太太：（回到太師椅旁邊仍站立）李媽你去疊疊被窩，（女僕放下糖果，便去收拾被褥，新郎阻攔，正在爭執時，聽到

金福風及錢子卓在門外互談的聲音）

「錢子卓：您先請，

金福風：您先請，

錢子卓：您是新親，自然先請」

（結果金在前，錢在後上場，）

金福風：光頭戴金絲眼鏡，藍袍青馬褂錢子卓，戴紅頂小帽，古銅色袍子青馬褂，金太太見此二翁到來站起，及錢太太皆對行禮，金太太行鞠躬禮，錢太太行舊式婦女的拜禮，此時新郎仍在手弄被褥嘴裡說聲不清的話，大概仍是「我要睡覺」

錢子卓：福翁上邊坐，（錢翁與金翁分賓主坐於太師椅上，兩位太太各依其老爺坐於椅子旁邊的小凳上）

女僕：親家老爺：您的喜酒吃的好……喝杯糖水吧！

錢子卓：（瞥見其子，大聲斥責）畜生，規矩些，太不成體統，過來與你岳父行禮。

新郎（面帶悽容，踉蹌而進到他岳父面前，俯的跪下，叩頭，）一個啦，兩個啦，三個啦，禮成。

金子卓：（慌忙站起扶起新郎）已經見過禮

了何必再行大禮。

錢子卓：泥賬東西，叫你鞠躬，誰叫你磕頭，已經十六了，連這點人情世故都不懂。

新郎：這是怎麼說的？那一會兒在禮堂上，我鞠躬，你叫我磕頭，這一會兒我磕頭，你又叫我鞠躬。到底怎麼辦好呢？（垂手站在床邊側過一會又打起睡來）

錢太太：我的孩子平常是很聰明的，今天怎麼糊塗了。

新郎：我要睡！睡覺。

錢子卓：好好的站在那，今後你成家立業了，不能像從前那樣頑皮放肆，聽見沒有？

錢太太：我看他多半是中邪了，李媽，你快叫老王放三聲雙響，沖沖邪，快，放三聲，記住。

女僕：我去。下榻的時候，那掛鞭便劈里叭噠的不大響，多半是有點邪氣（下）

（在內）

李媽：王二爺，太太叫你放三聲雙響。

老王：放爆竹！沒有啦。

李媽：快買去。

錢子卓：犬子本質，尚可有觀，只是做父親的教導無方：所以：請親家翁原諒

金福風：客氣客氣，令郎年紀尚青，日後稍長自知禮節，我看他還算聰明，小女實在愚鈍以後尚請親家教導。

錢子卓：您太客氣，令愛淑靜伶俐，溢於外表，可見兄台的家教了。

金福風：過獎，過獎，小女伶俐倒不見得，不過還算淑靜，絕沒有現在一般女學生的惡習，對女孩子的教育要緊的是貞淑兩字，才華倒是其次，所以小弟對女兒的教育特別在貞淑上注意，至於勤儉，操作……

金太太：親家翁，我們的女孩真是好孩子，別的不敢誇口，反正的確確是個真正大姑娘，明兒你們驗了紅就明白了。

錢太太：您說遠啦，驗不驗的，還有錯兒嗎？

金福風：常見報紙說，處女膜，有時因運動，打球騎車可以摧毀，實是欺人之談，掩飾之詞；不幸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居然還有一般無恥之徒，善自其說，可數，可數（連連的搖頭嘆息）

錢子卓：小弟對這問題，毫無研究，令愛是金枝玉葉，自然……（想不起適當的話來）記得什麼書上（思索，終於想不出什麼書來）……說只有守

宮砂才靠得住，什麼書？大概是在中庸上……也許是二度梅上……

說過……不也許是……反正是孔子說過……什麼來……唉！一時記不清了，

（王長有上，王衣古銅色袂袍，青馬褂，肥而大，看來彷彿借來的）

王長有：（在門外）朱大哥：你不先進去，我可領頭了（進門一看，馬上又退出），不行……不行老丈人，丈母娘都在面前，怪不好意思的罷。

錢太太：他的同學們要看新媳婦了（笑）

金福風：我們就告辭吧！

金太太：親家太太，您多照應點，回頭鬧洞房的進來，可不要鬧得太兇啊，我們女兒臉熱。

錢太太：不要緊的，他們也不過進來坐坐，不會鬧的。

（金福風，錢子卓及金太太錢太太皆下）

新郎：（欠伸）好曬，好曬（台上靜一分鐘）

王長有：（在場內）老大人走了，我們進去

（王長有，田德培，朱道明上，田衣青袍，青坎肩，朱衣嘍囉袂袍，皮鞋，油頭粉面，而面有愁容）

王長有：（走到新娘面前）真漂亮，小田你

看看：

田德培：果然不錯，（對新郎）喂我們到你房中還不站起來迎接？

（新郎站起）

（朱道明醒來睡去顯得心神不安，目光常與新娘接觸，可又不敢正眼相看）

新郎：你們還沒有走啊！

王長有：走啊，我們泡了，也要在這屋子裏睡覺，你想鑽被窩抱媳婦可沒那麼便宜事。

田德培：這屋裡真香，（鼻嗅）小王，你想新娘身上一定更香，我們想法解開他的衣服，開開行不行？

王長有：（走近新娘），大嫂，讓小弟弟們開開可以吧；面子事（新娘面向內）

田德培：我們先禮而後兵，我給您，磕個頭，你解開衣服讓我開開（磕頭）

王長有：好；大嫂您已經受了人家頭，如果再不解便要不容氣了。

田德培：叫她考慮三分鐘，如果仍不聽命，我便代拆代行了。

新郎：我也要開一開。

王長有：今兒晚上叫你開個够。

田德培：已經一分鐘了，大嫂注意。

王長有：已經二分鐘了，不自動解開我們便要動手了。

田德培：三分鐘過去了，來，我們動手（要

真個去解新婦的衣服）

朱道明：（看不過去，將其人攔住）胡鬧，要知道鬧洞房也有分寸，只許動嘴，不許動手。

王長有：你別裝好人兒。

田德培：嘿，老朱；你是我們這胡同裏有名的淘氣精，今兒鬧洞房你充君子，裝蒜吧！

王長有：也許新娘在私下對他有點好處，（對田）不然他爲什麼護着她，難道與你有什麼關係（對朱）

朱道明：……（欲說又止）

新郎：我剛才聽說：朱大哥是新媳婦的表舅教她（用手指）念書呢。

田德培：原來你是新娘的表哥又兼老夫子啊

王長有：不管表哥不表哥，我們鬧個痛快，況且新婚三天之內不分大小，誰都可以對她開個玩笑。

朱道明：開玩笑可以，可要規矩些。

王長有：好；我來個規矩的，大嫂您站來走兩步，叫我們欣賞欣賞你的曲線美（新娘不動）

新郎：她站着比坐着更美，你站起。

（新娘仍不動）

田德培：朱道明，你看站一動不動，連理都不理，難怪我們動手。

朱道明：（對新娘）你就站來，走個圈怕什

麼？

（新婦站起走幾步，王與田新郎，皆拍手叫好）

王長有：真聽表哥的話。

田德培：我看不僅是表哥，還是什麼情……

朱道明：（怒）別胡說，（睜眼）

王長有：大嫂，您給我們點枝煙，行不行？

田德培：要在她的芳唇上抽着了再給我們。

新郎：好！好！（在桌取煙，放在新婦身旁）給我也抽着一支。

王長有：我來燃洋火（燃着後，新婦仍不動）……快點！大嫂，……不行燒了我的手了！好痛（搖手）

朱道明：你們不要強人所難，那能給你們抽着？（對新娘）你站着來，每人遞給一支煙，給他們燃着洋火，大大方方的說句請您用煙；

田德培：這也湊和。

新婦：（遞煙後）請您用煙。

新郎：這是她第一句話。

王長有：多麼嬌的聲兒「請您用煙」

田德培：這不熟識，我提議，請新娘新郎行接吻禮。

王長有：好，接吻去，去，（推新郎）

新郎：什麼叫接吻？

田德培：連接吻還不懂，就娶媳婦，真叫羞

殄天物。

王長有：接吻就是親嘴，嘴對嘴嘔的一下，英文叫「啗死」

新郎：親嘴我明白，來，咱兩乖乖的親一下（抱新娘頭，新娘面向內）

朱道明：（推開新郎）小弟，你真沒出息。

王長有：（氣憤），你是幹麼的，人家心甘願意，碍你朱道明什麼事。

田德培：我明白了，你吃醋呀，老朱吃醋！

衆道明：放屁，我覺大庭廣衆之下接吻有點肉麻，鬧新房不要太過火，前幾天，北京報上不載着新房慘劇一個新

聞嗎？生生的把新郎收拾死了。

新郎：道明哥，怎麼故事，從頭兒說說。

朱道明：好！你們都請坐，（自己坐於小凳上）我給你們說說：這是……

王長有：朱道明，你別施金蟬脫壳計，鬧洞房得鬧個熱鬧，我不管表哥表妹……非……

朱道明（怒）：非怎麼樣（抑止）……：我想起一個有趣的方法，我們用繩子把新郎的手腳像細豬的糞子綁上

，放在床底下，叫他今晚不能上床睡覺。

王長有：這個法子不靈，新大嫂自然會解開的。

朱道明：我們再把新大嫂也綁上。

田德培：這也是白費，人家裏有人哩，老太太，老媽子那個不能來解開

朱道明：我們把門鎖上。

朱德培：這也不行……

新郎：（未等田說完）你們壞透了，愈想愈毒，我告訴我媽去（跑着下）

王長有：你別走（沒有攔住）

朱道明：還不追他，快追，快追！（田王急追下朱只頓足而不動，見他們走遠了才回顧新娘）

朱道明：妹妹

新娘：房裡沒人了嗎？（回望）

朱道明：都走了，我們談談吧，以後很難得到這樣的機會……我的心全碎了，三年來左右不離的人兒，跑了，離開我了。

新娘：你不用貓兒哭耗子，說實話，你還愛嗎？

朱：我敢說世界上除了你沒有我可愛的人，你方才還看不出我那種難過的樣子嗎？到了現在問我愛不愛的問題，真叫人傷心。

新娘：你既然愛我，爲什麼還與我後媽偷偷摸摸，你是不是一個逐臭之夫？

朱：這一點我早想問你，可是我深知那個女人手腕毒辣，我那敢與她爭長短，所以三個月來裝作不知不覺，你當我真是個傻子嗎？

關於這件事，即使我不向你解釋，大概

朱：……

概你也會明白的——我那能愛這半

老徐娘呢？況且我的靈魂已經交給你了！起初，她是向我誘惑，見了面

永遠笑迷迷的，用眼珠兒瞞我，常常對我說！你怎麼還不娶媳婦，這

麼漂亮小夥子有多少女人想着呢，這些輕巧的方法，我都輕巧的逃避

過去了……不過有一回……就是舊曆的正月初三，在你們家裡打牌玩

。你還記得吧？

新娘：記得的，就在打牌以後嗎？

朱：不是，不是，你不記得在沒等四圍完了我便借故去嗎？

新娘：記得呀！我那繼母隨後也出門了。她出門並不是找我去，是另會一個人——你們家裡的人。

新娘：難道是我的哥哥嗎？那時我哥哥與我們的繼母見面不過一星期，我

哥哥一年只回家一次。

朱：詳細告訴你吧：在玩牌的時候她那種大膽的行爲，真叫我汗流浹背，

她先用一隻左腳壓住我的右腿，我急忙躲開，她又用腳勾過去，還笑

迷迷的對我說：「你打牌真不留情面，好狠的心」，我怕她得寸進尺

，所以就說頭痛走開了，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她的另一隻腳還壓在你哥哥的腿上，可是你哥哥並未躲開，所以我走後，他們便出門了：

新娘：你們倆是在什麼時候？

朱：自然是在你哥哥走了以後，大概在上元節的一天，我去看你，想不到你出門了，我在你屋看紅樓夢，她便悄悄的走進來：瞪着眼睛乾脆說吧，你們的事，我全知道，你帶着我女兒到生生醫院去打胎，花了多少錢，我都知道，你如果不識抬舉，我可不客氣了……我爲顧全你的名譽，只好權宜行事，犧牲了，新娘：就在我屋子裡，我的床上（呀噯）

朱：對了就在你屋裡你的床上你要明白一切全是爲你，這些無行的女人那配我愛！

新娘：我所以有今日，嫁給這個小孩子，全因爲你的心變了，我受到這種刺激，才答應了我父親的要求，假如你早對我說明，我們何嘗不可遠走高飛，朱：我不對你說明，並不是對地厚，對你薄反而是爲你。

新娘：我不懂。
朱：你的繼母是個不顧一切的無恥的潑婦，剛才你還說她的手腕非常毒狠，既不怕你的父親，還有什麼顧忌，同時你是未出閣的閨女要名譽，顧臉面，你又是有意強不容人的性情如果我告訴你，一定會衝突的，設若，雙方揭穿，宣揚出去，你的損失大，她的影響小。

新娘：（沈思）這也許是你的好意，不過你對我的出嫁看來并不感覺痛苦，我會徵求過你的意見，你說：按事實上我只有出嫁一條路，當時我以爲你不愛我了，便沒再追求根底，現你這麼一說我更不明白了。

朱：總算你還不真的了解我的心，你離開我就如同挖我的心，願你出嫁是爲你的幸福，我知道我倆的婚姻是無希望的，即使你父親屈就了允許你嫁給我這個窮光旦，你那繼母也必千方百計的破壞呀，我會思索過若干次，理智告訴我你嫁給這錢家是幸福的，丈夫雖然年幼愚痴而還清白，他的父母親既富有，而和善……

新娘：我沒有見過一個青年人，在愛的氣氛中，有這麼堅決理智。理智？我看是陰謀吧！你的話都彷彿花言巧語。

朱：（捶胸）天呀！妹妹，你知道我爲什麼來這裏參加婚禮，誰能忍心看着自己的愛人同別人結婚婚禮……我是爲最後再見你一面。

新娘：哼！以後你便不理我了，不再見我只與那個駝駝女人……

朱：今夜以後我誰也不理了，我要離開這世界（新娘撫摸他，）

新娘：真的嗎？

朱：我都預備好了，這便是（指袋中的手槍）

新娘：（順手摸去，驚異非常）這是手槍嗎明哥！

朱：是的手槍，我打算死在我常去的那座桃林裡。

新娘：（掏出手槍）哥哥你不能死，現在我才真認識你，你真愛我，可又不敢佔有才，想出這怯懦的辦法——自殺

朱：無論你怎麼說吧，我想，除非我死了你才能平靜的生活。

新娘：不！你不能死，你不能離開我，（吻他）……我們倆一同死（倒在他懷中，他扶她坐在床上）……我不死，我們還得活着，（四望）我倆逃走吧！

朱：逃走，上那兒去呀？

新娘：只要你願隨我去，四海皆可爲家，七八個月後你就做了父親了。

朱：（驚）怎麼？現在肚子中懷着胎嗎？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現在幾個月了？

新娘：只兩個月，我怕告訴你，又送我去那個醫院，作那反自然律的罪惡，我不願再毀壞一個小生命，未打算上屋子裡，讓那個小孩子作他的名義上父親，出嫁後八個月生孩了也不算希奇。

新娘：真的嗎？

朱：真的嗎？

新娘：真的嗎？

朱：真的嗎？

朱：不，我仍要做我兒子的父親，我吻吻他

，（吻新娘肚子）；我的寶貝，你是個男孩子還是女孩子？（狂吻）

（田德培，王長有，抬着新郎上）

王長有：朱大哥；細好了，可把我們累壞了原來細一個人好不容易。

田德培：好，老朱，你叫我們細人去，你却吻新娘的肚子（朱急站起，王田將新郎放在地下）

王長有：方才我按她一下，你都不幹，說什麼不要太過火，你吻人家新娘的肚皮過火不火？

田德培：姓朱的，說話呀（朱只蹣來蹣去不語）

王長有：（看看新娘）別問了，我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

田德培：我也明白了，金大嫂，（新娘回首）你也讓我們哥兒倆吻吻肚子行不行？

王：怎麼不理人啊！我們同姓朱的都是賀喜的客人，不能有這有近。

田：這不是你們家裡，你的錢房裏，只許表哥可以與表妹那麼着；這是錢家的新房，你是錢大嫂。

王：我看她不是錢大嫂，倒似乎是朱大嫂。新娘（臉轉向新，怒甚，舉槍）你們滾蛋（槍聲）

田，王，（同時）新娘婦殺人了，殺人了（急下）

新郎：我的媽呀！我的媽（仍在地下躺着）

朱：（目瞪口呆）你這是幹麼？

新娘（持槍站起）你先把門關好（朱將門合上並下鍵）

新娘：再用椅子頂上點，（新娘搬過椅子）

新郎：媽呀！媽呀！

新娘：你別誤，聽我的話，要不呀！你看這是什麼（出示手槍）

新郎：是！是！

朱：事到如今，我們倆一塊死吧！妹妹！

新娘：先別說這種沒出息的話，也許有一線曙光，一條活路；

朱道明：活路？我看是來生了，一會兒警察便來了，我們還能開槍拒捕衝出去嗎？我們先親熱親熱吧；在臨死的時，能得到你最後的一吻，我就升入天堂了。

新娘：哥哥，活路也許有，就在這小孩身上，他們如不和平解決，我便一槍打死他（槍指新郎）

新郎：我的媽；新娘要打死我！

新娘：你敢（用槍口指新娘）（轉向朱）吻我吧一會也許沒有時間了（抱朱狂吻）

朱：還是快快談判，如果通知了警察就不好辦了

新娘：對！（對新娘）你大聲叫你媽！

新郎：媽呀！媽呀！快來。

朱：教他站起來；（扶新郎立起，解開腳上的繩子）

新娘：再喊！

新郎：媽呀！媽呀！快來！

女僕上（在內）

女僕：少爺，別喊叫了，老爺累了一天，睡着了，太太叫買除邪的爆都沒放，你這麼大驚小怪的是幹麼呀；（推門）唔！原來是闖新房鎖上門了，少爺，少奶奶，你們就乘早兒睡吧！

錢太太（在內）李媽，李媽！

女僕：我在這裏呢。

錢太太，方才是誰的爆？我不是告訴你不要放了嗎？老爺睡醒了，

女僕：咳！剛才我也聽見了一聲，不像爆……

新娘：李媽：你告訴太太，是放的槍，

女僕（笑，高聲）方才是新少奶奶放的屁，好大屁，

錢子卓（在內）（急走聲），那來的手槍，把賀客的王少爺田少爺都打跑了，好厲害的潑婦，你們也不早叫醒我，出了這麼大……（走至門口與女僕在一塊）（女僕跌倒）

女僕：哎喲，老爺：錢子卓：誰呀？

女僕：我呀！

錢：你受傷了嗎？

女僕：你把我家的腳踩碎了，還不知道嗎？

錢：混蛋！（推門聲）誰關的門，開開！

（當錢與女僕對話時，場上之朱與新婿可互作低語狀）

新婿：爸爸，他們把我網上了。

錢子卓：什麼？誰把你網上了？

新婿：爸爸！

新婿：不許再說，（轉對朱）我向他開始交涉吧（走到至窗前，新婿及朱皆面向台前立，朱緊把新婿的肩膀，此時錢太太至窗外）

錢太太：（在窗外）怎麼回事？我媳婦給開開門。

（因有窗幔，看不見室內，錢太太隨手敲玻璃）

新婿：門是不能開的，我拉開窗簾請你看

看吧！

錢太太：（拉開窗簾後狀大驚）哎喲！朱少爺還沒去嗎？快把我們孩子放開，不要這麼鬧着玩啊，

新婿：誰鬧着玩，你看這是什麼？（出示手槍）

錢太太：（大驚急閃開）老爺呀；新媳婦拿着槍呢（女僕也擠在窗外觀看時而吐舌時而擱眉。）

錢子卓：（走至窗前）道明還沒走，開新婿開玩笑也不要動手腳……

新婿：誰開玩笑？你看這是什麼？（出手槍，此時新婿要閃開窗簾口，不遮住窗外的人物）

錢子卓：（大怒），好不懂事的婦人，我來了，還把手槍放下，你知道我是你的什麼人？

新婿：（冷笑）今天我們見過一回面，你真是我的一個新朋友吧，

錢子卓：豈有此理；新媳婦發瘋了，快去叫警察，李媽……

新婿：你敢！如果報告了警察我便打死你的兒子。

新婿：爸爸你千萬千萬別叫警察。

錢太太：我活了半輩子，就這麼一塊肉啊（打碎一塊玻璃）我與你這女人併了（要由窗口鑽進去）

朱：別讓他進來（對新婿）

錢子卓：道明，你把手槍奪過來，我們再進去！

朱：（回首，擺擺手）

錢太太：我進去與她併一下（搖撼窗戶）事到危急非自己不行，（又搖撼窗戶）

新婿：你們別發瘋，如果不報告警察，我們可以商量；要是勸武力，你兒子

的命可在我的手指頭上（出示手槍）

錢太太：就聽你的（和氣了）慫發慈悲吧，我只一個兒子，有什麼話慢慢的說，您要衣服首飾我有的是（新婿沉思不語）

錢子卓：那裏來的手槍？道明！

道明：（回首）我帶來的（又向台前）

錢子卓：你帶來的，你要綁票嗎？

道明：（對新婿）你乾脆告訴他們吧？

新婿：不用忙，先叫他們答應兩個條件，錢先生錢太太，聽着：第一件把婚書拿出來，我要燒毀了它；第二個要暫借兩千元，你們馬上辦！

錢子卓：哎喲！婚書能隨便燒毀嗎？我手下也沒有這麼多的錢，你要錢幹麼用，我管吃管住，管衣服……你是什麼意思……

新婿：少說廢話，你的櫃中兩三千是有的，馬上辦去，不然啊，我便（舉槍對新婿）……

錢太太：我的媳婦，慫別忙，

新婿：誰是你的媳婦，你要保全你兒子的命，趕快按着我的條件去辦。

錢子卓：道明，不，朱先生，你過來，究竟怎麼回事，我問問你：她是不是瘋了？

朱：（回首）：你問她吧，

新婿：我看不給你們一點厲害是不行的拿

起桌上削水果的刀子)走到新郎背後，提起他的一隻耳朵)我先割他一隻耳朵。

新郎：(怪叫一聲)我的媽啊，我的爸爸！

錢太太：哎哟，少奶奶，不，金小姐，你千萬別，千萬別割，你的條件我都答應了兩千就兩千。

新娘：你趕緊去辦，記住還有婚書，一塊拿來快點去辦，(又緊提耳朵一下)新郎又怪叫一聲)

錢太太：就辦就辦(對錢子卓)你還不快拿去

錢子卓：究竟怎麼回事？

錢太太：你管怎麼回事，救兒子的命要緊(頓足)。

錢子卓：我去，我去(回首，欲走而留連)

兩千塊！怎麼回事？

新娘：別忘了婚書，限你十分鐘辦到，(對新郎)叫你爸爸快點(又緊提耳朵一下)

下新郎又怪叫一聲)

新郎：爸爸，你快點，快點！

錢太太(推其夫)走……走，我們一塊去，

李媽！

女僕：太太，我在這裏呢。

錢太太：跟着我去拿錢。

女僕：這真是沒有的事，早晨那掛鞭不就

大響，招了邪啊，多半是那王八旦

算命的把喜日子看錯啊(錢子卓及

其太太女僕下)

朱：你要兩千元幹麼用？

新娘：這是我們度蜜月的旅行費。

朱：我們上那去

新娘：有了錢那裡都可去。

朱：怎麼出門？萬一有人埋伏在門外；

便要……

新娘：他們敢埋伏人，我們帶着這塊寶貝

(指新郎)走，什麼也不怕。

朱：還得帶他走，好不累贅。

新娘：他是我們護身符，到了安全地方再

讓他回來。

朱：無論如何；出這門口(指門)似乎

不妥。

新郎：那耳房裡還有一個門，你們快走

吧！

新娘：唔這里還有門(由右邊小門下，一

二分鐘再上場)有一個，門外是花園。

朱：那好極了，我知他們花園裡有後門

，是不是？

新郎：不錯，有一後門通狗兒胡同，你們

快去，我睜啊！

新娘：那老東西還不來我用人造電話催催

他(又緊提新郎的耳朵新郎怪叫一

聲)叫你爸爸快來

新郎：爸爸，快來，快來！

(錢子卓及其太太女僕又上皆在窗外)

女僕：來了，少爺！

錢子卓：(由窗口遞進)：這是婚書，這是

兩千塊。

新娘：(接過去)道明，你點點這錢，我

燒這婚書(新娘燒婚書)。

錢太太：你要的東西都辦到了，請放了我的

兒子吧。

新娘：現在還不行，我們還得借用他一天

兩天的。

錢太太：兩千塊錢給了你，還不放人，難道

你還帶他走嗎？

新娘：對了，我們得帶他走，恁不用怕，

我們無冤無仇，絕不傷害他，一定

教他回來。

錢子卓：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金小姐，你們

府上也是書香門第，怎麼臨財？不

簡直是綁票？

新娘：這不是綁票，這點錢是賠償我出嫁

損失，況且我的嫁裝也值兩千塊。

錢太太：嚶發慈悲，放他吧，要嫌少，我在

添上些！

新娘：少費話。道明，點好嗎？

道明：點好了：兩千正。

新娘：把他的眼睛蒙上(朱用毛帽蒙上新

郎的眼)

錢太太：(哭)我的兒呀！

錢子卓：金小姐：你要的條件我都辦到了，

我要明白明白究竟怎麼樣回事，你與道明是什麼關係？

新娘：現在我能告訴你的：道明才是真正

的丈夫，我肚子中還藏着他的兒子（指肚子）我們要走，要到天堂也許是地獄中過生活。我怕你們追捕，所以要帶着你的兒子，如果讓我們平平安安的走了，自然放回你的兒子，請你放心，兩天之內他準可回來，別的你就不用問了，道明，把錢帶好，就走吧！

錢子卓：金小姐你等一等，你要明白，你是

我們用轎娶來的媳婦，方才你父親還親眼看見你坐在那個床上，可是你明天失踪了，你們府上要質問我，我如何答復呢？

新娘：我自然要直接寫信給我的父親，絕

不能叫你再担負責任，再見，我們要走了！

錢太太：等一等：我陪着我兒子去。

女僕：我叫車去吧。

新娘：全不用，不聽我的話，我便這樣（

又緊新郎的耳朵，新郎又怪叫一聲

新郎：我的媽！

新娘：我再鄭重對你們說，不許報告警察

如若在路上發現有追捕我的人，我

便先打死你們的寶貝兒子，我的槍口是時時刻刻對着他的頭（持槍對

新郎）

錢太太：我的兒呀！

新娘：走吧！（道明同新郎面轉內）

女僕：你們現在可要開門了，我去拿提燈

，院子裡黑呀！

新娘：不要，你們三人，誰也不許動，一

動我們便開槍，我們要由這里走（

指右邊門）

女僕：走後門呀（朱扶新郎向右門走）

錢太太：在我後門等着去。

新娘：你們敢動！（又緊提新郎耳朵新郎

又怪叫一聲）你告訴我媽不許動。

新郎：媽，媽，你別動！

錢太太：我的兒，我害了你，給你娶媳婦！

（哭）

新娘：走，走，（朱偕新郎，新娘在後，

槍口正對新郎頭，徐徐入右門下）

錢太太：我的兒啊！（哭喊）

錢子卓：到底是怎麼回事？

（幕徐徐下，獨聞：我的兒呀！到底是怎麼回事之聲）

二十九日曆除夕

（附註：如蒙排演，請先得作者允許）

小 報 道

汀 生

H. G. 威爾斯在今夏發表了一本小說「戰火下的赤子們」(Babies in the De King Wood)是以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小說，長四一〇頁，他好比現在的世界如一個沒有主意的彫刻家擁有一塊巨大的石膏似的，簡直不知從何處刻起好，就好像一個人有了病不知買什麼藥似的，此種頗引起各書評家的爭論，認為他這次的作品，仍是本着他的「烏托邦」的主義，於於現世界不知如何改，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沒有寫得成功。

會業曆一九二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安德賽女士已由夏威夷至美，將經波爾登，哈利曼夫人的介紹，在全美各學校文化機關作文學演說旅行。

蘇聯同業工會(Trade Union)機關雜誌「特拉德」日前對世界文情等各方面，會一度致察，謂世界文學現正處於大混亂時期，其光明期在不遠未來即可窺。

羣鴉 (續) 第二幕

訊 鴿 譯

第三場

戴西業：(檢着他的紙張)：「無知，無能，暴燥，女人就是這樣！這個女人想到什麼了，我真納悶！她要保留她的地皮，她可不能保留，浦爾東要負責任使她明白的，如果，浦爾東可以像他曾經允許我那樣的作法去處理這件事，我就可以敘述地，和和平平地把不動產得到手裡這些不動產值我把牠們買進來所要付的兩倍價錢，但是不要失掉機會，等待！就要引來買主們，使地主的心動搖浦爾東要是知道我已經先下手了，他會趕快出別的花樣的。」(他要出去，瑪麗由左門入。)

第四場戴西業瑪麗

瑪麗：先牛沒有和我母親和好之先不要走，她曾經哭得很厲害，我那可憐的母親，曾經哭得很厲害，以至於她常常沒有腦想」

戴西業：(又回來，)：「小姐，你阻攔我走洽逢其時，我正要去到商會公所傳喚衛太太歸還我預先支給她的錢，因為不肯讓你母親陷於困難，我自己約束了自己，(他第二次又抽出他的皮夾拿出一張新紙)請你必須交給她這筆小賬目這是很容易核算的：「一月七號預支給衛太太四千法郎作你父親喪事的用費；一月十五日，預支給衛太太五千法郎作家用錢，就是在這種名下他們向我要去的，你聽清啊，在一月十五號當天我又代還了一筆賬，家棟簽名，樂脾彼命令，一共是兩千法郎，」你的弟弟還沒有成年，他的契約不值什麼，但是衛太太不會願意欺騙一個放利錢的人，論到你弟弟的年齡和他私人的財產，這放利錢的人當然是被這少年騙了，(他將紙疊起來交給瑪麗，)我要告辭了。」

橋與樓

橋

夕 艸

我底心該是一坐橋，
那至白大理石且有精緻雕柱的
你便常有個美麗姿態的散步
或佇立而以貧血一雙手
默撫欄杆描兩眼出思，
遙想更遠賞情的
是宮殿嵌在傳記裡的公主哪
抑此春雷夢裡人心懷……
可是你從少低頭腳下
拾記起橋底玲瓏與流水
(波光裡真有蕩舟擺動着)
我底心果真是那般一坐橋吧

樓

是樓失了昔日的光彩
那影子夜夜常閃起燈火的
而不再報致誰底夢
你還悄悄來帶一懷思念不
等候誰從臆口輕擲下
迷惑你雙耳的比牙琴音了
讓戀者心顫抖在
有櫻桃唇香的歌譜上
樓會為風霜侵蝕去影子更
你遂笑念起樓的墳墓

瑪 麗：「先生請不要走，我請你留在這裡，並不是這筆賬攪亂了我母親的心以至於和恁暴燥她以先還更感謝恁爲他踐守署名的信約，同時他的兒子該怎樣被責備她就怎樣責備了他。」

戴西業：（驚訝，帶着一種微笑）：「你還曉得署名是什麼事嗎？」

瑪 麗：「我父親教過我。」

戴西業：「他最好教給你弟弟。」

瑪 麗：「先生，請坐；爲了和恁談事務我或許太幼稚。」

戴西業：（站着，總是微笑，）：「那裡的話，談吧，我聽你說。」

瑪 麗：「在我這方面，我很想得到在我們的地位上要有一個大變化，但是我們的地位完全失掉，我還沒有想到，在各方面的情况之下，先生恁也不會指教我們懦弱也不會指教我們一種粗魯，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辦呢？看看，我們所處的地位，再徵求意見，在沒有認清我們的地位反正面之前決定不了任何事。」

戴西業：「啊，我們光把你們的不動產放在旁邊不談，你們的不動產和我沒關係，目下你們對於工廠怎麼辦？」

瑪 麗：「先生，如果我們要保留牠，而恁要賣牠，將來得到什麼結果？」

戴西業：「工廠會被賣掉的，這種情形已被法律預料到了。」

瑪 麗：「還有種法律嗎？」

戴西業：（永遠微笑着。）：「是的，小姐有一種法律，有民法第八百一十五條告訴我們彼此都要從一種被你父親的死所殃及而破壞了的團體走出來，我能讓你容易明白來立刻給你保證（從衣袋內拿出一本書）你看這本著作是什麼？」法國全土地現行章程與法律之總集「我身上不帶一本法律書我永遠不出門，這是我勸你學的一個習慣（他把書給他拿過去讓她看出來的一頁；當她看明白那一個條文的時候，他用一種趣味，快樂，諷諷的混合態度注視她）你明白了嗎？」

瑪 麗：「十分明白。」（一頓）

戴西業：「你名叫瑪麗你是衛尼龍第二個女兒嗎？」

瑪 麗：「先生，是的，作什麼？」

戴西業：「你父親特別偏愛你。」

葬埋過幾多故事不該有的呵……
（亦忘却灰燼裡有你記憶之骨骸）

摘句輯 聞青

月亮也是太陽

昔日總明的愚笨

今日愚笨的總明

不要說是鏡的慌言

月亮也是太陽

仲夏

榴花開後蟬鳴了

無知的遊戲中

燈又點亮了燈

仲夏荷昏多綺夢

深了又淡淡了又深

我知道甚麼呢

終日尋找不見的

原來就在自己家裡

不知是因愛而憎還是因憎而愛

是我安排了夢還是夢把我安排

風火輪上坐着一個藍姑娘

她是你 廣漠中乾渴的旅人啊

瑪麗：「我父親對他所有的孩子都一樣的愛。」

戴西業：「然而他覺着你比你的姐妹們有理智。」

瑪麗：「因為我不如她們美麗，爲了安慰我他有時說過這話。」

戴西業：「你少什麼？你有一雙美麗的眼睛，鮮嫩的雙頰，修短合度的身材，在一個女人身上表現健康的一切條件你都有。」

瑪麗：「我的長相如何，我絲毫不在意，我只求着沒有人看見無聲無臭地過下去。」

戴西業：「這就是你一定幫助你母親做家務事；在必需的時候你給她當書記官。」

瑪麗：「直到現在還沒有要我當書記的機會呢。」

戴西業：「機會這就來到了，我不信衛太太能獨自一人隨機應便。可是你將來是她一個大帮手……你對經濟有點興趣嗎？」

瑪麗：「應當懂得經濟的時候我也懂得。」

戴西業：「往來交易的通信不讓你害怕嗎？」

瑪麗：「如果我知道我應該說的，我就不怕。」

戴西業：「你很會算賬嗎？會不會？你不願回答嗎？（離開她，）她該像一個神仙一樣地打算盤。」（註二）

瑪麗：「先生，你想怎麼樣，我們的不動產值多少？」

戴西業：「你們的律師將來比我更清楚地告訴你們，（又走向她，拿起他的帽子以後又說）小姐，你應當時時想到我的計算，我很明白你所想到的事：工廠是很好的事業，我們留下工廠，第一，誰對我說工廠將來場不了台？第二，誰對我說你們自己靈巧地盤算以後，你們不願意賣出去再用半價買回來？」

瑪麗：「先生，您怎麼預料這一層？」

戴西業：「我只預料到我自己要作到的事，如果我還有四十歲而不是六十幾歲的時候，總之你們這一方面需要錢我就乖乖地從我那方面同情資助，如此我們就走到了出賣廠所的地步，廠長的死是一個好機會來克服我們，真不可多得，我們要利用這機會，你沒有旁的事對我說嗎？」

瑪麗：「先生，還沒有再見我母親之前不要走；她現在平靜多了，很願意您談談。」

戴西業：「還沒有用，我說過對衛太太的辦法，你是很聰明給她解釋其餘的事。」

影在誰的鏡裡

誰是誰的景

晨夢已近午

靜得黃昏

貓

舊道新程上

日夜平分世界

non non oui oui 的貓
它在我的夢中，夢破了。

殘夢

爐火寂滅了，殘華散

溫情只是一點燐火

×
易逝的美景，瞬間的風情，
嚼遍了的旖旎滋味，

然而夢碎時，

你還要讚美那些

遠去的日子，

說它是神仙生活嗎？

×
我豈不希求

一個完整，如一朵鮮花

來裝飾我的生命，

但做多少回夢

感到多少回虛空？

瑪麗：「按電話叫僕人以後：」「先生，請您照我的要求來做，我母親以前因為着急才自己管不了自己，您去到她那裡可以給她機會向您道歉。」

戴西業：「好吧！隨你！你希望；我們和好過活嗎？你得不到什麼，我預先告訴你，瑪麗小姐能有多大歲數？剛二十歲！但是這已經是一個人物兒了，謙遜的，通情理的，很適當地表現出來（離開瑪麗），他父親沒有對我說過的：很動情的樣子。」

（奧菊斯特入）

瑪麗：「請隨着奧菊斯特去，他會領您到我母親那裡。」

戴西業：「（尋思贊詞而未得以後）：」「小姐，我同您告辭。」

（由奧菊斯特作手示往左邊走即由左進去）

第五場，瑪麗，後上白浪。

瑪麗：「（痛哭）：我的爹爹呀！我的爹爹！」

白浪：「（入，慢慢走到瑪麗面前，）：「剛才誰和你在這裡？」

瑪麗：「戴西業」

白浪：「就是這麼一個壞男人，你還留他這樣久嗎？」

瑪麗：「好妹妹，不要作聲。不要作聲，現在我們應該小心謹慎，說話不要不慎重。」（註三）

註三）

白浪：「爲什麼？」

瑪麗：「爲什麼？我願意告訴你，但是你今天，或在明天就知道了，困難終久還是困難。」

白浪：「怎麼一回事？」

瑪麗：「我們或許是破產了」

白浪：「破產！」

（瑪麗低頭；白浪痛哭，她們互相擁抱，分開以後白浪仍然感動的，嗚咽的，）

瑪麗：「我錯了，不該對你談到一個不可避免的不幸，實際是這樣：我還看不很明白我們的事務，但是，我們的事務絲毫不許我們抱樂觀而在一種條件之下或者可以整頓起來：就是我們要理智，謹慎，同一切的人都要慎重，從現在起我們要忍耐度過許多煩苦的事。」

（未完）

挾抱了愁與恨的曲譜
流浪者又越過了黃河

故鄉

倩霞

長夜，漫天下着細雨，
放下窗幃，

燈下，我悄悄地，
躲入另一個天地。

歸去，到那充滿稻香的故園吧！
該是收穫的時候了，

荷鋤的人，
正輕步在秋雲籠罩的黃昏裡。

高興於得到一些失掉了的顏色，
便向流水索回一些失掉了的聲音，

由孩子們歡樂的歌謠裡，
我將忘却那些在寂寞中溜去的日出和日落

一隻晚去落群孤雁的悲淚，
驚碎了夢戀的影子，

連隣家的歡笑也聽不見了

海外文學別輯

一歌

調子，斷了溫柔的聲音的時候
在回想里戰慄了——
風味，在病了馨香的紫羅蘭花的時候
在回想裡凋殘了。
當薇逝去了，薔薇的花瓣，
堆在戀人底床上。
你逝去的那一天，我那樣地想念你。
「愛」神，在那里假寐。

歌

作譯
萊娘
雪梅

二 寄夜

迅速地飛渡過了西方的波路，
夜之精靈吶！
白晝，在整個的長長的寂寞的日子中
使你恐怖而且欣喜，
你織成了恐怖與欣喜的夢。
從密封的東方的山洞里，
飛翔而來。
包裹着你的暗色的斗蓬上，
撒着星。

你把白晝的眼睛隱藏在你底髮中
在你疲乏了的時候，結個吻吧！
於是，你搖着你底麻醉之杖
漂飛在市街，海和陸地上。

來啣！長久希求着的東西啣！
我們起來，眺望着黎明的時候，
你隱藏了。
太陽昇起來。露乾了的時候
白日晒在花與葉上的時候
倦乏的午睡的時候
你隱藏了。

你與哥哥底死同來，呼喚着
阻留着我們。
閉上薄眼皮的你的兒子的睡眠。
像正午時候蜜蜂的唧唧！
我們馳近你身邊
你們所求的是什麼呢！——我們回答不
出

不，是你沒有回答。
叫死在你該死的時候來吧！
迅速地，盡其可能的
在你逝去的時候把睡眠喚來吧！
我懇求你，我的懷戀的。
夜啣！我希求於你的幸福
從天而降，迅速地
迅速地，來吧！盡其可能地。



P.B.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一七
九二—一八三二) 是浪漫主義者的最形而
上論者，他底詩令人想到像在月亮照臨的
海上繼續着遼遠的旅程的一葉小舟的航行
一樣。他也和別的詩人一樣地推動法蘭西
革命，但他把他底革命思想寄托在自己的
虛渺的靈感裡。他底詩有音樂的韻味，如
落花似的繽紛，代表作有雲雀之歌等，與拜
倫，濟慈並稱為英國當時詩壇三巨匠。



齊落爾之谷

D.H.勞倫斯作
張蕾譯

傍晚，天已暗了，在那亂開的鳳仙花叢裡流下來的瀑布的旁邊，我們坐下來喝着茶，眺望着那數不清的重重疊疊翹着頭的高山的時候，那宛如武裝了大將一般雄壯肥大的綠蝗虫，跳過了那可愛青黑色的龍阻草飛起來，向遙遠無邊的世界飛去了。

據說，越過面前的這座山去到那有玻璃的山上小屋的所在，往返也不過需要三小時半的光景，並且可以認得出路徑是有的。於是我們去了。在那裏有着好像紅星一樣的數不盡的楊梅菓，和帶着黑苔的桃子。攀登過了一段極險峻的斜坡，好容易才走進了一個松樹林裡。那是一個充滿了濕氣，而又陰鬱的樹林子，然而，從那裏假如邁進一步來，也會掙脫那一切的危難的。但，我們倆人在那裏跋涉了一點鐘。——穿行着樅樹林子越過溪谷，凝望着那被暗黑陰鬱與不安所遮斷了的前路，又渡過了一個濕暗的斜坡。兩點鐘，兩個人雖然匍匐地爬過來了，但是，又被狹在兩個漆黑的斜坡中間了。在這谷底，耳邊盡是哪可怪不知在什麼地方流着的水的聲音了。

由於疲勞與漫長單調的苦鬥，漸漸地沉默了，而且，感到了暑熱。旅途中，那唯一可愛的旅行囊，它也常常跟自己倒戈譬如站在又濕

又滑的樹根上，想着保持微妙適度的平衡，但那頑強的旅行囊，它就會發着你，使你匍匐地跌了下去。

這個山道原來會是一條通得過去行人的道路，口崖壁似的這個徒峻黑暗的坡上，有着無數的穿小的池沼，它是一片似乎將要流成小川的又不可可能的沼地。在這樣的沼地上，來回地跳走是很危險的。據說在上面鋪上折下來的樅樹枝，這樣就能通行過去。不料卻那樅樹枝却沒有鋪了，只好站在骯髒的斜坡上踟躕着。我拿出手絹來，抹拭了一下頭上流下來的汗。

「你，立刻就疲乏得不能前進了嗎？」安妮建設。於是，我躲到了一傍，讓她在前頭走。

她在一塊低窪的地方，我到了另外的一條新道。

「怎麼樣？喂，來看看呀！」她回過頭來向我說。

我並沒有回答她。她不知為什麼吹起了口噓，就向這條走下去。——兩個人只好一塊滑溜下去很艱難地。但，立刻，她選擇的這條路便在轟轟的奔流里消失了。

「這怎麼辦？」我說。

「可是，上哪兒去不是都沒有路嗎？」她激動而又窮蹙地向我說。

「看，你找的好道，上哪兒也不通，知道不？」我說。

「不用逞強，——」她飛起了滿面紅雲，「反正，能夠通到哪兒就通到哪兒。」

「雖然這麼說，我們恐怕今夜是沒有地方睡覺了。」

但，我又發現了別的一條路。——然而我並沒有高興，告訴了她，兩個人默默地移動着脚步走去，不幸，那條道路也立刻斷絕在轟轟的奔流里了。

「啊，你為什麼做出這種失望的樣子來，我不高興。」她吵嚷起來。我沒有回答她，我跟着她纏摺的染上了骯髒的黑苔的裙子的下面，

繼續攀登這濕氣的暗黑的斜坡。新發見的路，一樣地又消失在狂暴奔騰的激流中了，沒有一點辦法。

「喔！不渡過這河是不行了！」站在岸上，我自語地。

「我！怎麼說的！選了你這樣，濕了頭的火柴一樣的男人。」他氣惱地又喊叫起來了，划多少次，也不會着火。」

看着發楞的他，再移過眼睛來看水流，水是那麼安詳的地淌流着。石塊與水流相撞擊，發出那不安靜的，被動的聲音。我把行囊在雨衣上，勇敢地就開始渡河了。

對岸是非常險峻而且高的。倆個人宛如被這黑暗的峽谷的底吞下去了一樣。我一邊仰望着上方，一邊脫下雨衣當做外套似的套在旅行囊上面，像是輕鬆了不少，自由地爬下了身子再繼續匍匐地攀登上去。

正在爬的時候，由谷底傳來狂傲的笑聲，連續地衝擊着我的耳鼓。等爬到山頂上再往下探察時，却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那笑聲的旋渦山谷底升了上來。

我向下大聲招呼，「喂！」語聲隨即消失在淙淙的水流里了。

我走出絕壁的一端，在黑暗的寂境里默坐着。

立刻又聽見那狂傲地呼喚聲：「你在哪兒呢？」

我心嘖嘖地蠢動着。忘記了自己。

「來呀！」我招呼她。在黑暗的寂境里，這一點呼喚有了回聲，我才放下了心。

攀登那險峻的斜坡時傷了的她，在這樣寂靜可怕的山里，好像忘記了恐怖，摸索着來了。

「我還以為再跟你見不着面了呢？」她說。

「我是能够拋棄你的人嗎？」我向她辯駁。

她彎下了腰，好像要坐下，但，又搖着頭笑了。笑得胸脯顫動着，也不理我，把我仍在一邊兒，只獨自發了狂似地笑。

「到底你是什麼意思呢？」於是向她詢問。

「你，你，就像是一隻駱駝，——背上生了瘡子似的駱駝緊向上爬。」在這黑暗的谷裏，迴蕩着她金石般的語聲。

能爬不就好嗎！」我剛向她說完，她就滑溜下去了，可還在狂笑着，我忙着跟下去，好容易在一個路口地方找着了。那裏乾涸了的河底上亂堆着多殘角的碎石塊。

「這回才走出來了。」安妮邊眺望着前面說的，我也有了這樣的同感：然而，我們又繼續了一點鐘苦苦的攀登，依舊在山的一端黑暗的樹林子里，這亂堆着多殘角的碎石塊的乾涸了的向河底近邊彷彿。

忽然，安妮遠看見了一間釘着樹皮的獵人的小房子。她走過去看，暗夜更加深了。

「我進不去。」她回來向我囑咐。

「走進去瞧瞧吧！」我說。

在森林中是不能霧天睡眠的，因為又潮濕又寒冷。然而，她却不進去，蹲在地上，在草裡摘着楊梅菜，站在那兒等着她的找，不禁憤氣了。可是，她裝做沒事似的，坦然地，嘴里哼着調，很得的意地依舊在黑暗中摘取着楊梅菜。

「怎麼辦呢？我們，不先找個睡眠的地方行嗎？」我的話倒底是有效了。

我們同在這山里迷路了，到處都是充滿了夜風，寒冷，黑暗的陡峻的山坡。在這樣寒冷的侵襲所侵襲里，就是同心協力，也不能逃脫出苦難的。她似乎覺悟到了這一點。

於是，我們默默地又繼續攀登那些艱難的傾斜的山坡。——兩個人牽着手，安妮遠在先邊總想着能回到旅館去，但，她終於不得不斷念了。

在這黑暗的稀鬆林的樅樹林子的旁邊，我們又發看了一間小屋，「這是樵夫的小屋吧！」她說。

「這是神廟，」我回答她。

結果是我猜對了。那是一間雛型的木製的房子在門口上掛着黑色破舊了的花圓，我們打破了高山的所寒冷與沈寂。加其加其地打開于門門，我們走進裡面去。

借着由門外漏進去微弱的光亮，我們看清楚了那是一個狹小的禮拜堂。祭壇上放着燭燭。——塔壁掛着許多祈禱畫。——此外還有四個小的祈禱室。匣子似的整齊擺在那兒。

我在路進了那個建築在高山上的珍奇的小屋之從，想着這就不要緊了。於是心裡也很坦然了。我燃起燭燭——一隻不剩。六隻燭燭的光亮里輝煌着。我摘下了帽子，解開了旅行囊，心裏喜悅地，輕快地寬鬆了。

壁上的祈禱畫，像是農夫在木板上畫了，懸置在小的畫額裡掛在那裏的。我只大略地看了一遍，那畫裡畫着有路傍的牧場旁的牛馬途有各自門前跪着的人們見了那些我好像，被挾雜上天使之羣裏感到了莫大的愉快。

「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幸福呀！」我向安妮達說。

「然而，我們怎麼辦呢？今天晚上……」她問。

「然而，我們怎麼辦呢？今天晚上……」她問。

「地板上睡吧！——祈禱台的空子裏不是可以將就一下的地方嗎？」

「在這堅硬的地板上，哪能睡呢？」她向我說。

「那麼，你能再找個好的地方嗎？」

「刈草小屋，在附近一定會有。這兒不行，我睡不了。」

「那也好。」我說。

但是，不知爲什麼，我爲那些幅小畫吸引住了。安妮達的好像永遠不高興的姿態，站在門口，朦朧的六隻燭燭的光亮在她臉上跳動着。她身後，可以看見帶微光的松樹枝子，再前面就是暗夜了。

終於她回過身去，在黑暗中消失了踪影。但，還能聽見她踐踏在石頭上的脚步聲。我又回過頭來看那酷愛的畫。登上祈禱台，順着次序，一張一張仔細看去。無論那張，都是一篇畫着的文章，站在那些畫的前面，我宛如看領進自己的靈魂向自己細語的神密的境界里去了。那一張都是真實誠懇地捧獻給神的畫，無論與馬，牛，男人，女人，山，水，都是神的言語，爲什麼神會像學校裏的先生一樣，無論是德，英，俄語都能明白呢？農夫們相信，他們的畫，一定能將明白的，那些專在文章里的話，神是不看的。

我看了一張淡藍色的畫，是在一個寂寞，一個女人在床上睡着，旁邊搖床上還睡着一個嬰兒。床是藍色的，好像離開畫要掉下來似地，向着注視的我驚來了恐怖與不安。那畫與我的距離似乎漸漸地縮短了，床變成大得可怕了，那個女人睡着由床柱間盯着我，那赤紅的臉，像是玩具似的人形的臉一樣的，圓眼睛也那麼圓。旁邊的嬰兒的赤紅色的臉龐，也像粗製廉價的人形似的，睜開圓圓的眼睛。畫上題着：

聖瑪利亞：請你給我慈悲的救助的手。

E. G. — 1777

“Maria Lat gehoben E. G. — 1777”

我凝視着那一對母子，立刻，那時的我，理解了她的丈夫驚悸地望着她的時候的心境。她的丈夫，並沒有在畫面上出現。然而，那張畫，是把他網膜上印着的圖表現出來了。——把他妻子嘗盡了的生產的苦痛以及現在靜靜地橫躺在搖床上嬰兒的那幻像表現出來了。雖然，這原因與結果是不能連繫在一起的。但現在像是掛在牆上的鏡子一般，暴露在前了。於是那一切使他滿意了，看畫的我也滿足了。——當我剛開始要求明瞭那意義的時候。

那些人們，如果不接觸着危機，是絕對不會有這覺悟的。在生命威脅的時候，直到恢復了自主的意識，其間，總是在不斷的恐怖中的

。在危機發生的時候，他們的異樣的姿態都在那張畫上表現出來。

譬如說一個署名焦塞夫里克的人，在祈禱畫上畫着的好像是出場在激烈的比賽時失去了平衡的足球選手，在運用着他得意的技術的時候被絆倒了的姿態一樣，他左腳蹣跚，落着一塊也許是能够致他死命的灰色的巨石，石下流出許多的血。——也許是因為燭燭的火焰下，橘色的火焰下，看見那血像是還在往外流着。在上方是聖瑪利亞從雲裏看到那邊，發出微驚的神氣，伸着高舉的雙手站在那裏。

署名是焦塞夫里克。

「感謝神一八三四」

Joseph Rieck
Gottseg Danck gesagt 1834

巨石落在自己的腳踝上還說「感謝神」的話，好像是奇怪的。也許是因為幸爾石塊沒有落到頭上的原故而感謝神的吧！不然的話，由繪畫所表現的情景來推測，也許是遭受了厲害的腫傷醫治好了之後而感謝神的吧！然而，決看不出是因為在他的誕生日，齋落爾的全山，沒有整個的顛落在他的身上，才向神感謝的，這，當然無論誰也會那樣去想的。在我們人類，當石塊落在自己的腳邊時，是有感謝倖免的感情的。在石塊落下的一瞬間，腦子裏描繪着種種倖免的幻想。可以說——話着的人就是在繼續着死。可是，逃脫開死的魔手，是該感謝神的。所以一些人的嘴里不住地喊着——「感謝神——」。巨石顛落來了，樹木傾倒了，由高山的崖上滾落了，為水沖失了，在這樣遭難的時候，都會想到「還得以生存，這是神的恩寵。……」

這時候，女性們的呼喚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為她兒子祈禱的。所以女性們的深刻的感謝的祈禱畫是很多的。譬如那一幅像在山洞里一樣的，一個穿着宛如俄羅斯加沙林女皇的服飾的女人，與一個像是威克福特牧師的男人，相對跪着。兩人中間的崖壁上，一端垂掛着鐵的環子拖着長的鎖鏈。上部在圍繞着橢圓形的雲朵中，露着皆負着十字架的耶穌和像是維多利亞女皇的短小身軀一樣的頭上披着黑巾的

可愛的聖瑪利亞。聖母仰望着耶穌。像是不勝煩惱似的。在洞里跪着的女人，高舉着雙手。祈禱的話寫着是：

啊：聖瑪利亞，請慈悲，救助我兒子，解放他的幽閉，鐵的束縛，還他自由吧！

O Mutter Gottes Von Rere Imos Jeh Bitte Wach Wir
min Kind Vor Gefangenschaft Ios mach in Von Eissen
un Bandten Fred yanoz otes Go iche Mwillen sey
Sud tna Gritten

司柴娜，葛利林。

這張畫的主人葛利林，恐怕知道聖母是不能顧及她的吧！可是，可憐的司柴娜。葛利林却相信解放她的兒子永遠要抑文着神的力量。事實，她的兒子，是做了什麼惡事了呢？還是僅僅犯觸了侯爵或者皇帝，或者什麼團體的法律了嗎？然而那個可憐的女人她又怎麼能够區別這些呢？恐怕她不能瞭解這些吧！至於那孩子的父親，像是知道她自己遭犯了現世的災難似的，她並不格外地哀告懇求神救助她不滅的來世。如果要知道這人是誰，是必須去翻看一七八三年代的齊落爾的歷史的。

祈禱裡描寫着全家呻吟情狀的也有幾張。那渴求的喚聲常常是發自做母親的嘴裡。有一幅。着是：瑪利西諾貝爾格向神感謝她兒子的痊癒，帶着三個女兒在寢室的一角跪着，她的丈夫背後帶着一個兒子跪在她妻子的正對面，在這一個人家族充滿了感謝的氣息之上，漂蕩着聖瑪利亞的神姿。全家族因為病勢減輕感謝着神的威力。

靠邊的一組畫，是感謝找回來的私財的。畫着一個婦人與六頭牛——全是紅色的牛。——背後是有岩石的牧場，牛吃着草。在這地方我所看見的牛都是暗褐色或鈍黃色的，然而在畫面上的却是紅的。因為這隻主婦丟失了五天的東西——她的六頭牛和喂牛的小姑娘加娣，——又重回到她手里來了。那是表示她由衷感謝神的一幅畫。小姑娘在畫裡和

感謝的詞句裏面都沒有明示出來，只是說着跟牛群一塊丟失了的話。那個孩子到哪兒去了呢？我是不知道的，牛是什麼時候都能吃草的，她也是什麼時候都能擠出牛奶來的吧！毛桃子也已經熟了吧！可是五天，這期間叫人覺得對加娣也是太長了。

還有，在好像小孩子的玩具的木箱一樣的牧場里，幾百頭家畜，分門別類地集合在一起的一張畫上，紅色的羊，褐色的馬，褐色的山羊群，還有幾匹灰色的羊——好像分門別類的聚集在一起的樣子。由雲層的隙間聖瑪利亞爲他們祝福着。在那象形文字一樣的群裏，表現着動物的象徵力。並不單單表現着那是財產人類是必須從那里爭取食料品，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生命。然而它們集成群，整起列來就好像是成羣人們似的——就像結成了一個軍隊要來莊倒人們似的。

還有一個女人。盡着自己遇到的事故。是從二樓上墜落下來，落到小貓在爐火傍邊安靜地睡着的樓下廚房的前面。小貓依然在睡着呢！披着青衫的聖瑪利亞，由天井里出現，可以看出她溫雅驚懼的表情。

別的女人，都是嘗盡了生產的苦痛的這個主婦，由二樓墜落下來墜落到小貓安睡着的廚房的前面，大概她是沒有孩子的吧。

女人們她們出了錢，在那里捧獻的祈禱詞，都是描繪着那山麓邊溪谷里的百姓們的恐怖與不自由。他們永遠生活在那滿佈着威脅與恐怖的山谷里，可以知道那威脅與恐怖時常會降到他們——男人或女人的身上來。在那些書者之胸中，直到將那威脅與恐怖表現到一面爲止，直到那戰慄的被庄迫的自己的姿態再現爲止——不，一直到把那些捧獻無名的名的神前爲止，他們決不會得到平和的。當他們承認了那可怖的無名的神力的同時，就在那畫裡面，出現了溫雅的神聖的救助者的身影，於是他們就喊叫出自己的名字，捧獻出他們的感謝的敬意。山里的黯黑的萬物的深淵里，有着不盡的恐怖。所謂神就是隨時都能毀壞他們的生命，威脅他們的生命的神。神的陰影覆蓋着那里所有一切。那些都是從在恐怖之餘描繪出來的獻給那無名之神的神禱

畫，同時，在畫面里每個人的面上都有現出知人災難的聖瑪利亞，知人災難的聖瑪利亞在人世到處都存在着。而且還公然地被承認着，被感謝着。可是，更不能不承認那不知道人痛苦的無名的威脅與恐怖的力量。然而爲了保護自己靈魂的平安，不得不屈服於威脅與恐怖，不得不承認那人力所不及的無名的威力。

我正要去看那壁上寫着的關於這種不同的故事的記述的當兒，安妮達返回來了，站在我的身邊，頭上戴着那頂爲風雨澆打了的巴拿馬草帽，望着我顯出不滿意的態度。她的臉，映現着溫暖的紅光，她是那樣的不高興、那樣的激憤。

「前面不遠就有一間很好的刈草人的小屋子！」她向我說。
給我拿一下臘燭行麼？」我懇求她。

「大的，堆着滿滿刈草的小屋子，寬廣的地方，是我攀登上去的。」
「對不起，把臘燭給我拿一下。」

不，——你來呀！」

你先給我拿一下臘燭，叫我看一個——
她一聲不響，默默地吧臘燭送過來，借着光亮我看了一段簡短的記述。

「還不來嗎；你。」她催促我。

「在這兒不也能够睡嗎？」我向她說，「乾淨，而且安全。」

「啊！那麼你——」她不能忍耐地喊叫起來了，

上刈草人的小屋子去看一下，行不行？」

「好，現在就去。」我只好答應了她。

她才返回家

「可愛的！祈禱台她又高興地喊叫了！」

「可愛的小小的紙薔薇花，正好給擱上呀！」

她摘下了那花圈上的紙薔薇花來，——想插在頭髮上。從祈禱台上下來的我，告訴她；我明天早晨，一定還要來讀這些記述的。於是背起了旅行囊，搬了搬放祈禱錢的匣子，匣子上開着小孔，我放進去了幾的銅幣，又由我的褲袋里，掏出了付給臘燭的錢。照換過來祈禱台那兒怔怔地站着的安妮達來，關好了大門。於是，我們又鑽到深山中黑暗的地帶里去了。

本刊廣告刊例

種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9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9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銑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一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四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發行

發行兼
編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府右街盔頭作甲三號

印刷者

沙漠畫報社

北京郵局第三十號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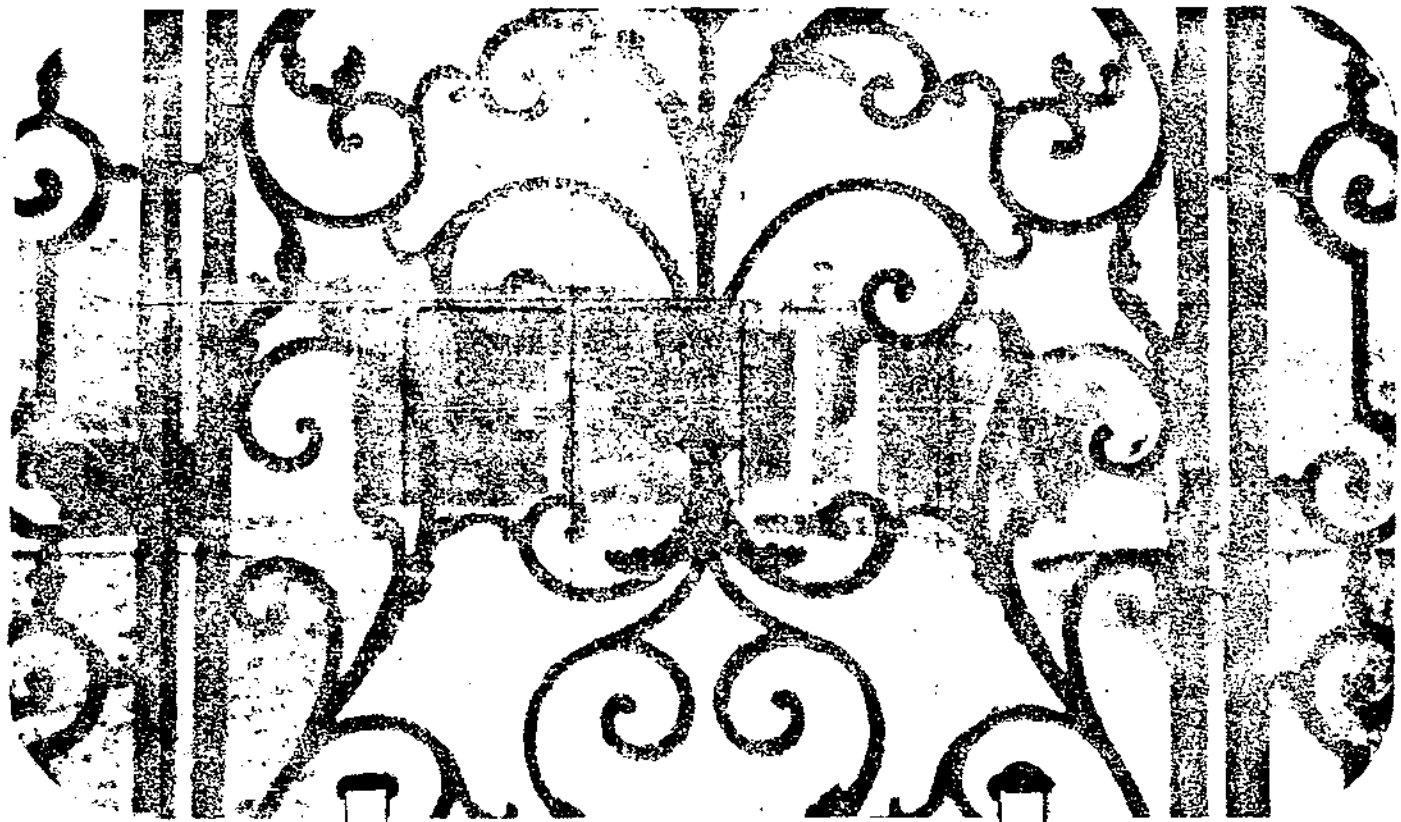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胃腸若素營養

食穀者生 失穀者死

不吃飯能活着的？
 腸胃是仰賴着胃腸的消化，胃腸消化機能健全的人，其身體自然也很強壯，所謂一人是鐵，飯是鋼，也當然三天吃不下，一盤飯，兩天喝不下一盤湯的，絕對不會有好體格了。

若素是營養胃腸的聖藥，常服若素能使胃腸的吸收及消化機能健全，身體獲得強壯，並且若素更對青年肺病，老年衰弱，婦女小兒諸病都有特效。

若素為人類打開生之路，封閉死之門，加福給你！

中瓶若素一元六角
 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濟南營業所：經三路九十七號